

此閣  
韓大宸租書店

# 韓大宸

全部

看簿本限七天  
看學本限半月

租一本 一天至七天  
租兩星 租一箱  
租到兩月 押金不退

飛 昭 濟 薛 薛 新 正 五 十 五 經 楊 平 飛 蘇 斷 蘭 水 白 說 小 梅 鐵 金 慈  
 仙 天 和 豹 初 二 三 觀 征 征 紅 德 虎 通 殊 嬌 秀 英 月 白 雲  
 初 二 三 觀 征 征 紅 德 虎 通 殊 嬌 秀 英 月 白 雲  
 走 隔 圍 歸 蟻 佳 吐 石 花 零 妖 龍 家 二 持 平 平 江 度 公 山 貴 觀 初 二 三 觀 征 征 紅 德 虎 通 殊 嬌 秀 英 月 白 雲

圖 集 磨 香 集 東 西 案 沙 南 南 北 樓 傳 集 記 夢 緣 話 店 傳 史 傳 國

所 版  
有 權

二 三 年 三 月 出 版

新 式 標 點  
野 草 閒 花

洋 裝 一 冊  
定 價 六 角

標 校 出 批  
點 閱 版 發  
者 者 者 所  
朱 沈 者 者  
太 耀 者 者  
忙 帽 社 號  
大 達 圖 書 供 應 社  
廣 東 路 一 百 一 十 一 號

本 社 出 版 各 種 標 點 書 籍 原 託 廣 益 書 局 經 售 者 嘉 許 讀 者 購 日 衆 茲 爲 發 展 營 業 另 闢 本 社 批 發 所 於 廣 東 路 一 百 廿 一 號 力 圖 檢 配 迅 速 益 臻 供 應 完 善 如 荷 惠 顧 迎 ！ 竭 誠 歡 迎 ！

# 小引

世之最感動於人心者，惟情之一字而已。苟男女之間，鍾情於真愛，牒踐於傾心，則棠棣之篇，夫婦永締矣。若夫華昌者，流貯屋藏嬌，金錢買笑，何能得其真心真情者耶？觀陳巧雲者，一性靈機巧之女子也。華昌結識金錢戀愛，龍舟觀劇，肇禍揚州。而皓月奸謀，竟爲奪寵。一夜巧語溫柔，居然情繫盟約。昔日所謂臭姻緣者，今竟成爲意外緣矣。嗚呼！佳人多智，惹出許多煩惱；男子癡心，皆是迷戀麗人。至後，資產蕩盡，人財俱空。雖有悔過之心，而噬臍不及。觀此書者，真情假愛，可以覺悟矣。

民國二十年八月，鎮江劉魄生評於滬上滄海樓。

# 新式標點 野草閒花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遊蕩子歷敘孽緣  | 老成人訪問商務  | 一  |
| 第二回  | 華公子巧得意中人 | 浪丫頭欲遂心頭願 | 四  |
| 第三回  | 鬧龍舟巧雲肇禍  | 爭女色皓月欺人  | 八  |
| 第四回  | 賣溫柔癡郎入圈套 | 存妄想巧女話衷腸 | 一一 |
| 第五回  | 王大娘巧語機鋒  | 龍快頭大言恐嚇  | 一四 |
| 第六回  | 出公差家人投信  | 懼內眷大小爭風  | 一七 |
| 第七回  | 陪小心丈夫屈膝  | 定奸計奴婢談心  | 二〇 |
| 第八回  | 大丈夫室內傳供  | 老母親庭前教訓  | 二三 |
| 第九回  | 逞雌威大張利口  | 愛蠱惑送別情人  | 二七 |
| 第十回  | 俏佳人信口開河  | 無賴子造言生事  | 三〇 |
| 第十一回 | 孫猴頭貪財行騙  | 趙媒婆設計欺人  | 三三 |
| 第十二回 | 老夫婦心地糊塗  | 小女兒天性靈巧  | 三七 |
| 第十三回 | 領身價冒充娘舅  | 畫手押騙賣女郎  | 四〇 |
| 第十四回 | 孫猴頭畏罪逃奔  | 胡老爺見機說話  | 四三 |
| 第十五回 | 訪校書錯逢知己  | 爭狎客滑倒卿卿  | 四六 |
| 第十六回 | 論美酒鑿鑿而談  | 避麗色非非入想  | 四九 |

|       |          |          |     |
|-------|----------|----------|-----|
| 第十七回  | 馮麗華誤打佳人  | 湯愛鈴傷心薄命  | 五二  |
| 第十八回  | 小丫頭不肯讓人  | 惡媒婆專行壞事  | 五六  |
| 第十九回  | 拷口供叫苦連天  | 繳身價感恩無地  | 五九  |
| 第二十回  | 湯老兒出言夢夢  | 華公子用意殷殷  | 六二  |
| 第二十一回 | 買口岸矢志作言商 | 遇知心亂言談妒婦 | 六五  |
| 第二十二回 | 潑辣婦索詐酒肴  | 小丫頭愛嘗滋味  | 六八  |
| 第二十三回 | 說機謀偏能勝我  | 聽言語痛恨斯人  | 七一  |
| 第二十四回 | 傳信息巧女多情  | 說戲言佳人共臥  | 七四  |
| 第二十五回 | 假施威怒言可畏  | 真掩鼻臭味難堪  | 七八  |
| 第二十六回 | 懼愛妾甘心罰跪  | 怕老婆援古證今  | 八一  |
| 第二十七回 | 小作烹調互相飲食 | 大爲沐浴合抱陰陽 | 八四  |
| 第二十八回 | 院中飲酒口口生香 | 月下尋思悠悠入夢 | 八七  |
| 第二十九回 | 入陰曹分明報應  | 探親戚巧湊機謀  | 九〇  |
| 第三十回  | 稱慷慨錦文受惠  | 假殷勤皓月留賓  | 九三  |
| 第三十一回 | 于錦文醉倒酒樓  | 陳皓月暗臨內室  | 九七  |
| 第三十二回 | 說相思信以爲真  | 敘舊情言而不亂  | 一〇〇 |
| 第三十三回 | 于錦文怒掌韻梅  | 陳巧雲痛斥黎敬  | 一〇二 |
| 第三十四回 | 毀器皿大鬧中堂  | 買房屋別開門戶  | 一〇六 |

|       |          |          |     |
|-------|----------|----------|-----|
| 第三十五回 | 論刑具嘻笑怒罵  | 跳院牆戰懼恐惶  | 一〇八 |
| 第三十六回 | 蟲鳴院北立待陳郎 | 獅吼河東退歸嬌妾 | 一一一 |
| 第三十七回 | 卜新居初番進宅  | 返故里二次還家  | 一一五 |
| 第三十八回 | 赴前約消息難通  | 奔他鄉喬遷已定  | 一二八 |
| 第三十九回 | 浪佳人乘機逃脫  | 老家奴細說情由  | 一二一 |
| 第四十回  | 爲女色互訟破產  | 引報應後悔已遲  | 一二四 |

新式  
標點  
野  
草  
閒  
花

第一回 遊蕩子歷敘孽緣 老成人訪問商務

自來歌樓戲館，雖爲作劇之場。妓院娼寮，皆有貪淫之報。烟花三月，人盡爲夫。雲雨終霄，妻偏如客。縱有綠珠身價，難禁蜂狂。况當碧玉年華，已遭蠅聚。觀茲苦况，及早回頭。各有良心，能無援手。男兒有志，允宜提出牢籠。女子勿情，慎勿坐觀墮落。是在鍾情者深其憐恤，作福者大發慈悲也。小子今日無事，寫出這幾句，駢體格言，豈專爲憐香惜玉作的麼？只因早年浪走江湖，尋花問柳，南朝北地，遍訪名姝。到了蘇杭地方，見那些楚館秦樓，聲歌盈耳，也算得人生極樂。誰知烟花過眼，轉瞬皆非。送舊迎新，味同嚼蠟。其間雖不少蘇小小的風流，關盼盼的態度，無如烏師凌虐，鴛母催殘，不數年間，徐娘半老，尙能擇人而事，猶留晚節之芳。其如觀面相從，竟作沾泥之絮。護花鈴誰司其事，鍾情子許自何人。目覩耳聞，筆難盡說。這日酒後，從妓院歸來，已有幾分醉意。自己一人想道：「我等身爲男子，不能致身顯達，做出一番驚人出色的事來，已是慚愧萬狀。若再不能將這班妓女救出火坑，更不能立於人世。」那知志願雖大，思想了一夜，竟無一條善處之法。到了三鼓時分，朦朧睡去，忽見一位長鬚老者，古衣古服，道貌巖巖，步到小子面前，高聲喝道：「你這人，也不知自量，有多少家財房屋，欲想做這件大事，莫說你沒有錢財，即便有此力量，可知這班人，受此苦况，皆有報應的。我非別人，乃管花使者是也。專司勾欄名籍，凡世間娼寮狎客，少年公子，生前在歌舞場中，恣情縱慾者，註此簿上。年終核算，輕則減其陽壽，重則報及子孫。天道昭昭，絲毫不爽。」說着袖中，取出一個拜匣，匣內一本花名冊藉，上面簽上，寫着「孽姻緣」三字。小子接過手來，展開一看，那知正面，盡是科斗文的篆字。看了半會，全然不解。老者在旁笑道：「我說你是肉眼凡

夫，豈能知道此中緣故，也罷！不帶你看視一番，只道是風月姻緣，任人遊玩的。」說着，就將小子帶出寓內，走了許多六街三市，兩邊的店面，雖與外間無異，那些來往的行人，却另有一種陰氣。彼時心地糊塗，不由自主，只好聽其所往，走不多會，到了一所地方，抬頭看見門牆高聳，兩扇黑漆大門，白礬石的石庫門，頭上面豎一塊匾額，磨硃描金的底子，當中顯出四個大字，仔細一看，原來是「金屋藏嬌」四字。進入裏面，忽見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向着老者問道：「這人也是在冊上的麼？」老者道：「他雖在這勾欄中出入，尚未造那淫孽，只因他不自量，欲將這班妓女，全行救出，你道可是妄想麼？因此我將他帶來，好令他知道緣故。隨後再把那「孽姻緣」的事跡，亦付與他，好讓他編成說部，留在人間，與那班脫騙的流氓，刻薄的公子，細細看看，或者驚心觸目，知道個邪淫之報。」那男子聽見老者這番言語，也就點頭稱是。將小子帶入內室，只聽蕭笙管笛，高唱入雲，真是人間天上，走到客廳簷口，那男子喊道：「裏面值日的聽了，此人是管花使者帶來，令他見淫邪的報應，以便傳演「孽姻緣」上事跡的話，未說完，早有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掀簾而出，笑容滿面，甚是可人。向着小子問道：「你可是爲我們姊妹來的麼？只是你心餘力乏，且隨我進來，見識一番，自然明白了。」說着，一手掀簾，一手將小子衣衫攜住，進入客廳，只見鶯鶯燕語，宛轉回環，不下有四五十名妓女，半是穿着葱綠臉泛桃花，眉來眼去，送情不置。小生此時，已是神魂飄蕩，獨有那個掀簾女子，向着大衆說道：「你等毋許如此，他乃是忠厚的情種，我等姊妹，正要請他，傳說果報，提出牢籠，慎勿作此妖態，令他神志不定。」衆人聽了，這番言語，也就不來纏擾。正說之間，忽聽外面一聲喊道：「客人來哉。」抬頭望外一看，進來一位少年公子，翩翩衣履，氣象豪華，揀着正中坐頭坐下。接着後面，又進來四五個客，內有一人說道：「公子到此遊玩，那些猜拳行令，唱曲聲歌，已是毫無趣味了，今日公子，想出一件新體的景緻，你等如能體會，不但今日從豐給賞，連那往日的嫖帳，皆要加倍償還呢！」這話一說，那四五十名妓女，如得聖旨一般，個個上前請教，有坐在腿上的，有歪在身邊的，醜態穢行，全無



羞恥。只見那公子笑道：「你們不必如此，我有個新奇的相法，如相得合式，就每人給銀百兩。」衆妓女問道：「公子怎樣相法，好讓我們預備。」旁邊兩人笑道：「公子這相不是相你們外相，乃是要相你們的內相。如果相合式了，公子便重重有賞。」誰知衆妓女一聽，皆面面相覷，不肯胡行。那公子就借此怒道：「汝等開娼接客，本是任人取樂，猜拳唱曲，就要人家銀錢麼？如再不行，莫怪老爺動怒。」說着起身，就將茶碗摔去。那些客人也就趁着喝道：「豈有此理，難道公子是不把錢的麼？照此看來，不但分文不給，還要送官究辦的。」衆妓女被這幾個人，吆五喝六的一番，一個個淚流滿面，不敢聲張，兩隻眼睛，直向外望。頃刻之間，陡然的一陣怪風，把那穿紅着綠的妓女，變做了牛頭馬面的陰差。威武一聲，早把那個公子拖下，上面坐着一位閻羅君王，兩邊皂吏排班，階前公案下面，有許多刑杖。只見閻羅王問道：「汝是何人，胆敢在娼中囉唆？可知這班人，前生也是豪門公子，只因作孽多端，故爾今生消受。汝既有心取樂，應該歸還標債，爲什麼故意難人，百般圖賴？若不將你處置，你道是全無果報的了。」說着，在簽筒內，取出一根刑簽，望下面摔去。兩邊一聲吆喝，早見刀山林立，豎在階前，接着有幾個惡鬼，把那嫖客抬起，望山上一架，片刻工夫，已是血流滿地。閻羅見他，苦已受完，復叫牛馬二鬼扶起來，說道：「此人陰罰已完，應該變做女身，發往陽間受苦。」說着，又上來幾人，將他衣袴褪下，取了小刀，來割陽具。此時那個公子，纔從刀下山來，聽見又要閹割，這叫喊之聲，真是慘不忍聞。小子見了這樣情景，正在替他難受，忽見那長髯老者，復在跟前，望着小子笑道：「你記着了！」就此將小子一推，一個勦斗，跌於地下，驚醒起來，乃是南柯一夢。自己身子在寓中，只得閉目定神，以便脫衣而臥。那知停了一會，站起身時，覺得脚下，有件東西，一拌幾乎身子栽倒，隨即取了個燭台，望下一照，這一驚不小，就是夢中見那老者所取的拜匣，放在地下。情知有異，只好取了起來，放下桌上，剔起銀燈，展開細看，所有的緣故，等小子慢慢的道來：

詩曰：青樓一度小神仙，燕語鶯啼別有天。雲雨但知行夜夜，烟花那復計年年。頻將已藝評高下，更借姿

容說醜妍，富貴功名何足戀，最銷魂處話前緣。

這部書的原由，前文已經表過，閑言少敘。單說蘇州崑山縣有個仕官人家，姓李名在田，號樂天，先世曾做過吏部尚書之職，那時樂天年紀尚幼，只知衣羅被錦，那曉得立志詩書。到了十五歲上，祖父父親相繼亡過，母親吳氏管理家務，雖然不比從前的氣餒，究竟祖上爲官作宰，所有宦囊，也有二三十萬。吳氏見樂天尚幼，深恐家財拋散，聽說兩淮鹽務甚好，就在家中擇了家中一位幕友，先到揚州打聽，此人姓胡名述，字駿夫，乃是樂天祖父的老友，其人耿直非凡，絲毫不苟。當日吳氏夫人就將他請到廳前，帶着樂天說道：「老伯伯年高有德，我們這孤兒寡婦，僅靠此養命之源，目下各項生涯，俱皆有累，惟有兩淮鹽務尚可行得，但恐資本短少，不敷開銷，擬請老伯伯前去一探，如有人合夥行商最妙。否則境垣等類，皆可看事而行。」說着，招呼家人擺了一桌上等酒肴，款待這胡述。駿夫聽了這話，滿口應承，說道：「姪媳，不須煩惱，老夫久有此意，只因姪媳未曾提及，故爾不便啓齒。今既見委，豈有不去之理。明日就起身便了。」當時吳氏道了勞駕，與樂天轉入內堂，隨即叫丫孃送出盤川，併一切的動用物件，交代胡駿夫收下。駿夫就在李府住了一夜，次日大早，先進來與吳夫人告別，又交代樂天許多的話，無非叫他攻書上學，侍奉母親。吳氏又諄託一番，然後駿夫出來，雇了民船，拜別大衆，由無錫丹陽望揚州進發。不知胡述如何行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華公子巧得意中人 浪丫頭欲遂心頭願

却說胡駿夫別了吳氏夫人，開船往揚州進發。在路行程，已非一日。這日正交五月初三，却好遇着順風，過了鎮江，瓜州進口，數十里河面，已到揚州鈔關門外。遠遠的見那人山人海，擁擠在碼頭上面，那種喧嚷之聲，絡繹不絕。胡駿夫坐在艙中，不知何事？向着船戶問道：「你們看前面，究竟爲何事？因何這般擁擠？」正說之間，又是一

陣鑼鼓之聲，對面吹來，船家道：「胡老爺，不是別事，只因端陽節近，此間大鬧龍舟，你看那不是五色金龍來了麼？」駿夫望前面一看，果見一隻快船，掀去艙板，船頭上造就着一個龍頭，張牙舞爪，活潑非常，週身五彩鱗甲，後艙一條龍尾，高豎在當中。中間許多人，敲鑼擊鼓，船頭上面，一人戴着一頂紅纓大帽，右手取着紅單帖的手本，左手豎着一面小旂，兩邊舞蹈，直望大船而來。胡駿夫說道：「我們是來辦事的，與那些人取樂不同，你們可將船撐到僻靜地方，免得龍舟前來取鬧。」船戶答應一聲，就將篙子一點，呼叫後面舵工，望南岸撐去。誰知鼓聲震耳，舵工未曾聽見，前面一篙撐去，後面全不應手，反而把船望後一退。那知北岸旁邊，正有一號坐船，停在那裏，船戶水手，個個皆看那龍船，不曾提防後面，有那船隻，忽然嘖咚一聲，早把後梢折斷，衆人只纔曉得，忙取篙來護，已是措手不及。只見坐船上，出來一人，約有二十以外年紀，官氣勃勃，滿口的京腔，高聲罵道：「是誰的行船，那裏這不知輕重，爺在此處看熱鬧，也不打聽打聽，你們來代我把這忘八毀了罷。」說着跳過幾個家人，將胡述的船家揪住，娘長爺短，打罵了一頓，要那船戶賠船，船戶到了此時，也是無法可想。駿夫見了，知道船家受屈，只得從艙內出來，向衆人招呼道：「諸位且緩動手，看話講話，撞壞你的船，自然有人賠你，若是打傷人命，那却不是兒戲的。」衆人見駿夫出來，也就住手說道：「只要你們賠船，我們主人也沒有話，但是要說話作數的，若是虛言搪塞，也不怕你飛上天去，你也打聽打聽，可知我主人是誰？」衆人正在這裏喧鬧，那知坐船艙裏出來了個女子，年約十八九歲，身穿一件湖色羅衫，元色洒花洋縐單袴，脚下穿着大紅綉鞋，約在四寸上下，手執一柄紈扇，白淨面龐，一雙杏眼，兩條柳眉，紫那官人站着說道：「爺不必動氣，我們今日原是來玩耍的，若與衆人爭論，就攔這工夫，那時龍船過去，就沒有趣味了，況且那船家也是無意，他必定不知道爺在此處，你看他嚇的這樣，已是怪可憐的，算了罷，好在我們還有一隻大船，且到那船上去罷，免得在此耽擱。」那人被他這番說話，不但氣平了下去，而且滿面笑容，說道：「我的心肝，倒是你說的好，看你面上，饒這忘八去罷。」登時上流

頭，又來了一隻坐船，靠定這隻船，那個官人，攜着女子的手，正要過船。誰知胡駿夫正在船頭，與衆人講論，女子抬頭一看，吃了一驚，忙招呼道：「你不是李夫官家的胡老爺麼？」胡駿夫見人喊叫，也就留神細看，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也是驚疑不定，忙問道：「你可是巧姑娘麼？」那女子笑道：「何嘗不是胡老爺不必作惱，請過來說話要緊。」胡駿夫此時，甚是歡喜，也就一同過了那隻大船，走進中艙坐下，你道這女子是誰，乃是吳夫人房中，使喚的丫頭，姓陳，名字叫巧雲，本是蘇州人氏，自幼家貧無靠，父母將他賣在李府服役，雖然寫的斷契，怎奈這胡述厚道，到了年節時候，就與吳夫人商議，或多或少，總要給他家幾兩銀子，讓他父母過活。誰知這巧雲雖是個婢女，却生得美貌異常，到了那十二歲上，就知道人事。此時李樂天的父親尚在，總以他年紀幼小，一概不知，況且家法嚴緊，無事不得出來，故此不以他爲意。那曉得十三歲上，就與家中的書童有染，這日被吳夫人碰見，狠命的責罰了一次，欲將他治於死地，後因他各事伶俐，故不肯做此毒事，而且樂天的父親，很歡喜他，因而留在府內，自從遭了喪事，樂天已是十三四歲的後生，吳夫人深恐巧雲在內，教壞樂天，就與胡駿夫商議，將他退回娘家，並不追回身價。加之胡駿夫厚道，所有巧雲的衣服首飾，悉行交給他父母，令他擇配人家，免得再爲奴婢。無如巧雲就歸淫骨，到了家中，不到半月光景，就引動了一班少年子弟，終日在門前調戲，被他喪命的，也不知多少。他父親雖見他行事不端，只因錢財如意，也就不十分阻攔他。從此日甚一日，約有一年時分，把個蘇州城，都傳說遍了，凡是勾欄中人，無有不曉得個陳巧雲。此時歌彈舞唱，已各色齊全，這日有個揚州嫖客，姓華名單，叫華昌，乃是從前兩淮鹽院的公子，父親在任病故，家有萬貫貲財，貪戀揚州繁華，不肯回京安葬，就在揚州西門城外，擇了一所地方，埋葬父母，所有的家產，也就買了鹽票，在那湘皖等岸行鹽，家中妻小，仍住揚州城內。因聞蘇州是個名勝地方，故而前去遊玩，到了妓院裏，聽說陳巧雲三字，真個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華昌聽在耳內，問了路徑，帶了兩名家人，一直到巧雲家裏，一見了面，就親熱異常，登時問了身價，晚間就在巧雲

家住宿。次日一早，付了銀兩，就將他帶回揚州。此時在船上，看龍舟的就是華昌與陳巧雲二人。胡駿夫走進了裏面，巧雲就開口問道：「胡老爺，你爲什麼來到此地？現在夫人公子，可安康麼？」華昌見他如此問法，問巧雲道：「這人是誰？你何以與他認識？」巧雲道：「這是我的恩人，若不是他，你我兩人，焉能得有今日？」華昌問明緣故，方知是李府的舊人，即刻起身，邀駿夫上坐，說道：「小妾久感大德，平日屢次道及，怎奈無緣得見，今日相遇，實是幸事，但不知閣下此來，爲着何事，令東翁處一切如何？小妾是甚爲記念。」駿夫就將吳夫人着他打聽鹽務的話，對巧雲說了一遍。巧雲歡喜非常，心下想道：「我從前久看中了李樂天，只因夫人操緊，未曾兜搭上。自從出了李府的門來，至今尙未能見面，倘能趁此將夫人公子，引到揚州，那時見機而作，遂了我的心願，豈不是好？而且他家二三十萬家道，搭上兩個鹽商，我一生也受用不盡了。」主意想定，隨向駿夫笑道：「胡老爺，這不是凌巧，可知道這官人是誰？就是從前鹽院華大人的公子。現今在此落籍，做湘皖岸的商人，你欲訪兩淮鹽務，但問官人是了。」華昌聽說忙答道：「不難不難，老兄且遊玩一回，等這龍舟去後，到俺家中講論講論，自然就明白了。」說着，三人出了中艙，站在艙口，向河心望去。早見紅旂一舞，兩邊水手喝采一聲，當中個少年男子，縱身一跳，早已躍入水中。頃刻之間，溼淋淋從水中冒出口，中含着個鴨蛋壳子，打了個死蛇掛樹，兩隻足倒掛在船邦上面，兩手分着浪花，頭浮在水上。只見口唇一動，一口氣早把個鴨蛋吹入船中。復行兩脚一蹬，攢入大河裏面，兩岸遊人，無不齊聲喝采。華昌此時，正看得高興，望巧雲問道：「此乃人人會的你代我想一極難的物件，放在河內，做他標物，如有人搶到手，每名給花紅十兩，你道如何？」巧雲只顧取樂，也不知道禍福，想了一會道：「我看那些豬尿泡，鴨蛋壳，以及乳鴨之類，皆係些舊套，若求新鮮的頑耍，倒有一件在此。」華昌道：「此事本來遊閑，你想的何法，可快說來，我們斟酌斟酌。」巧雲道：「也不必獨出其奇，就將這浮水的鴨子，在眼上割開油皮，將生鹽擦人，拋在水裏，這鴨子自然疼痛，見了水，格外吃苦，未有不沒命的跑去，他却向前跑，有人就在後

面追，那時越追越跑，越見水越疼，不怕這班人，水性再好，手眼靈快，總要有好一會，方提得起來，如此只要一氣，放上十二三隻，包早滿河內，皆是搶標的人了。再加上鑼鼓人聲，豈不是個大熱鬧麼？」華昌聽了他這番話，喜容滿面的，笑道：「甚好甚好！」隨即着了人，招呼龍舟上，投帖的前來。那知就此一來，鬧出一番禍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鬧龍舟巧雲肇禍 爭女色皓月欺人

話說陳巧雲說了搶標的物件，華昌得意非常，隨即着人，將龍舟上投帖的喚來，家人答應一聲，早將那人喚至船上。華昌道：「你們這龍舟上的標物，我公子已看厭了，吾有浮水的鴨子，在此拋下河去，如有人搶到一隻，銀十兩，若是搶不上來，不但沒有賞銀，從此這河內，就不許你們頑耍，我公子的性情，這揚州人是曉得的，可莫當作兒戲。」那人聽得如此說法，只當是尋常的鴨，這也不在意，當時哈哈大笑道：「只是公子多慮，我們這船上，誰沒有水性，莫說是隻鴨子，就是再難的標物，也要爭個臉面，誰人不想十兩銀子。」華昌聽他滿口應承，也未將擦鹽的話，告知與他，即隨叫人上岸，在鴨鋪內，取了十數只乳鴨，向投帖的說道：「你先過去，告知大眾，我這裏將鹽票，揣在竹管裏，繫於鴨腿，上有人搶去，免得再來討賞。」投帖的見華公子看標搶，知道是位闊老，十分得意，過了大船，到了龍舟上面，就將華公子的話，對大眾說畢。一個個磨拳擦掌，專等放標。這裏華昌明是叫人扣繫竹管，暗暗的早將鴨皮割破，擦上生鹽，復行和巧雲上了船頭，那邊龍舟上的人，見他兩人出來，趕忙把紅旗一招，金鼓齊鳴，先從近處，打了個招，遠遠的開去，約有二三箭遠，復行一個旗號，掉轉回來，如同遊魚一般，非凡的快躁。看看離大船不遠，這裏華昌一聲叫放，手下人早把十數隻鴨子，拋在水中。霎時間只聽金鼓喧天，水珠高落，嘍嘍嘍跳下十幾個人，兩邊岸上，也有同聲喝彩，把個鈔關河，翻做個水晶宮一式。但見金光照浪，

水浪翻騰，辨不出個鴨頭人影。衆水手你爭我奪，總想得標領賞，誰知搶了半會，只見下面喧嚷，不見有人上來。龍舟上怕這班人無用，隨即又下去數人，仍然如是。先前岸上的人，甚是高興，以爲是個大熱鬧了，到了此時不見動靜，也就留神細望，可憐這班人，爲了十兩銀子，直向鴨子追去。那知華昌用鹽擦過，真是追得越緊，痛得越深。沒命的向前去，約有半里河路，好容易有人捉住一隻，如得至寶一般。搗了兩個猛子，轉回龍舟，滿望有人叫好，那知上了船，再將鴨子一看，方知華昌是誑騙。這人本是此地一個無賴，名字叫王登，見了這樣，登時向那投帖的罵道：「你這沒眼睛的雜種，聽人家謊話，只顧有十兩銀子，也不問老子們吃苦，這樣的標，也叫老子去搶，難道他有錢，就不問人家的命嗎？旁人懼怕他，老子偏與他作對，先將你這忘八打死，再和他講話。」說着就將鴨子，對着投帖的摔去，只聽吓呀一聲，臉上血珠流冒，隨即往後一倒，栽下河去。當時船上，尙有數人，見了這個樣子，趕將搶標的人抓住，又下去幾人，將投帖的撈了上來，再看一看，左邊眼珠已出了一半，你道是何緣故？這因那人在水中將鴨子捉住，已是怒不可言，恨不能將他殺死，一路來時，緊緊的揪住，到了船上，已經是個半死，對着投帖的摔去，却巧鴨子撞在眼睛上面，只因用力太猛，以致將眼珠搗出。衆人這一喧嚷，非同小可，皆說是華公子來騙人，不該用這毒計，一個個你言我語，說要上船來爭論。所有河內那班人，見船上揪打起來，也就不顧搶標，一起回了原處，問明情由，皆是高聲叫罵。你說這華昌，可是省事的麼？見衆人罵他，那裏忍得下去，見船頭上有塊船板，順手取來，摔了過去，罵道：「你們這瞎了烏珠的人，老爺賞臉與你，看你們搶標，不怪你們沒有手段，反來賴腔賴調的，誰受你這會言語，你們來代我把這人帶了，辦這忘八羔子。」王登見他發話，格外忍耐不住，撇了衆人，一個縱身，跳過船來，伸手就一掌，早把華昌打倒，嘴內叫道：「老子叫個王登，你作耍得俺，俺就打得你，看你可要命不要命。」又是三五個拳頭，打得華昌吐血不至。此時陳巧雲嚇的如木偶一般，欲上去，又不敢上去，只得望着家人，叫他上來幫助。胡駿夫見此情形，也難退後，只得上了船頭，向王登說道：「朋友休得

無禮，你說華公子騙你，他却不是這樣人，莫非人們胡鬧，做出這件事來，若是好說，叫華公子多給幾兩銀子，請諸位吃酒，也是小事，如若是猛打，我看你們，也就被不了這個官事，在我看來，還是住手的好。」王登本是個要錢如命的人，聽了他這話，裏外俱到，也就趁勢下台。說道：「你老的話，雖說得是，但是我們吃了這苦，銀錢小事，只要他在船頭上，陪個小心，帶大衆掙掙臉，隨後無論多寡，請請我們，那就看你老面皮，饒這難種了，若是不行，莫想進這城門。」胡駿夫聽了這話，知道是故意爲難，連忙拱手笑道：「諸位看老夫薄面，饒却這回，所有大衆辛苦，定送百金過來便了。」說着半推半送，將這千人，送過船去。華昌此刻滿面羞慚，不敢再狠，只得叫家人雇了大轎，與巧雲兩人，乘轎進城。還未上岸，只見七八頂大轎，先由城內出來，到了河邊，去肩下轎，爲首一人，約有二十餘歲，也是公子打扮，接着後面轎內，出來四五個妓女，代了許多女婢。原來這人，也是揚州有名的公子，姓陳，渾名叫陳大郎，專在勾欄中長大的，祖上却不比華昌富貴，是個打魚的出身。自從那年，清淮開壩，水勢連天，所有的居民皆被淹沒，他祖父也無處投奔，就將那漁船在水中網撈，以便得些魚蝦度日。這日網纜下去，覺得下面沉重，知道有物件絆住，仗着自己會水，將船繫於一顆柳樹上面，自己脫去衣服，跳下水去，慢慢的摸魚網，那知是一隻大缸，絆在網上，他就把網，將缸兜住，拖到扣船的所在，將手在缸內掏出，誰知盡是些金銀，他就運到家中，等到水勢退去，去砌房造屋，做了買賣，真財來運至，從此日甚一日，不到一二十年，已有四五十萬的家財。他父親得了祖業，也就與那縉紳人家來往，揚州城內，把他比個小財神。父親去世之後，這陳大郎就不學正務，終日宿賭嫖娼，無所不至。從前與華昌，本是個至契的朋友，只因他辦了這巧雲，就百般妒忌，恨不能把巧雲搶過來了方好。此時正帶了五六名妓女，來看龍舟，忽見華昌低了頭，攜着一個女子，欲上轎進城，心下甚是疑惑，正要招呼他說話，掉頭見龍舟上人，紛紛上岸，不知何故，只得叫人去問。早有旁邊閑人，告訴他的緣故。陳大郎心下喜道：「我不在此擺佈他，這個人焉能到手，趕忙搶上一步，將王登抓住道：『你們莫受他騙，他進城



去，定然反悔，莫若此時將他愛妾搶下，做個押頭，我重重的賞你二百兩銀子。」王登本來認得陳大郎，聽說這話，一個吆喝，擁到華昌面前，喊道：「你往那裏去，難道這事還有欠帳麼？你此時無錢，也不問你，只要將這女子留下，即取錢來贖便了。」登時七手八腳，把巧雲抬上岸來，如同逐兔一樣。陳大郎看得清切，心下甚是快樂，故意向華昌笑道：「你看這個美人，被這班無賴搶去，不知是誰的妻妾，若竟無人來護，難道是公共的人麼？華哥也是個鍾情的人，何不上去救他，隨後也好受用，你如不去，我就去了。」華昌見陳大郎這般說項，知道是他的主謀，只因自己的力薄，若再開口，眼前就要吃大虧，只得忍着氣，預備進城想法，隨即上轎，飛奔前去。這裏胡駿夫見巧雲搶去，趕緊在後喊叫道：「諸位莫要囉哩，華公子的銀子取去，你們將人丟下，莫要這樣胡亂。」衆人那裏理他，直望前面奔去。胡駿夫正急之際，誰知陳大郎做成圈套，早把自己的轎子，騰了下來，暗暗叫人與王登說明，情願給他五百銀子，叫他把巧雲納在轎內，抬回去了。要知巧雲如何回轉華家，且看下文分解。

#### 第四回

#### 賣溫柔癡郎入圈套

#### 存妄想巧女話衷腸

却說巧雲被王登搶去，陳大郎將華昌氣走，自己見巧雲納在轎內，龍舟又鬧散了，城外無甚意味，他就着衆妓女，上轎進城。一人先同王登到銀號內，封了五百銀子，向王登說道：「此事怕華昌不肯甘休，必有一番大鬧，如若到官，自有我一人打算，若是私鬧，鬥過那時，還要請你們幫忙。」王登道：「這事大郎只管放心，諒小華吃了這苦，再不敢怎樣，即便有意外事件，你老也該知道，我王登可是怕事的麼？但是大郎回去，那美人面前，要善爲說法纔好，不然怕他不從，還要尋死覓活的，那就白費手脚了。」陳大郎滿口稱是，隨即出了銀號，別了王登，到自己家內，見各妓女，已各自散去。所有巧雲那頂轎子，仍在福祠面前，只聽裏面，隱隱啼哭。陳大郎來到面前，將巧雲一看，真是神魂飄蕩，心下說道：「我陳皓月在裙釵隊內，也不知見了多少，從未見過有這樣的女子，

你看他自頭至足，那一處，不令人可憐可愛。現在滿面的淚痕，不但沒有苦形，格外現出一派嬌媚的氣概，只可恨華昌佔了這許多時日，不得讓我消受。『想着一手揪着轎簾，一手進去，將巧雲的手抓住，說道：『我的美人，你莫苦壞了，可知我不比華昌那種樣子，一點志氣都沒有，自己人被人搶去，連問都不問就回去了，看起來，也是個薄情人，照此情形，隨後不是將你撇去，也是爲王登這干人搶去。我深怕你吃苦，故與他五百銀子，將你贖了下來，我最是個憐香惜玉的，你且來到裏面，看看我的家財房屋，那一件不比華家好。我又沒有三妻四妾，除我家大奶奶之外，就是你一人。你若有了我，怕不是終身享福麼？』一面說着，一面將手一提，早輕輕的把巧雲挽出轎來。巧雲本是個水性楊花的人，得了好處，就走的，現在被陳皓月說了這番話，知道不是王登，又見他這樣品貌，言語溫存，早把個華昌撇在九霄雲外，趁着皓月的手勁，早就走出轎來。此時裏面的女媽大娘，早已曉得一個個皆來看視，順着皓月的意思，稱贊了一回，然後你挽我扶，把個巧雲早攙進旁邊住宅去了。這裏皓月、怡華、昌帶人來搶奪，先叫家丁，就前後門關閉，無事不許開門，又招呼裏面丫頭，這事莫被大奶奶曉得，如若露了風聲，那時重重處死，原來這陳皓月的妻子甚是凶猛，凡皓月在外面頑耍，皆不敢與他曉得，若是知道點影響，輕則自己前去，將妓院沖個乾淨，重則將妓女，打個半死。先前皓月也還與他爭鬧，滿想肆點威風，挾制下去，無如一次凶一次，把個皓月弄得，見他如見鬼一般。要想撇他，怎奈風流嫖妓，蓋世無雙的女子，心下實捨不得，後來一見他鬧，就百般的求情認罪，凡在外面吃酒帶局，皆不與他知道。今日巧雲回來，家中奴婢，曉得大奶奶的性情，已先瞞個乾淨出來的人，皆是在前進，伏伺皓月母親的，故而巧雲進來，將他帶至旁邊，住宅裏面。此刻皓月招呼下來，這班人皆答應曉得。皓月分派已定，即刻到了住宅內，見巧雲淚痕已丟，但坐在那裏，不言不語。皓月走到面前端了一張小凳子，靠身坐下，說道：『你看看這個地方，那樣不如你的意，婢女僕婦，用之不盡，要什麼物件，只要你開口，總是有的，而且我那大奶奶，甚是寬宏大度，從不與你們爭論。加上我又喜愛你，況我那

大奶奶，我娶他已經好幾年，直到如今不曾生育，請醫生看，說他內裏有病，永遠不會生育的，我又是獨子單傳，而且又有這許多家財，所以要再娶一房妻小，可是做媒人的很多，因為品貌不好，我都不娶，今日有了你，真可算天緣湊巧，望你再養一個兒子，將來讀書上進，你的福氣，實在是永永遠遠享受不盡呢。」巧雲是個沒志氣的女子，聽了陳皓月一番話，說的天花亂墜，心裏也就「此間樂不思蜀」了，口裏却故意說道：「你莫妄想，那華公子，也不是省事的，現在回去，不知鬧到怎樣，驚官動府，却是他的慣技，設若被他知道，你是就不住的，何必爲了我，與人淘氣，莫若將我送去，還留得個交情。此刻我就許你，你家有這許多人，豈不在外胡說，那時他鬧起來，你既不得安穩，又要帶累我了。你們這班人，見了好女人，都不肯放手，到了鬧事的時候，就不問我們生死，你現在莫要胡鬧，我說的是好話。」說着就要皓月送他回去。皓月聽了他這話，知道他怕華昌，隨後來鬧自己不能袒護，又怕往後見有別的好女子，將他撇去，故意此刻爲難，連忙站起身來，向着巧雲說道：「你莫要如此害怕，我以後如再見別人，將你丟開，我就不逢好死，若說華昌不肯了事，我怕他倒不做這事了，你只管放心，你看我這般可憐，若再不遂我的心，我就死在你面前，看你可過意得了。」說着苦苦的，跪在巧雲面前，巧雲本是心軟口硬的人，見他這樣發誓，也就滴下幾點淚來，說道：「看你這樣，實係可憐，如若不行，你真說我心狠了，但是外面，不可露了風聲，華昌來時，我自有一句話對他說，萬不要再與他交手，包管遂你心願是了。」皓月見巧雲允許，也不問有後患沒有，喜得如成仙一般，一回頭，看見許多男女僕人站在身後，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那些女媽婢婦，一半與他交好的，見了這樣情景，一個個也就借着別事，離開過去。皓月見衆人已走，就同巧雲兩個人進房去了。不一刻，巧雲頗覺遂意，早把從前那種爲難的氣象，早已改換過來，恨不得做個並頭蓮，成爲比翼鳥，終年的住在一起纔好。因此巧雲又開口道：「我今被你騙佔，已是洗脫不清，難道就是這般糊塗活麼？」皓月聽見這話，趕忙說道：「這是我的不是，你千萬莫作急，等我招呼他們，打掃個潔淨房屋，讓你居住便了。」登時喊

了兩聲，外面那班人，聽見叫喊，也就進來。皓月揀了個二十餘歲，新開臉的大娘，說道：「這是我心愛的二奶奶，自今日爲始，你們要小心伏侍，我大郎總有好處與你，若是照應不到，呼喚不靈，那時莫怪我動怒。」那個女人姓王，因她年紀輕，大家都叫他小王。此刻小王見皓月招呼，連稱曉得，隨即在東邊房內，安牀掛帳，打掃一番，又有兩個小丫頭，打了一盆臉水，讓他洗面，接着又是一人，端着個鏡盒子，與他撲粉照臉。登時你呼我喚，真個同二奶奶一般，巧雲也就「居之不疑」梳洗已畢，泡上兩杯茶，與皓月二人同飲。此時已交天晚，掌上燈火，皓月叫廚房內，備了一席上等的酒肴，彼此在房內，痛飲了一番，細問巧雲的根底，巧雲也就把他在蘇州如何在李府爲婢，如何與書童有染，被吳夫人退了出來，如何在家過活，蘇州少年子弟，如何羨慕他，到他家中頑笑，以及華昌如何聞名，如何買他，前後事訴說一遍。皓月笑道：「你從前的事，也算得個名勝一時，隨心所欲了。那知華昌並不能消受，仍然到了我家，足見得是我心虔，思慕得太緊，故爾鬼使神差，遇見這個機會，把你接了回來。」皓月瞅了他一眼，冷笑道：「你這話騙誰，說謊也要在譜子上，方叫人相信，你既未到過蘇州去，又未與我會過面，怎麼就思想我起來，這不是口是心非，胡說麼？」皓月不等他說完，哈哈笑道：「你剝我倒有理，我不說，你不知道，可知道我與華昌是至好的朋友。」巧雲道：「你這句話，就要罰你，你果同他至好，焉能搶我回來，可見得說話不着實，今日纔與我見面，就如此欺人，隨後更可想了。」說着故意的裝起哭來，把個陳大郎急得要死。不知皓月再說什麼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王大娘巧語機鋒 龍快頭大言恐嚇

話說陳巧雲聽見陳大郎說與華昌至好，假意裝起哭來，說皓月說謊欺他。皓月作急道：「你莫悲苦，聽我說來，你就相信了，我先前祖上，本是有錢的富商，就在這城內，開了個大大銀號，專做兩淮鹽務裏生意。華昌的家

道，你是知道的。從他父親，在鹽院任內故後，他就在此行鹽，來往的款目，皆與我們銀號共事。故此我認得他。兩人又是熱鬧朋友，彼此有錢，無一天無一日，不與他在嫖子裏頑笑。前年春間，他忽然同我說，要到蘇州去遊玩。我聽說那地方，也是個名勝所在，見他有此一行，也就高興與他同去。到了蘇州，還住在一起。這日在妓院內吃酒，聽說當地有個陳巧雲，十分美貌，要到他家走一輪，須黃金三十兩，方可見面。我聽見這話，心內想道：「既有這樣身價，想必人品不凡，我就想去訪問。誰料華昌見我有這意思，假意說道：『你莫作急，且在此住兩天，訪的確了再去。』莫要化了錢白跑腿，那有人見一見，要三十兩銀子之理。」我見他這話也甚有理，就在妓院與那些妓女頑笑。他另被一人拖到別處，屋內居住，我以為他另去親熱心上人，也不便找他去。誰知他做成圈套，就將院裏人將我絆住，他晚間就問明白。次日一早，到你家去，看中了你，就住宿付銀子。第三天，就不辭而別，把你代回揚州來了。過了數天，我方纔得信。明明是我想辦的人，被他弄去，你道可氣不氣！從此神魂顛倒，又想你這個人，又跟他欺我。從那日回家起，至今日，纔與他見面，計算來已兩年有餘。你說我是謊話，聽聽這細情，也皆可憐。我的用心。若是我胡說，他買你的時節，可是匆匆忙忙的麼？」巧雲聽他訴了這番委曲，方知道有這一段情節，心下狠過意不去，放下笑臉道：「我不信，我不信，等到日後，方纔知道呢！今日被你纏了一天，這酒是喫不下去的。快些收去，倒杯茶來吃，我要困了。」皓月見他要困，正中下懷，趕忙向小王道：「你聽見麼？還不動手收去，二奶奶要困了，爲什麼這般慢慢的？」小王笑了一聲，一面收拾殘肴，嘴裏說道：「二奶奶該困了，我看大郎也就要困，夜又短，真是可惡！」皓月被小王說了這番話，句句是譏諷他，要想發作，平時與他們，也是親熱慣的，現在有了巧雲，他們心裏早不快樂，若發出話來，他們不受，一吵一鬧，被裏面大奶奶聽見，那時真個不了，只得忍着氣，向巧雲道：「你看這班小人，寬待狠了，就不上規矩，回嘴回舌的，隨後你當了家，總要我管束管束，靠着我是嚴緊不來的，不知是何緣故，見了女子，我就發不出言語了。」巧雲知道他的意思，說道：「你不是這樣心腸，人

怎上你圈套呢？我看還要溫存些，纔能見一個，愛一個。」皓月本來遮飾小王的，現在反引動巧雲的話頭，深怕他疑心，趕忙說道：「算了罷，你的話，我曉得了，你既要困我，同你就困罷。」此刻小王收拾已畢，送上一壺茶來，回轉自己房內去了。這裏皓月和巧雲真是熱炭一般，見小王已走，趕着將房門關上，本是五月天氣，其暖非常，巧雲身上穿的是熟羅褂子，皓月在燈光之下，見他酒後，帶了幾分酒意，滿臉的春氣，格外顯得出色，趕忙倒了一鍾茶，先在自己嘴內，試了一試，覺得不冷不熱，吃了一口，然後送在巧雲嘴邊，說道：「你要吃茶，就吃罷，現在天氣雖暖，究竟不宜喫冷的。」巧雲也不動手，就張開嘴來，一飲而盡，復向睡椅上一坐，歪着身子，躺下坐了，兩隻眼睛，欲閉不閉的，望着皓月。在燈光下，見巧雲這種媚度，怎能不動心呢！列位要知道世界上，爲賢爲惡，本來全在最初的一念之中，假如一個人在最初的時候，想做件壞事，要是同時想到善有善報，惡有惡果，那麼這個人就不肯做壞事了，可是善惡的輕重分別，又根據在教育上面，若是貧苦的人，幼年的時候，因爲沒受過教育，等到大了，再加上「飢寒」二字，那就要挺而走險，爲匪爲盜，像這種人，是被「窮」所驅使的，很可以原諒。至於有錢的富翁，生下兒子，從小不去好好的教訓他，等到大了，習非成是，智識一開，既不須愁穿愁喫，他就飽暖思淫，漸漸的向女色方面用功夫去了，偏偏做父母的，不想散財爲子造福，反而積資爲子成禍，真是欲進反退，實在可憐。就像陳皓月所作所爲，假如他父母好好教育他，成人守禮，不遺下許多金銀，決不至如此作惡，所以古人說：「養不教，父之過」是一點不錯的。閒話少敘，且說陳大郎正在色迷心竅，如醉如癡的時候，忽聽前邊腰門，咚咚的喊叫，皓月知必有事，趕將房門開了，問道：「誰在這裏敲門，有事明日說罷，現在我已睡了。」外面聽皓月接聲，格外高聲喊道：「大郎，快點出來，華昌代了許多人，把住宅前後圍住，聲稱如不開門，就放火燒屋子。我正預備出去回說，人不在家，那知聲音太大，與大奶奶房間相近，他聽見出來，問了底細，知道大郎人在家，此時關得不得了，在那裏揪住小玉，打外面的人，又要放火，請大郎趕快出來罷，若再遲，就要出大事了。」皓

月聽得清楚，也顧不得巧雲一人在內，趕忙說道：「我去就來，拿了一盞錫燭台，匆匆的跑去，開了腰門，內有個女媽道：『大奶奶那裏慢點，還不礙事，惟最華家的人多，將他退走方好，不然，放起火來，那不是要的。』皓月也無主意，急急的到了門房，果然聽外面人聲喧嚷，都道：『叫陳皓月出來，把這廝打死，清天白日，把人家姬妾，騙在家內，難道沒有王法？』我們是縣裏差來的，華公子在我們太爺那裏要人罷！所有那個王登，已經打過，收起禁來，早點出來，還好商議，若是不睬，我們就不管了，讓華家請來的打手，放火燒屋，那時看他在何處躲藏。』皓月在門房裏，聽得真切，好像外面這人，聲音甚熟，輕輕的開了屏門，在大門繞內一瞧，果見燈籠火把，擠滿門前，再把說話的那人一望，不是別人，正是縣門口的，步快頭龍旺，心下喜道：「這人是我熟人，把他放進來，請他調楚纔好。」欲又開門，又怕衆人擁了進來，抵當不住，想了一會，自己不能出面，叫看門的老李取了一扇梯子，招呼他在簷口放下，令他慢慢上去，向龍旺說道：「頭翁，你們半夜前來甚事，與我家大郎，也是相好的朋友，你說他把華家姬妾，搶騙家來，這事無憑無據，他今日早間，到銀號內算帳，此時還未回來，半夜三更，誰敢開門，請你們進來。在我看來，明早有甚話說，你頭翁一人來，或者有個商議，你可知道，那時真是真假是假，果有此事，他也跑不上天去。我因你與大郎是熟人，故同你說真話，你想想看罷。」龍旺見李老說了這番話，知道是教他着衆人回去，明日來謝他的話，當下會意向李老道：「不是我們不做人情，只因華昌催的太緊，你說大郎不在家，諒來不是假的，我們此刻，再到銀號內問問看，是怎樣說法，就要與大衆回去。不知華家打手，可信龍旺的話，且看下同分解。」

## 第六回 出公差家人報信 懼內眷妻小爭風

話說龍旺見李老對他說了這番話，心下明白，向中人道：「與這老頭子說話不行，他既說是陳大郎未曾來

家。好在他銀號不遠，我們到那裏找一找，也可打聽信息，究竟可有這事。」那個姓胡的說：「他將陳巧雲帶回來，也不能信以爲真。我看陳大郎也未必如此，你們雖受華公子指使，到了那時節，鬧起事來，也就推辭不去，各人要認罪的，不如打聽真了，再來不遲。他有個家在這裏，一時諒搬不走。」衆打手聽見龍旺這番話，也甚有理，心下想道：「我們不過拿華家幾兩銀子，代他出氣，若真闖了禍，彼時華公子也顧不得許多，我們何必認真，倒是跟龍步快走的好。」當下衆人也就順着龍旺的說道：「你老說得極是，我們此刻就到銀號訪問，若真有此事，再來不遲。」復向李老道：「你告訴那小陳，他既做這毒事，總叫他人財兩空便了，此刻先放他一着，他若曉事，趕快將人送出，免得我們再來。」說着一聲喧嚷，飛奔而去。你道這班人從何處來的，自王登將巧雲搶去，陳皓月諷了華昌幾句，華昌不敢爭論，總以爲王登是個無賴人，雖搶去，只要到縣裏說一聲，就可將他捉來重辦的。故此上轎進城而去。這裏胡駿夫在後面，看得親切，見陳大郎笑話過華昌，王登就將巧雲納在他轎內，隨後打發衆妓女回去。那皓月王登兩人，押着巧雲的轎子，飛奔而走。他就與華昌的家人，忙忙的進城，將坐船與那兩隻遊船，繫在碼頭上，匆匆的到華昌家內，告知他這話。華昌氣得暴跳如雷，罵道：「小陳，你這混賬忘八，我與你總是朋友，就是瞞着你，辦了這人，也不該下此毒手，在人衆面前，出我的醜，我難道就罷休不成。」胡駿夫見他這話有因，連忙問道：「這姓陳的究是何人，同公子如此仇隙？」華昌就把在蘇州買巧雲瞞着陳皓月的話，說了一遍。胡駿夫方纔明白，說：「既有這段情節，此人必定辦去了，這巧雲本不是個好人，十三四歲，就不正經，我看這人去了也罷，現在既被他搶去，世上美貌的很多，何必爲一個姬妾惱了朋友，而且嫖賭上，總不免傷德，在我看，省煩惱由他去罷。」華昌聽他這話，格外急道：「你老不知底細，這一個女子事小，在碼頭上幹下這事，人人知道，若不辦回來，我這數十萬的家財，皆要爲人欺盡了，豈欲在此行商麼？」說着匆匆的上轎，望江都縣而去。他本是個貴介公子，又在本處行鹽，地方官衙門，是出入慣的，到了縣內，執帖上見是華昌，趕緊回明本



官立刻請見華昌，下轎進去，彼此行禮已畢，向縣官說道：「小弟此處不能居住了，先君離任，尚無多年，就被這班無賴欺負，若再久居在此，豈不要氣煞小弟。」縣官見他，說這不倫不類的話，連忙問道：「老兄有何事故，這般動怒，但告知本縣，無不重重究辦。」說着就叫外面伺候，預備出差提人。華昌見縣官如此，就把遊船看龍舟搶標肇禍，以及陳皓月將陳巧雲搶騙去的話，說了一遍。縣官當時想道：「這事有陳大郎在內，叫我怎麼辦法？他與我平時，也有往來，他的家財，也不減華昌，現在既請我辦，只好虛張聲勢，先把王登提來，枷打一頓，在他身上要人，好讓他到陳家去說，豈不是兩面俱到。」縣官想定主意，當下向華昌道：「老兄這樣聲勢，竟有如此事情，地方還能安靜麼？本縣立刻升堂，老兄權在此少坐，稍停再來。」隨即俱了衣冠，升坐堂上，將值日差傳來，傳了火籤，去提王登。那知王登就住在衙門左近，龍旺領了簽票，不多一會，就將他提來。縣官問了幾句，取了刑籤，打了數十刑杖，着他前去交人。誰知王登十分刁頑，心想縣官與陳皓月往來，不肯徑行提他，故意叫他前去，心下想道：「我何不如此，咬住皓月，再弄他幾百銀子，也好多用些日子，不然吃了苦，還不見錢呢。」當即在堂上回道：「小人這事，是不敢做的，只因陳大郎再三指使，故而動手，現在人是在他家內，就是小人去，也要不回來，還請大老爺，差役前去，將他提來，在堂上對質，他纔抵賴不住，不然就將小人打死，也是無益。」縣官見如此說法，正要代皓月說話，旁邊華昌的家人，走上來回道：「王登的言語，皆是實情，求老爺去提皓月，方是正理。」縣官被這人問住，知道華昌又在裏面，一時支吾不來，只得用了個傳簽，說王登當堂報供，是否屬實，着陳皓月當堂對質，然後把王登收禁起來，方纔退堂。華昌見他已去提人，當着他實心辦事，恐另有別事，不便久坐，也便告辭出來。誰知他家人將簽上的話，告訴於他，說縣官有心袒護陳皓月。華昌聽了，怒道：「我是個華貴公子，他是個微賤小民，難道這點情面不看，他既無心提他，人就要不回來麼？鬧出事來，看他怎樣說法。」到了家中，傳集打手，叫他們與龍旺同去，若皓月藏躲不見，就燒他家房屋。故此衆人到了陳家，如此恐嚇。此時龍旺因李老招呼，與

衆人分頭散去，假意到銀號內問了一問，然後來到華家。說陳大郎不在家中，須等明日方能訪出。華昌見衆打手也如此說法，雖然急燥，也是無法，只好等到天明，再到府裏返案，我且將他攔住。再說陳大郎見龍旺走後，方才放心，以便到正宅內安排妻子。正返身前去，早聽小王大哭出來，碰着皓月也不顧廉恥二字，揪着衣服，望下一睡道：「這事也不關我事。一不是我帶來，二不是我引進，總是你不成器，見一個愛一個，從前我被你誘上了，被這夜叉打得罵得要死，到了今日，腰尙疼痛。今日是你自己代來的人，我伏侍一陣，不落你的好，被你的言語不算，爲什麼你那母老虎，加罪在我身上，這個日子，不要過了。不如撞死你面前，你橫豎有錢償命。」哭着滿地亂滾，鬧個不休。皓月見小王這樣，又恨又可憐，他兩隻眼睛，直視默望，又發不出句話來。鬧了半晌，方纔敷衍道：「起來，你總看我的面上，莫與這夜叉作氣，我遲早總要代你們出頭的，我就此刻前去，打他個半死，以後方不敢放肆呢？」小王聽他這話，仍是不肯放手，哭道：「我不信，你見他如鬼一般，還要打他，你倒讓我撞死的好，免得你大奶奶打二奶奶嫌，不得人過好日子。」正鬧之間，不提防皓月的妻子范氏聽見，只聽蒼叮噓，大廳上的花瓶，飛到天井地下，打得粉碎。接着楊妃楊子，又摔了出來，一個影子一幌，如蝴蝶穿花彷彿，到了皓月跟前，抓住他的頭髮，望下一墜，哭啼啼的罵道：「你這傷心的賊！我那件事不如人，被這小娼婦罵，你瞞的我好，幹出這件事來，司這小賤婦做的事還不夠，又在外面搶騙人家來，還要罵我是夜叉，要打我，給我出頭，既這樣嫌我，爲什麼娶我家來，你既說得出，我就做得到，同你拚了，省得人家來放火，又來提人，叫我活活氣死。」說着三人扭在一堆，滾在一處，把個皓月，擱在其中，真左右爲難，知道自己的不是，說話又大意了，他兩人鬧了出來，到了此時，也顧不得丟醜，只得高聲哀求，滿望有人來排解，那知前面的家人，無一人不懼怕這范氏，皆不敢上前插話。不知他三人如何解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陪小心丈夫屈膝 定奸計奴婢談心

話說陳皓月與范氏三人睡在地下，鬧了半夜，家人們無一人敢上來插言。范氏鬧得興起，就將皓月與小王的頭髮團結一處，嘴裏哭道：「你兩人既好，要擺佈我，離開來不順便，待你們做個結髮夫妻，莫要像我，有名無實，爲人指前罵後的，說個不了。」接着將頭，又對着皓月肚皮上亂撞，兩隻脚在小王身上亂踢。約有兩個時辰，方才漸漸分手。皓月見他性子過去，也就慢慢均起來，在地下坐着。向范氏道：「你打也打過，氣也氣過了，千萬的事件，總是我不是，並非我袒護小王，你可起來，歇一歇，半夜三更的，受了露水，得起病來，我更是罪上加罪。」范氏見他說這話，劈面一口淬復行哭道：「你這薄情的溫賊，你可憐我，倒不做這事，現在鬧開花了，又來甘言蜜語的騙人，我得病倒趁你的心，你隨我受涼去，你若捨不得他，就打我一頓，好讓他起來。」皓月見他這樣滿肚噁氣的，只是不敢再說，仍是坐在旁邊，陪他的小心，從此以後，再不這樣了，不但把搶來的人送回去，連小王再不敢兜搭，當時就千奶奶萬奶奶，喊個不清。此時些家人僕婦，見范氏已有回轉的意思，忙乘機上來勸道：「是大郎不好，家中有這樣的一位嫂子，還不心滿意足，仍要偷雞摸狗的，越過越沒有規矩，把人帶進門來，這事如何行得，你看大奶奶，那一件代你壞了，你這樣薄情胡說，怎怪大奶奶動怒，還不快點起來，扶大奶奶進去，當真讓他受涼麼？有這一位大奶奶不打緊，我看你再找第二個，也就難了，就是小王他被你誘上手，大娘曉得，自然打罵他，他也是無辜受累，禍從根上起，總是你的不是。」皓月見這個女婢說了這番話，曉得是順范氏的性情，乘勢站起身來，代他揩了眼淚，說道：「我同你進去罷，從此改過了，現在已經過意不去，總怪我一時糊塗，做這錯事，你切莫再傷心罷。」范氏見他這可憐樣子，知道自己鬧了一會，究竟是個夫妻，也就回轉心來，又怕他仍不改過，若就進去，反被他識破，後來更無忌憚，說道：「你要進去就進去，我今日做夜叉，倒去看看你那美人，究竟是什麼天仙！皓月一聽，如失去神魂一般，深怕鬧得這裏未了，又去引動巧雲，趕忙的苦苦的哀求，說道：「你現在已經作氣，若到那裏見着他，格外氣惱，那時教我，怎對得起你，你可再饒我這次，明日定然送他去便了。」

「那些女婢，見了這樣，也就勸解了一番，你攙我扶的，將范氏請了起來，送進裏面。這裏小兒見衆人，皆結奶，自己無人理會，格外的傷心，雖不敢再開口，只不住在地下痛哭。皓月見范氏進去，又趕忙下來，低低說道：「我此刻心已碎了，這個潑婦的皮氣，你曉得的，總歸我待你不錯，將後我自處置，你可起來，到那邊去罷，我是要進去的了。」說着把小兒拖起來，匆匆的跑進上房，又在范氏面前，問長問短。范氏還裝腔做勢的不依。皓月沒法，只得跪下認錯，范氏方算氣平，整整的鬧到四更，夫妻二人，方才安眠。可見得爲人，不可貪色，你看這陳皓月，就因一個色字，朋友傷了和氣，妻小見了，弄得自己，裏外不是，到了明日，被他母親曉得，差人來要人，小兒又吵鬧，到末了，巧雲仍是不得終局，只是何苦！我看世上人，總以不貪色爲是閒話，少敘。再說小兒見皓月拖他起來，知道他已過意不去，而且不是他打罵自己的，也就不便再說。一人揩了淚痕，不敢望正宅裏去，拿了一個燈台，來到巧雲那邊，疑惑巧雲尚未睡覺，那知走到裏面，靜悄悄的心，下甚是駭怕。難道巧雲睡着不成，到了裏面，舉燈一望，只見巧雲坐在床上，見小兒進來，連忙說道：「你們大奶奶，寬宏大度，果然名不虛傳，我打量你家的大奶奶，真是有情有義的，原來是這種人物，倒怪我沒眼睛，受了他的騙，雖然這樣，明日我倒不怕，偏要見見這位奶奶，好在差人來，是要他的丈夫，搶騙人家的妻妾，他爲何不先出首，可見得他夫妻同謀，到了堂上，看他能再這般潑辣。」小兒見他這番話，如斬釘削鐵一般，知道不是個嫩口，心中已恨極了。范氏見巧雲如此說法，也是正合己意，到了面前說道：「我的二奶奶，可見你是明白人，不比我們在他家吃飯，受他削制的，你果這樣辦法，不但我們感激你，就是我們大郎，也甚情願，只是恨他管得太緊，在他面前，連話都不許大郎同我們說的。你看惡不可惡？」巧雲聽了，笑道：「先前你也會說兩句，爲何被他打，沒話說呢？在我看來，你也有這樣品貌，何必一定要在此處，若把我作人，包管你受用不了。」小兒本是沒志氣的了，聽巧雲說了這番話，又知道他從蘇州來的，必有一個好去處，趕忙向前說道：「你這樣教人，怎當受得起，誰敢把你不作人，若是那個夜叉，像二奶奶

這樣爲人，我們再苦些，也是心服的。現在他手裏過活，真是內心不服，你有主意，可告訴我，也好有些望想，就是赴湯蹈火，皆是去的。」巧雲見他已有去志，復又激道：「你這人好不懂事，你同他過了許多年，也不想走，我不過是句閒言，你就信以爲實，我主意倒有，就是被你騙套不去，不得讓你在大奶奶面前討好。」小王被巧雲這一激，真是急燥萬分，忙發誓道：「你莫這樣多心，如我說謊騙你，隨後比這樣吃苦，更加十倍！」說着哭下來。巧雲到了此刻，方才說道：「你既拿定主意，我就明對你說罷。我明日是定要走的，大郎來時，我自有一番話說，諒他斷不敢不依我，那時節你做個內應，如此如此辦法。等到夠了你我的數，兩人同逃，蘇州做個大大的老板，豈不是一世的快活，好在李府的公子，我又認識，那時節只要他肯庇護，有誰敢鬧。」小王聽他一番話，真是喜出望外，當時又把陳家的產業，一五一十告訴了巧雲，兩人商議了一夜。到了五更光景，方才一牀上睡着。等到醒來，已是辰牌以後，那時范氏也與皓月睡至午正，方纔起來梳洗已畢，早有看門的老者進來報信，說：「步快龍旺已來了半會，專等大郎回來，若不出去，那班打手前來，就不便說話了。」皓月正要起身，被范氏一把抓住道：「你往那裏去？他既是差人提的是你，你此時出去，設若打手全擁進來，那時誰來顧你？」遂向看門的說道：「你去把龍頭翁請進來，在書房內坐下，大郎就出來了。」家人答應出去。范氏向皓月道：「我恨不得此刻，把你送了出去，讓你衆人先打一頓，然後到官吃苦，只是我不忍做這毒事，你把主意想定了，那個搶來的人，究竟怎樣，先想好法子，也好與差人說話。」陳大郎曉得范氏要叫巧雲走，心下十分難得，當了他面，又說不出來，只得帶笑道：「你何必問我，我是沒主意的人，你怎樣說，我還敢不依。」范氏冷笑道：「看你着人疼的話，還要把人藏煞呢！怕的嘴甜心苦，我說出來，要恨個窟窿。」皓月道：「你偏嘔人，到底是何主意，人家在此等着，也要出去會話，好奶奶，你快說罷。」不知范氏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大夫人室內傳供 老母親庭前教訓

却說陳大郎催促范氏大娘，將會龍旺的主意，告訴與他。范氏道：「只要狠狠心腸，不要三心兩意的，這句話方可說得，惟恐你沒有良心，我雖有主意，你捨不得那個美人，縱然在此依我，到了書房就變卦了。」皓月見他還是不說，急得頓足道：「好祖宗，你莫要作耍了，倒說聽你怎樣，我再私幹別事，後來就沒臉見你，你再不說，我真要急煞了。」范氏見他真急，復又笑道：「這話是你說的，倘若再有別事，莫怪我作話說，那時要想見我的面，也未必能夠了。我今代你記着，好好的，一個男子，不習正做出來事，又不會了結，看你何苦？你不是同華昌是朋友麼？」皓月聽了這句，甚不耐煩，又作急道：「你還是這樣說，從前是男子來往朋友，現在把他的愛妾搶騙來，就不成朋友了。」范氏笑道：「虧你也說得出口，豈有朋友這樣的道理，你等我說完了，再開口，你作急，我就不說。」皓月到了此刻，也是無法，只得說道：「不開口，不開口，你快說罷。」范氏道：「你既同他是朋友，就在這兩字上，借題說項，說：『昨日在碼頭上，碰見之後，見王登將他巧雲搶去，料定華昌必定要去搶回，故而與他說了幾句頑話，不料他進城之後，許久不來，我在那裏細問情由，方知爲搶標的事情，我不知道便罷，既然知道，不能見朋友的妾，被人搶去，不問之理。那時要與王登爭鬥，又無這樣膂力，不得已着人送他五百兩銀子，將他贖回，打算即日就要送去的。只因王登跟在後面，所以暫將他接回家來。現在華昌在縣裏要人，他不知道，這樣情節，聽王登一面之詞，所以縣太爺動怒提人頭，翁先請回去，我即將人送往華家，然後到縣裏見太爺，說明原故，就知道了。』如此說法，豈不是三面好看。不過一層，那個什麼美人，不知你可沾染沒有？如下過水的，還是要你去與他說明，把他點好處，叫他回去，莫要說起方好。只是我多話，你如捨不得，或者另有妙法，亦未可知。」皓月聽了，他這番話，實在心裏佩服，笑嘻嘻的道：「我依我，我依你，先去會了龍旺，再與巧雲商議，看是如何再來回覆。」說着穿好衣服，匆匆的到了書房，龍旺看見他出來，趕忙起身讓道：「大郎連日很忙呀，昨晚皆未曾回府，想必如意很了，今日什麼時候回來的？」皓月見他說如意二字，明知是暗暗指巧雲的事件，乃答道：「頭翁來的極好，

就請你代我去一趟，大家皆爲朋友的事，說出來也該知道。這人就是那鹽院的公子，華昌昨日在城外看龍舟爲搶標，與無賴王登口角，後來竟敢把華公子愛妾，陳巧雲搶去，却巧我亦出城，見了這事，可能不問麼？說着就將范氏教傳他的話，學說了一番。龍旺心下笑道：「你這話來哄誰，誰不知道，你是色中餓鬼，你不買囑，我要想用這話來搪塞，也是白話。」當時說道：「大郎雖是這般說，可恨王登在堂上，咬得太緊，敢稱是你的指使，因我們太爺代你辯白，他一定矢口不移，要大郎到堂對質。那個華公子，大郎也曉得，可是好說話的麼？一遍二追，在衙門內，要人聽訊，幸而還是大郎，與我們太爺有些面子，故此下了個傳簽，昨晚華家又帶打手回來，不是我們賣情的話，因爲是大郎這裏，方肯報効，若是別人家，昨日晚間，就不得過去，難道大門關住，就不能衝門進來麼？關到十二分地步，我們是差遣來的，公事公辦，而且有真憑實據，人藏在家內，還從那裏抵賴！總因是大郎的事，隨後總有事遇，而况大郎有這家道，爲人又不鄙吝，何必過爲認真，所以甯可自己身上，就的事情，尊府的門公一聽招呼，我們就借話，打發衆打手走了。今日大郎說這番話，實實我們雖不敢說，倒是大郎到堂上去一會，與王登對質明了，免得這搶騙的名聲不好聽，就是我們爲大郎用的這番心，也才曉得。」皓月聽他這番話，知道他的用意，忙說道：「頭翁的美意，我總知道，好在你我辦過事的，我的爲人也該知道。此刻先請你回去，午後我們在銀號會便了。但華昌既如此疑心，我想會一會你們太爺，說明這情節，彼此方可釋疑。就是王登雖是無賴，爲龍舟肇事，既打過他，也要釋放的。請你回衙之後，再到華公子那裏走一會，先申明這情由，好讓他放心，足見我是顧的朋友，不是爲那邪淫的事。」龍旺見皓月已經心照，料想錢少不了，也就說道：「大郎是個明白人，豈能做出非禮的事來！不過爲朋友起見，可恨這王登，滿口亂供，既然說明，我就先回去，稟復太爺，再請太爺，在華公子面前，解說解說，也就無事的。午後待到華家去後，在寶莊等大郎便了。」說完起身辭去。皓月見龍旺已走，忙進內告知范氏。范氏道：「官話好說，私情難言，你且到那邊，與你的美人談談去，這事我却不管。」皓月心

中正不放心，巧雲知道昨夜的事，他總該曉得，不知現在如何蹊徑。而且小王受了一肚子悶氣，到那邊去，也不知怎樣難得范氏教他前去，正中下懷，笑嘻嘻的說道：「你不要推諉，弄得不好，也是要來請教的。」正要起身，那知皓月的母親，得着這信，走了過來，氣狠狠的，望着皓月罵道：「你這畜生，做得好事，半夜三更，惹動人家來放火，鬧出這樣大事，還瞞得我緊緊的。我說昨日夜間，那裏有人哭鬧，總疑惑你們夫妻拌嘴。我這般大年，紀有事無事，不鬧到我面前，我也不問了。那知你越過越膽大，雞蛋大石頭碰起來了。華昌雖與你相好，他究竟是個官宦人家的子弟，總有官官相護。你的祖父父親，好容易掙下這點產業，你不想好好的守住，膽敢把華昌的妾，騙回家來，鬧得經官動府，差人上門，打手燒屋，我不能因你，爲這個賤貨，沖我的家。你聽聽看，人在那邊，把鬧着呢？你不把這事了結，我就與你善開交，出去居住，讓你一人的胡鬧去。」說着又哼哼的，提了個拐杖，要來打皓月。皓月見他母親曉得，知道這事不了，趕忙將他母親扶坐下去，說道：「這是那個王登胡說，華昌聽了他話，故這樣鬧法，適才龍旺來已說明了，你老不必作氣，我實在沒有此事的。」隨即又將范氏教他，對龍旺的話，謊對他母親說了一遍。他母親格外氣道：「你這畜生，還哄我，人家在我屋裏，鬧了半會，你還做夢呢，我不與你辯嘴，你到我屋裏去看看，究竟是誰人在那裏？」皓月這一聽，方才曉得巧雲鬧到他母親面前，當時急得無法，想來想去，惟有仍請范氏前去。當下范氏見婆婆，說了這番話，也就插言道：「平日人家皆說我不賢，專行醋勁，不能敬重丈夫，殊不知我是爲的大局，怕在外面，三朋四友，鬧出禍來，現在不出我所料，弄得神人不安，婆婆從此也該曉得了，不是我管着丈夫罷。現在人在家內吵鬧，欲要不管，將後又是我不好，你們究竟怎樣說？不是延挨的事。」皓月見范氏要去說話，到此地步，也顧不得巧雲，只得橫着心，說道：「好奶奶，你不看我面，還看婆婆這般年紀，我真是發不出話來，仍是你去的，或可幾句話，將他哄嚇住了，只要送出大門，就可無事。」范氏此時也推辭不去，而且平時，皓月的母親，總說他欺皓月，現在出了這時，故意的放出手段，在婆婆面前，顯點作爲，讓他



信服隨後皓月有了外腳管束他方無閑話聽得丈夫喚他前去登時說道：「好事皆是你壞事臨我身我不是站脚步的話說得下來是你們的局運我雖壞個惡名也還值得說不下來你既會幹這事仍是你來。」說着起身攙了皓月的母親慢慢的走到前進早見巧雲蓬頭垢面坐在上面見范氏到來現出一番利口不知范氏如何對答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逞雌威大張利口 受蠱惑送別情人

話說范氏同皓月母親來到前面早見巧雲蓬頭垢面坐在上面見范氏進來也不起身劈面問道：「這位可是大奶奶麼？自古的道：『家有賢妻，男人不遭橫事。』不是大奶奶同謀，他也不敢如此，我雖爲人的側室，自到華家去，從無一些斑點，他仗着有錢，不怕禍，清天白日的，搶騙人家妻妾，教我無面回家。你大奶奶是明白人，比如遭了的搶騙，壞了名節，你怎樣說法，請你代我出個主意，出條生路。」范氏此來，本想以正太太的聲勢，挾制他一番，說他不應勾引皓月，背夫逃走，那知還未開口，先被巧雲封住口，只得借着他的話冷笑道：「你這派話前來嚇誰，你說我家大郎，壞了你的名節，眼長在你身上，昨日在轎內，爲什麼不開口，進門來的時節，怎麼肯下轎，難道街上無人走路，封了你的嘴，不許你喊叫，即便被王登納在轎內，一時恐嚇着，不敢聲張，是好的進來時，也不上他的當，現在要想撒潑，誰能受你，誰不知道你是一個有名的脚色，在蘇州勾引得人家傾家蕩產，在我看來，顧點臉面，不要起風波，我大奶奶還可開點恩，打頂轎子送你回去。若是拿這話嚇人，誰未見官，錢是我家的，難道怕事不成？」巧雲見他也是一張利口，不大動風波，不得下台，登時站起身來，揪住范氏口裏罵道：「你這賤貨，說誰撒潑，你的丈夫搶騙人，在你家裏頭，也不隔千山萬水，爲什麼昨日不出來，現在見鬧開花了，又教他丈夫的主意，叫他做好人，自己出來裝腔做勢的，你把我當做小王，真是做夢了！爽信同你說，你說我勾

引他，我就勾引他，要想打發我走，那是白話，能來還不能去，你既不同謀，爲何又教傳他的話，打量我不知道麼？來挾制我，主意打錯了，要走一起走，在大堂上分個明白。」說着揪住范氏的頭髮，往外就走。那范氏究竟不是潑慣的人，到了此時，被他一陣喊鬧，及而無話辯詰，接着又被他拖着同走，設若揭揚出去，總是丈夫的不是。皓月的母親，見了這樣，也顧不得自己年老，只得扶着拐杖，吁吁的上來說道：「你們兩個，權且丟手，巧姑娘雖然作鬧，也要說個明白，就是我兒子不好，不關我媳婦的事，我叫小兒子來，有話你再說。」巧雲聽見這話，正合自己的用意，接着又說道：「不是我不顧臉面，你的媳婦太欺人了，我又不是你兒子的側室，拿着大太太模樣嚇人，他既說得到，我就做得到，要我丟手容易，叫你兒子出來，我就放鬆了。」范氏心下着急，曉得丈夫不能出來，無如自己被拖住，不得脫身，只好聽他們去喊皓月，過了此刻，再想主意。那些家人女僕，也就着急，見老太太叫喊大郎，遂即兩三個人，飛奔前去，到了皓月那裏，就將巧雲的話，說了一遍。催促道：「大郎忙些去罷，再遲更鬧得緊了。」皓月聽見范氏喫苦，深怕鬧出大事，也就急忙忙的跑了過去。巧雲見他出來，丟了范氏，來奔皓月。皓月趕忙說道：「不要動手，你既要去，同你去便了，不關別人的事。」說着也就走進裏面，抓住巧雲的手。范氏還怕再來奔他，得着空起身就走。皓月的母親，怕范氏短見，也就跟着前去。這裏巧雲見他們已走，抓着皓月大哭起來，說道：「我當你真是個多情的男子，說的話不是虛言，方才依你的，那知你是狼心狗肺，昨日頭一天到你家，你就被那大老婆，鬧個通夜，還說他寬洪大量，不與我們爭論，你快樂過了，全不問我的事了，搶騙是你，現在送我回去，也是你，難道我隨來隨去的麼？我既被你佔了，就是你的人，除非你同我去，不然，我是沒臉見華昌的。」說着在皓月身邊，哭個不了。先前皓月疑惑他是真鬧，現在聽說這話，是不肯去的意思，心中又捨不得起來。向他說道：「你不能恨我，總因華昌追得太緊，不得已纔這樣做法，我巴不得你不走，無如昨日夜間開花，被他曉得，教我怎麼兼顧，就是我說謊騙你，也是想你安心在此，別無什麼壞意，現在內外夾攻，你不走是不得了，

總怪我沒福，你如可憐我，此刻到華家，就不必提起昨日的事。你既曉得對龍旺說的話，你就那樣說法，兩下皆好看，隨後有機，再來接你，你要什麼，我總與你是了。」巧雲聽見他這樣說法，巴不得如此方好，本來昨夜和小王商議定的，也就哭道：「狠心人，總是你們男子家，請我上路，還要代你蓋遮，這不是倒運麼？你看怎樣，也是無法，你捨得我，我倒不捨得你，我錢是不要的，只恨你那惡老婆，說人撒潑，恨起來就與你拼了這命才好。叫我走，倒行得，但有一句話，不知你敢行不敢行？」皓月見他答應前去，已是喜出望外，忙道：「你有話只管說，我再不肯行，是真無良心了。」巧雲道：「我此時回轉華家，他必有一番疑惑，就是照你的說話，不到那時節，不得相信。你那大老婆雖惡，我還要代他做面子，說他怎樣照應我，方才像個樣子，我看那個小王還好，這一來不知那一天，纔能見你的面，你可叫小王常到我那裏去，就說是大奶奶不放心，着他去看我的，你有什麼話，可告訴我，我有什麼話，也可着他告訴你。若是有機會，你就到我那裏去，也順便問你看如何？」這番溫柔，把個陳皓月迷的如鬼一般，比老君發令，還要靈驗。說一句，答應一句，等巧雲說完，皓月早滴下幾點淚來，向他說道：「你的話，我曉得了，能夠這樣更妙，就這樣說法，你切莫一人愁苦，午後你就回去，兩三日，包你小王前去，你這管放心，昨日鬧了半夜，今日又哭了這一會了，此時到是收拾收拾，莫要被外人看破，我到那邊去回下信，還要到縣裏去，方可無事呢？」巧雲道：「我方纔說的話，你大老婆面前，再不能說起了，他如問我怎肯回去的，你就說我先前害怕回去，華家不答應，隨後你告訴我，請縣裏排解，方才放心，叫小王去的話，能說就說，不要再累我了。」皓月連連答應，轉身到了范氏那裏，他母親問道：「現在怎樣說了？」皓月不敢說原話，只得作話回道：「他走是肯走的了，鬧了這一回，不個想幾個錢，這總是兒子不成器，做了這樣的事，現已允給他二百銀子，明日着小王送了他，此時回去，仍是照着媳婦的話說，他還怕華昌疑心，要小王常去走走，說奶奶代他好，不放心，着人去看着的道理。」范氏聽說，巧雲要銀子，却像這班人的口吻，也就相信不疑，對皓月道：「銀子是小事，就給他二百兩，只

要無後患，也不要緊，倒是縣裏要去一會，縣太爺用的傳單，可見得是看情面了的，也要打個招呼，還要請他了案呢。」皓月道：「我就要去的。」說着具了衣冠，來到縣內，却巧華昌也在那裏，縣官見他的名帖進來，連忙說：「請。」當時龍旺回來，早將皓月的話說過，隨即就把華昌請到署內，勸解一番，華昌本是個執袴子弟，只要有面子，人回來也就無話說。此刻皓月見請到了裏面，縣官首先起身，哈哈笑道：「小弟正要着人奉請，實不怪華兄動怒，總因這王登太無王法，你老兄的美意，已轉達過了，華兄也是感激。但不知會原壁歸趙呢？」皓月見縣官如此說法，又見華昌並無怒容，知道是話達到了，故意笑道：「原壁却是原壁，就是這搶騙二字難當，必須在父台前，辨明白了，方能歸趙呢。」縣官道：「陳兄也不必多心了，既說明白，何必再提，我代華兄認罪罷。」華昌此時，也不便多說，只得向皓月道：「你我總是至好，買這人的時節，你曉得的，此刻雖是你好意，叫我怎能不急，你昨日先送一信與我，也不致如此了。」說着三人又笑了一會，皓月着帶來家人回去，打發巧雲回家。不知巧雲又做出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 俏佳人信口開河

### 無賴子造言生事

話說陳皓月在縣內，着人家去送巧雲回去，那人答應去後，這裏華昌說道：「這事皆是王登，這無賴肇的禍，老父台非重辦不可，地方上有此等樣人，小民還能安靜麼？」縣官見他二人無事，也就省事無事，說道：「本縣昨日已將他重責百板，收禁管押，現在人已送回，後日堂期，將他枷號示衆便了。」華昌聽了這話，向皓月笑道：「不情之處，尚望海涵，明日我們再聚罷。」於是兩人起身告辭，縣官送出不提。皓月到銀號內，給發龍旺去了。再說華昌到了家中，專等巧雲回來，過了一回，不見到來，當即着了一人，到陳家去接，還未起身，早聽外面高喊進來說：「姨奶奶回來了。」華昌一聽這話，如獲至寶一般，趕忙跑出院落，只見巧雲換了一身衣服，上面穿着一

件湖綠，洒花杭綢褂子，翡色洋縐的百結裙，代着一支夏蘭，前面扶着一支夏蘭，前面扶着一支夏蘭，慢慢的走了過來。才望見華昌先笑道：「我們久違了，你可渴想麼？」華昌見了這樣，已是笑容可掬，那裏還疑惑別事，忙道：「你這般開心，我昨日一夜，皆未曾睡，不知道你究竟怎樣？你既在他家，也該送個信我，真令我吊去魂一般，深怕你被……」一句未說完，見胡駿夫與那個送來的大娘，在面前，趕忙忍住，說道：「深恐你離不得家，在人家不便。」胡駿夫知道他的意思，也就代他遮掩道：「這是你太煩心，我不知道陳大郎，是這樣人，早知如此好，莫說昨日一天，就在那裏過幾天，也是朋友們的常事。」巧雲見他兩人如此說法，心下忍不住好笑，說道：「你雖不放心我，就冤屈的人家太很，出了五百兩銀子，還就不美的名。半夜三更，鬧到人家去，他家大奶奶告訴我，把我都無味極了。那知他家大奶奶，是極好的人，看我昨日受了驚，趕忙代我換了衣服，問長問短，談了一夜。後來他家老太太喜歡我，硬叫我同他困去，誰知上床還未睡着，你們這裏就鬧過去了，這不是要好不見好？獨巧陳大郎將銀子與王登之後，就有人請他去說話，一夜未曾來回，那時他如在家，我昨日夜裏，就可以回家，免得你們今早，又多出許多話說了。我只恨那王登如強盜一般，夾着我就跑，我嚇就嚇壞了，若不是陳大郎想這法，我準備不要這命，難道受他的囉唆不成？」巧雲這番話，說得千真萬真，把個華昌聽得，比什麼還舒伏，當作陳皓月真是個好人，不但全無疑惑，而且還感激非凡，說道：「照你這番說法，倒是我太鹵莽，但是一件，他用的這銀子，我是要還他，明日定然着人送去。」巧雲見他說還銀子，連忙道：「要等明日做什麼？難道家中連五百銀子，也沒有嗎？現在他家人在此，不把他帶去，這是何故？」原來帶來的那人，就是小王，因陳皓月在范氏面前說了許多話，那范氏也怕巧雲口是心非，回來說什麼不尷尬的話，落得順着他的意思，叫小王送他家來。外面做面子，骨裏是打聽消息的。却那知正落在巧雲計中。此刻華昌要還銀，他就向小王丟了個眼色。小王會意，假意說道：「公子也不必費事，這點銀子，算什麼事，用過就算了，還要還嗎？姨奶奶房間在那裏，轎內略有茶食點心，是

我們老太太同大奶奶，給姨奶奶吃的，仍教我見見這邊奶奶請安呢！」華昌道：「你是外來的人麼？怪不得不知我家的事，我家大奶奶早亡故了，你還代你主人說客氣話，你要到後面去，就同姨奶奶去罷。」說着，巧雲同小王來到後面，到了房中，又叮囑了一番，叫他將這銀兩帶回去，存在自己身邊，以爲後來應用。小王答應着，華昌已將銀子送了進來。小王告辭回去不提。且說王登被縣長打了一頓收禁，自華昌等去後，又將他提了出來，枷號示衆，他心裏實在嘔氣，一人想道：「這事明明是陳大郎指使的，我雖得幾百銀子，因他說如有官事，他自能打算，現在被華昌公子一鬧，他反脫乾淨身子，做好人，所有的罪名，全加在我身上，難道他有錢，我就無法想他？總有一日要開枷的，到了那天再說。」一人越想越嘔，半月以後，就容易釋放出來，他就寫了兩張黃紙帖子，一張帖在華家門首，一張帖在陳家銀號門上。上面寫的，皆是說陳大郎如何搶騙巧雲到家中，如何姦淫，華昌如何無用，情甘受辱，不敢反問的話，編成一大篇，貼在外面。次日兩處還未開門，街上的人已站滿了。你言我語，有的說：「華昌沒志氣。」有的說：「陳皓月奸毒的。」裏面聽見街上人聲喧嚷，出來一看，方知有這樣東西，趕忙揭下來，送與華昌看，請他到縣裏追辦。華昌不看猶可，這一看直氣得他，連話都難說，要想再與皓月爭論，是已過之事，欲想發作，無如巧雲心愛的人，實是捨不得。前後思想，全無主意。這日胡駿夫在旁，見他這樣，開口說道：「公子不必過氣，不如同我仍到蘇州遊玩幾時，讓讓這個風頭，然後回來，你看如何？」我到此間，已半月有餘，承你美意，留在府中，直至今日，鹽務細情，未曾說明，何妨連日談談，借此解悶，如高興同去，那時節見了我家夫人，當面說明，或者與公子合夥辦鹽，何必拘在揚州，作這氣悶。」華昌聽他說話，也甚有理，乃道：「去未嘗不可，只是家中無人，放心不下，要去須把家眷帶去才好，又怕外面議論，疑惑我聽見這話，無顏去見人，因此躊躇不決。」胡駿夫專以鹽務爲重，總想他同到蘇州，見着吳夫人，說明細情，就可撥款與辦的，見他此時，主見不定，復又說道：「你也太過慮了，此去到蘇州，不過八九天光景，就可回來，姑作耽擱十日，也不過二十天上下，難道家中

被人打劫不成，巧雲又不出去，你怕什麼？」華昌見他說得在理，也就答應說道：「同你去也好，若那地方有相巧的房屋，看定之後，再搬亦可。」兩人商議已定，擇了三日動身，隨即招呼原來的坐船，收拾回去。這裏華昌又將各處的帳目，計算了一天，交代管事的照應。次日與駿夫在城外遊玩了一天，然後回來，到巧雲房內，告訴他到蘇州去的話。此時巧雲久經得信，怕他去後疑心，故意說道：「你此刻不能前去，外面現在議論紛紛的，你去之後，格外的渾說了，你疑心又大，以後叫我，還難分辨呢？你果要去，帶我同去，不然仍在家中，住幾天再說。」華昌道：「我已經與胡老爺約定，怎能反悔，你說我疑心，我又未曾向你說什麼？現在帶你一同去，倒是弄假成真，外面只說我沒志氣，喫了暗虧，逃躲別處去呢！我後日是一定動身，到了蘇州，看有房屋，或者着人接你，也未可定，你在家安心居住便了。」巧雲見他如此，巴不得他立刻就走，才好與皓月敝舊，彼時也就不說什麼。次日一早，胡駿夫預先起來，收拾一會，着人將行李發下船，然後等華昌起身，到內室與巧雲說了幾句話，不過叫他靜坐家中，不必出去，以及到蘇州來信的話。巧雲也就叫胡駿夫帶信，爲吳夫人請安，又招呼廚房備了一席代他餞行。鬧到下午時光，華昌纔把自己動用物件，發下船去。這裏又招呼了巧雲許多說話，這纔上轎出城，到碼頭下轎，上了船，開望蘇州進發。此去又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孫猴頭貪財行騙 趙媒婆設計欺人

却說胡駿夫與華公子兩人，前往蘇州，在路不止一日，今日暫行不表。先表蘇州李天官府中，自從胡駿夫往揚州去後，所有一切的賬目，皆是吳夫人一人經理。李樂天每日攻書上學，不肯讓他管理外務，只因這日有個丫頭，名叫喜鳳，在後花園內，折石榴花，無意失足，落在金魚池內，適值無人看見，不到兩個時辰，就淹死了。到後來吳夫人得信，見他也救不活，只得好好的買了一具棺木，將他隨身衣服，盡行代他收殮，掩埋已畢，無如需人

應用，從前本同陳巧雲兩人，伏侍吳夫人的，巧雲退了出來，就落了喜鳳一個，現在喜鳳又死了，無人使喚，故吳夫人將那個趙媒婆喚來，教他看有好女孩子，約在十三四歲的，只要孩子伶俐，身價多些，也不要緊。這趙媒婆受了囑託，就各處的訪問，不是年歲太少，就是品貌太壞，揀了許多人，都不合式。那知當地有個騙子，姓孫，渾名叫孫猴頭，專門拐騙人家女子。這日在趙媒婆家頑耍，聽說李府上要買丫頭，心下想道：「這倒是個好財爻，我何不去尋找尋找，好像湯老兒家，有個女兒，若能弄得到手，倒有幾分拿得穩呢。」想着就站起身來，回到家中，吃過午飯，一人上了大街，約有半里多地，有個紙扎鋪子，到了門首，站着問道：「湯老兒在家麼？」裏面見有人問，忙答應出來道：「是誰找我？」說着兩人見面。孫猴頭說道：「巧極了，老兒在家呢，我怕會不見面，就錯了這機會。」老兒見他特地前來，不知有何事件，也就問道：「孫二爺，有何話說，請進來談談。」孫猴頭道：「只因我是個窮人，曉得窮人的苦楚，我看你從早至晚間，掙不到四五百文，現在有個機會，不知你行不行？」湯老兒問道：「有甚機會，請你說明，我們商議商議。」孫猴頭道：「我有個姑表弟，姓周，叫周春，在前面天官府內，管理田務，前日碰見他說：『府內需個做針線的女人，工價倒不論多少，却要這人聰明伶俐，人品不要討厭，約在三、十歲之裏，十三四歲之外的人，因他家夫人，只有一位公子，沒有小姐，要找這樣個人，代做針線，代陪伴夫人。』你可想這不是個好機會？到了那裏，如到天堂一般，我們熟人中，偏想不出這樣一個人來，見你家女兒，又體面，又是伶俐樣子，與在你手裏受苦，終久沒有個出頭日子，你一天老一天，照你這樣人家，就是配個女婿，也不過肩上肩下的人，能有什麼好人家？不但他的終身，就是你後來，也就有靠手。我是爲你實在苦惱，故送這信與你，如情願着女兒去，我就帶信，請我那個表弟說項，先多付點銀子，與你做本錢，開個別的店面，比這糊紙扎好了許多嗎？」湯老兒本是個窮人，聽孫猴頭說了這番錦上添花的話，當作活菩薩一樣，連忙的端了一張竹凳，請他坐下，說道：「孫二爺，你這話是真是假？」孫猴頭變色道：「你這老頭兒，該應是窮命，指你明路，你偏向



黑暗內走，我與你又未遇過事，幾時見我哄過人的，把你當作人，方才與你說，你不相信便罷了，那有工夫再與你談心，我還到別處去呢！」說着起身就走。此時湯老兒被他這番教訓，本是個老實人，想想自己的話，是說錯了，望着他正言端色的樣子，此刻反說不出一句話來。裏面湯老的老婆早已聽見，這番說話，心中也甚歡喜，忽見老頭兒被孫二爺一番教訓，知道他無言可對，趕着出來，喊道：「孫二爺，你站住，莫同這老糊塗說，他是窮極了，我有話來問你，你請坐下來。」孫猴頭本是假意做作，聽湯奶奶喊他，也就站住腳道：「你有何說話？」老婆子道：「你方才說這李府要人，還是先到他家，做兩天再定價，抑是他有人來看針線，然後再去？難得有此去處，我女兒是造化到了，諒你二爺做事不錯，就請你問問那個表弟，我們這裏等你信便了。」說着倒了一鍾茶來請他吃，又叫老頭兒買點心去。孫猴頭道：「你們不必費事，這樣客氣，倒像我為嘴來的，等到說成之後，請你姑娘代我做兩件針線，比請我還勝幾倍，你們既然願意，好在明日，我那表弟就回來，只要針線好，夫人看合式了，未有不成的，我還有別事，不久坐了。」說着告辭出來。不說湯家老夫妻，在家歡喜等信。單說孫猴頭出了湯老兒紙扎店，自己一人思想道：「人是有一個在此，話是說的這樣，如何得進門去。一面想着，走到趙媒婆家。向媒婆問道：『先前在你這裏聽說趙天官家夫人要買個丫頭，你可有人麼？』趙媒婆見他問，知道他有點意思，而且他們是一路上的人，皆是指東話西，無惡不作的，乃道：『有是有兩個在此，不是木鈍，就臉嘴難看，怕夫人不肯要，故未送去看，你問他則甚？』猴頭笑道：『我從那日在高翠華家出來，只因無錢，至今日未曾過去。聽說這兩日，狠有幾個闊少在內，我想尋找幾兩銀子，置幾件衣服，方好去混幾天，能遇一兩個嫩口，或者得點財交。』先前聽你們說這話，想了一會，倒有一人在此，就是費唇吞，適纔我已去過了，還可上路。」趙媒婆聽說也就笑道：「人說你是個猴子，這句話一些兒也不差，得着點引子，就覓了去，你既有一人，說來與我聽聽，不走我這道關過，也不能成功。」孫猴頭道：「我來是與你商議，如想打你偏手，也不同你說了，不是別人，就是前街那個湯

老兒的女兒，你看可用得嗎？」趙媒婆不等他說完，忙搖頭道：「不行不行，李府是買了頭的，永斷葛藤，他家那個女兒，如寶貝一式，怎肯與人家爲婢？」猴頭道：「你還未聽完，就說得如此難法，我沒有些把握，也不談這句話，說着就把方纔，在湯老兒家說的話，對他說了一遍。」媒婆道：「照這樣說，還有點眉目，但是李府夫人，要當面看人的，湯老兒不知肯送與他看？」猴頭道：「適纔他家老奶奶，已說過了，怎麼不肯，但臨時不能說出了頭的話，能去說做針線。」趙媒婆道：「這個容易，我現在有個兄弟在此，明日就叫他，沖你的表弟，然後你牽引我到身上來，方才好說話。你在此坐一會，我此刻就到李府去。」說着別了孫猴頭，來到天官府內，本來是走動慣的，裏面的人，無一個不認識，一直到了上房，適巧吳夫人在外面，拿着一個針線家伙，預備要做針線；他一頭看見，趕忙上前，請了一聲安，向吳夫人道：「可惜那個鳳姑娘死了，不然這些針線，還要夫人自己動手嗎？」吳夫人見是媒婆，乃道：「你來，但說些白話，我招呼的事，也不代我辦，既曉得我自己做針線，爲什麼不代我買個丫頭來？」趙媒婆道：「夫人說這話，真冤煞人了，我那天不跑上幾里路，託張託李訪問，不是人不好，就是太木鈍，所以這多時，未來回復。今日到府裏來，一則來看看夫人，請夫人的安，二則有個人在此，給夫人送個信。人品又好，針線又好，就是身價大些，只因他家老夫婦兩人，說來也是可憐，無依無靠，想將女兒賣去，做個防老的棺木費，不知夫人着人去，看還是他進來，讓夫人親自看？」吳夫人聽說，答道：「既是這樣，你明後日，帶他來罷，我們家爲人你曉得的，他既老夫婦兩個，無依無靠，隨後只要小孩子好，着他兩人在這裏吃碗閑飯，我夫人也不在這上頭算小，免他們父女分離。」趙媒婆笑道：「這些話我早已對他說過了，不如此，他還不肯呢？我說句胆大話，不是夫人寬厚積德，公子怎麼攻書上進，可見得是有好處的。既這樣說法，他們還在我家候信，我回去叫他收拾收拾，明日不來，後日定便來了。」說着退了出來，回到家中，與孫猴頭計議，做出喪心的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老天婦心地糊塗 小女兒天性伶俐

話說趙媒婆從李府回來，見了孫猴頭說道：「吳夫人叫明後日帶去看呢，那裏究竟怎麼說，此刻也不必匆匆的去回信，覺得太容易，反令人家生疑，明日叫我兄弟到你家找你，與你一齊前去，你這猴頭猴腦的，諒該也不要我傳教的，只是不到要說實在，四面靠得上去的話纔好。」孫猴頭答應曉得。一夜無話。次日早間，趙媒婆的兄弟王三到了孫家，兩人會面了，又商議了一會，午後慢慢的，走到湯老兒家，到店門口，早見老奶奶，站在那裏盼望，一見他們前來，笑嘻嘻的喊道：「我說孫二爺，是信實的人，今日總來的，把個老糊塗多望久了，你們請進來坐罷。」說着孫猴頭與王三走進了門，在上面坐下。湯老兒自從昨日猴頭去後，被老奶奶，抱怨了一回，說：「人家好意，來照顧我們，你不會說話，幾乎將人家惱了，也不看看女兒，是多大人，能有這條路，掙幾兩銀子，不，但我們兩老人好，就是他在府裏，外面聽見了，也好與人家對親些，雖然我把孫二爺請轉過來，怕的他不高興，不肯多這件事了。」老頭兒被他嚙嚙了一夜，想想也是有理，深怕次日孫二爺不來，故一早就在門首盼望。現在見他們前來，格外的倒茶敬煙，恭維個不了。孫猴頭聽了這番話，也就答道：「我生成的這種情性，這件事除非不代人辦，既想成全這人，總要有始有終的，昨日自你們這裏去後，就去找我這個表弟，却巧他昨日晚上回來，我將這事告訴他，他說：「既是苦惱人，無有個不盡力的，但是要將針線，先送去看一看，如果夫人合意，然後還要你們姑娘去一會，那時看合式了，隨後再談工價，所以同我這表弟前來會你，有針線可拿幾件出來，讓他帶去。他比刻正要，到府裏回話呢！」老婆子聽見這樣說，又問了王三姓名。王三也就裝個周春一樣的回答。老婆子遂即進去，與女兒說了一遍，當即取出一件，綉花的枕頭，以及平金扇套等類，雖不能如京貨好看，却比外面的，高出幾倍。王三取在手中，先看了一回，說道：「這樣針線，照我看來，是沒有說話的，我此刻帶去，

晚間送信與你，我們夫人，正急得緊，許多物件無人做，怕的看合式了，明日就要請你們小娘，去府裏看的。」老頭兒見他二人如此說項，甚是歡喜。當時又拜託了幾句，然後兩人出了店門，復行來到趙媒婆家，將適才的話說了一遍。趙媒婆道：「今晚只要你一人去回音，必得牽引到我身上來方妥，不然明日，誰送他進去？」孫猴頭點頭稱是，當日就在趙媒婆家，吃了夜飯，約有定更時分，一人又到了紙紮店門口，見他家門已關閉，站在門口，問了一聲道：「你們可睡麼？我是孫二爺，前來回信的。」裏面聽見他來，趕忙答道：「還未睡呢？請站一刻，我來開門了。」說着聽門門一響，老頭兒將門開了，拿着個燈台，照他進去。到了裏面，老婆子已從房內出來，孫猴頭道：「不是我辦事太緊，只因我們表弟，適才出來回信，說夫人已經合意，滿心歡喜，叫你女兒，明日同趙媒婆一同到府去呢？我所以送信與你，你們也要收拾收拾，就是沒衣服，同人家也要借一兩件，雖是因爲窮才去做針線，也不可現出那寒酸樣子。」老夫婦聽說，夫人已經合式，滿心歡喜，千恩萬謝的，感激孫二爺。那知他女兒，雖是小家女子，甚是聰明，有見識，見孫猴頭幾次前來，雖然言語無甚破綻，但是在房內，見他這種樣子，就覺不是正經人，而且世上斷無一點瓜葛沒有的人，肯這樣出來爲好的，心中早有九分疑惑。現在聽他說李府叫他同趙媒婆前去，心內已猜着八分，明明是個圈套，趕着在房內喊道：「媽你進來！」老婆子聽見女兒喊他，疑惑他是情願的，遂即走到房中說道：「我兒你可聽見麼？究竟是你的針線好，府中一看，就合式了，明日還要你去呢？我只道沒有兒子，終身受苦的了，那知這個女兒，比兒子還好，我的愛鈴兒呀，你現在喊我，有何話說？」愛鈴見他母親如此歡喜，乃道：「你老莫歡喜早了，惟恐沒有這會事。」他媽聽說這句話，趕忙說道：「你這小孩子平時好好的，怎麼此刻不知好歹來，設若被孫二爺聽見，豈不動惱？」愛鈴道：「不是女兒疑惑，你聽他說的這些話，明明的有別項緣故，他的表弟，是府裏的人，既然能夠在夫人前說話，明日就是他帶我進去，便了，即不然，府裏着個人來接我亦可，我又不是雇工，爲什麼叫我，同趙媒婆同去？這不是明明的破綻，你老現在歡喜，照此看

來，我的日子，怕在後面，不是我忤逆不去，你倒自想想，這話可蹊蹺！此刻他還在這裏，你就將我這話去問他，看他如何說法？」他母親聽愛鈴這話，雖不能盡行相信，無如是嬌養慣的，他既如此說，若不去問他，怕他受委屈，不肯前去，只得又出來，將愛鈴的話，來問孫猴頭。猴頭道：「你家姑娘，真是伶俐，我若是有一虛浮，被他只一圍，也就沒話說了，你們不知道，府裏的事，也怪不得他疑惑，你想這樣一個大門第，難道連一個丫頭都沒有，要叫外面的人做針線，只因有個原故，他家內本有喜鳳姑娘，是夫人面前，最得意的人，因上月折取石榴花，失足落在金魚池內，淹沒身死，夫人都可憐壞了，因此身邊沒有人照應，要想再買個丫頭，又因從前那個巧雲鬧了亂子，怕女孩子大了，拘管不到，不如單尋個做針線的人，可以順便些。他又怕再有意外的禍，尋用的人，與買的不同，設若有了個不測，那時父母出來訛鬧，就費週折，故此叫趙媒婆帶去，也寫張雇工紙，隨後怎樣，皆各聽天命，這是夫人自己站的脚步了，並非別的意思。你進去告知你女兒，他就可以釋疑了。」老奶奶聽孫猴頭說這話，也當作真情，本來人家雇工，皆經媒婆手的，復又到房內，與愛鈴說。愛鈴見他母親，這般相信，只好說道：「既有這緣故，也不礙事，惟最好日後，寫那雇工紙的時節，你同父親，請個識字的人來，認真了再畫字。我雖是女孩兒家，也曾聽見人談過，外面的事，千奇百怪，只要不上當就是了。」他媽說道：「我這樣大年紀，難道還被人騙麼？你且安心前去，總是家貧苦楚，不然怎捨得一人在外面呢？幸虧夫人厚道，我過幾天，可到裏面去走走的。」說着出來，與孫猴頭約定了明日的話。猴頭也就回轉家中。次日先到趙媒婆家，把愛鈴的言語，向他說了一遍，道：「你此去千萬要留神，不要露出馬脚來，只要進了李府的門，兩個老貨，就客易說話。」趙媒婆點頭稱是。當下孫猴頭就在趙家等候，媒婆先到李府通知了一聲，說：「夫人叫買的那個丫頭，一會就來了，請你們上去回一聲，我此刻去帶他去呢，隨後進來時節，仍要諸位，看顧他是苦人，莫要七嘴八舌，令他害臊。」那些人見是趙媒婆，落得同他說幾句笑話，搭着說道：「他是個女孩子，怕生人自然害臊，若似你那怕就是生人，你也有本事把

他弄熟了，那有害臊之理！」趙媒婆將那人一望道：「我看你這壞嘴，總要有一天，敲牙摘舌的日子，人家說的正經話，你偏引到邪路上去。」這人還未回答，又有一人接着喊道：「趙奶奶莫與他講，我來同你說正經話，我正經人，養個正經兒子，到屋裏做件正經事。」他說了，把那些人笑個不止。趙媒婆見這班人，無可理解，乃道：「不是盡說笑話的，我是去了，你們可要上去回一聲。隨後莫怪我，在夫人面前說話。」內有個老門翁說道：「你去罷，再說更引動他們了，我代你上去回。」趙媒婆也就拜託了一聲，出門而去。不知湯愛鈴如何進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領身價冒充娘舅 畫手押騙賣女郎

話說趙媒婆出了李府，回到家，與孫猴頭來至湯老兒店內，先讓猴頭進去，見了兩人說道：「你姑娘可收拾清楚麼？趙奶奶已經來了。」老奶奶見着說道：「久經好了，現在房內，等你們呢？趙媽媽可去看看。」趙媒婆聽見喊他，就進去先與湯老兒請教了一聲，隨即向裏面一望，見愛鈴果是個玲瓏女子，身穿一件玉色細夏布褂子，週身掖就的窄邊，盤香扭泡，下面穿着黑縑色大脚袴，雖是布衣布袴，却是潔淨非凡。趙媒婆見了，笑道：「怪他不得有那手好針線，原來是這位體面姑娘，真是這蘇州城內，少有的了！」復向湯老兒道：「不是我們冒昧，既是李府夫人招呼我去，你們究竟是那一個跟去，他們是大老官的皮氣，惟恐見你女兒好，就留在府中暫時未必回來，我不能天天到府裏去，如若合式，今日就要寫那個僱工紙的，他家門例，給我們五兩銀子，你們身上，我是一個錢不要，只要你們畫個押，以後壞事，總是我代，好事是你們受用，現在已經不早了，究竟是誰去？」愛鈴聽見這話，忙開口道：「趙媽媽說得雖是，也要等夫人看過，再議論不遲，難道你媽媽，此刻就做主不成？我父親既肯讓我去，自然也肯畫押，還有一句話，要請你們，向夫人說明了，我雖是小家女子，但只能做針線，若是

呼來喝去，我不比那種討了頭，立刻可就要回來的，他雖是天官府的夫人，也不能攔阻我許多。」趙媒婆見他這番話，狠有用意，怕再多說，格外要翻了，因笑道：「姑娘說得是，倒怪我太固執了，本來還未看着，怎麼先說畫押來，豈不是我糊塗，現在聽姑娘的便，今日究是去不去，如不去，我就去回一聲，免得那周管家等。」愛鈴道：「誰同你說不去，只因你預先這樣忙，故爾如此說法，我却不能不認得路，請你們帶我走罷。」隨即起身，向湯老兒道：「我的話，你可記着，莫要貪財的心重，隨後想見我就難了！不因你們嫌窮，想養老，我是決不去的。」說着，吊下幾點淚來。孫猴頭見了這樣，早已心中發跳的，明知愛鈴看出破綻，只得從旁說道：「究竟是姑娘家，有這種閨門氣派，別人家求還求不得呢，早曉得這樣子，我不多這事了。」鈴愛也不開口，別了老夫婦，出了大門。湯老兒究竟有些不忍，只得說道：「你不必怕！我同你去來。」於是也就跟在後面，約走了一里多路，到得李府門口，那王三站在門外，看見他們前來，趕上一步道：「夫人已經問過幾次了，你們在門房，先坐一會，我與趙奶奶上去回一聲。」趙媒婆故意向王三道：「周太爺在此，這是巧極了，孫二爺你可進去麼？」猴頭會意道：「我是陪老兒來的，府裏我又未去過。」趙媒婆同愛鈴走進府內，先到門房，向那看門的老翁說道：「夫人要的那個女孩子來了，我到裏面去回一聲，他父女在此坐一會，等我出來，再引他進去。」那老翁以為是買的丫頭，坐一會也沒甚事，說道：「你進去不礙事，這裏有我照應。」媒婆領着王三，來到上房，向吳夫人道：「那個丫頭來了。」指着王三道：「這人是他的娘舅，我將他帶來做保的，現在本人，同他親生父親，在門房裏面，專等夫人示下。」吳夫人本不知細情，隨即說道：「着他帶了進來。」媒婆當時走出，攜了愛鈴的手，穿過幾重門，到得上房。愛鈴雖然害臊，終久是個有見識的女子，先將吳夫人一望，見他不是個刻毒模樣，心下先安了幾分，走上前要行禮。吳夫人見這女子，甚是乖巧，也就笑道：「不要行禮，我們雖是大家，你們女孩子身上，是不拘形迹的，若遠的路來，且坐一坐，再行說話。」愛鈴見此，心下想道：「這樣情形，不是奴婢的樣子，不然何以還教我坐呢？」見下面有張

方椅，也就告坐下去。吳夫人復又問了他年紀。愛鈴回答已畢，夫人又道：「你既這樣年紀，針線會做麼？」趙媒婆趕忙接着道：「他是一手的好針線，那件不會做，夫人明日叫他做兩件，包就喜歡了；但是這個人，可合用不合用，他家父親，仍在門房等信，請夫人吩咐一聲，方可下去做事。」愛鈴見他們兩人，絕不提了頭二字，此刻見趙媒婆說了這話，以為是每月的工錢。夫人說道：「你難道不知麼？我家向有陳例，你到門房去做完，上來就是了。」趙媒婆聽着這話，就向王三道：「周大爺我同你去。」說着也就一同的出來，到了門房，向湯老兒道：「人是夫人合用了，先交十兩銀子與你，請你在此畫下押，難得周大爺也在此處，當着他面做完就沒事了。」說着身邊取出十兩銀子，交與湯老兒，另外一張身紙，鋪在桌上。此時湯老兒，見有銀子，已是喜出望外，而且聽他說先交兩字，想必是每月十兩的了，也不思前想後，提起筆來，一橫一豎，畫了個十字。王三按着也上來畫押，趙媒婆將紙收好，向湯老兒道：「你女兒在此吃飯，該上去謝謝夫人，諸位管家，也要打個招呼，將後總要人家照應。」湯老兒道：「這個理當的，就請你帶我去罷。」說着跟了媒婆走，進上房，先將身紙送到吳夫人面前，說道：「老人家，謝謝夫人，特地上來，向夫人磕頭。因為女孩年輕，一切求夫人寬恕。」說着將身紙遞上去。夫人接過，看了一遍，仍舊擱在桌上，望了望湯老兒，說道：「你這般大年紀，不必叩頭了，女兒在這裏，你放心，別人不許進來，你是個老實人，過一月半載，來看看你女兒，也行得的，好好下去罷。」老兒千恩萬謝的，退出院落，在階台下站着。愛鈴見吳夫人與老兒說了些閒話，心下反歡喜起來了，見他站在外面，怕他有甚話說，也就走出來，低問道：「你聽說是幾兩銀子？」湯老兒笑道：「每月有十兩呢？你安心在此罷。」愛鈴也以爲實情，向老兒說道：「既是這樣，我苦一二年，你們就可過活了。這理無男人家在此，你就去罷，好在過幾天可進來的。」當時老兒又諄囑了幾句寒暖的話，走了出來。王三在門房看見說道：「你此刻先回去罷，所有一切的事，有我在這裏。」老兒道：「我是要走的一切就拜託你罷。」說畢與總管家道了個勞，出門而去。這裏王三見他去遠，向門翁道：



「請你進去，催一聲，人已交下來，趙媒婆還不出來，進正價。」那些人疑惑，真是愛鈴的嬌舅，說道：「他在夫人那裏兌着呢，就出來的，不要着急。」說着趙媒婆已從裏頭出來，取了一張五百銀正票，交在王三手內道：「這是正價，另有三十兩一張兩張，是夫人賞與你我兩人的，我已代你謝過夫人了。」王三接在手內，與那門翁故意道了謝，說：「甥女一切拜託，隨後再爲奉謝。」然後收好票子，與趙媒婆回去不題。且說孫猴頭見趙媒婆將愛鈴帶進府內，雖然事情成功，無如銀錢不能自己取來。昨日聽趙媒婆說，是五百銀子，特恐到了他們手中，就不得如數交出，一人在外等了半天，仍不見來，只得走到趙媒婆家坐等。忽見門外許多挑夫，嚶嚶嚶的挑着行李物件，向東過去。一人想道：「這總是那家官客，從外路來的，你看這些物件，不是個貧窮樣子。」正朝外望，見有個家人押着担子，匆匆過去。孫猴頭一見這人，知道要出事件，趕忙向後一躲。誰知早被那人看見，要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孫二郎畏罪逃奔 胡老爺見機說話

却說孫猴頭在趙媒婆家，見外面有個人，押着行李，嚶嚶嚶的，望東而去，趕忙向後一躲。那知外面這人，早經看見，高聲喊道：「猴頭你躲什麼，我正要解手，無人幫我押這東西，就請你代我走一罷。」孫猴頭被這人喊住，藏躲不來，只得走出去，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陸二爺，聽說你往揚州去的，怎麼到今日才來。」那人道：「胡老爺有了耽擱，故爾才到今日，担子已去遠了，請你趕一步押着，我解手就來。」說着就跑去解手，猴頭只得前去，代他押着。心下想道：「趙媒婆此時，還未回來，銀價不知，曾否兌過，我到了那裏，設若碰着那班人，露出破綻，格外不是了，不如令担子站住，等他前來。」隨即走上兩步，將担喊住，說道：「陸二爺在那裏解手，招呼你們等一等，他就來了。」挑夫聽見他喊，也就丟肩站下，過了一刻，那人已來，猴頭道：「不是我怕跑，只因我另有

別事，還是你自己押罷。」這人見他不去，也不免強，他再向後面一望，早有兩頂轎子，到了面前，裏面一人問道：「你與誰說話？此時行李，還未押去。」陸子見主人已來，也就匆匆的去了。猴頭見他們已走，心下着實懼怕。原來轎內，不是別人，就是胡駿夫與華昌。自那日在揚州上了晚船，次日開到瓜州，因阻風不得過江，住了六七天，方得着順風，在鎮江又耽擱了幾日，慢慢的方由內河，開到蘇州，抵了碼頭，先叫陸子將行李挑回去，然後與華昌乘轎進城。孫猴頭以前，本是好人家子弟，後因自己不肯習正，專在妓院內賭嫖行騙，不知因何事件，被胡駿夫重辦了一次。幸而與這陸子認識，請他在駿夫面前求情，方才釋放出來。故此刻見是陸子知道胡駿夫回來，到了府內，那愛鈴的事，就要破案的，所以先前看見他，就要躲避。此刻他們已走，只得等趙媒婆回來，分了銀子，想三十六着，走爲土着，到別處避避風頭，打聽這事穩定，然後再行回來。主意想定，到趙媒婆家內，却巧已經回來。媒婆道：「其人雖是你的引進，沉重却是我担，王三做的保人，身價只有五百兩，你說怎麼分派。」猴頭笑道：「你既這樣說，不要錢也不算事，難道我未見過這樣大戶人家，有這樣身價銀子，保人與媒婆，反無一文好處麼？你們的銀子我不分，已是情分，這正項上，不能再欺人了。至你說担着沉重，人家另外賞的銀子，爲的何事？老實取出來，你我每人二百兩，其餘一百，把了王三，豈不公道。」趙媒婆聽他這話，知他是個壞骨頭，欺他不來，只得得到號內，取了銀子，三人分派。孫猴頭銀子到手，心下十分歡喜，回到家中，收拾了行李，次日一早，就不辭而別。後文自有交代。再說胡駿夫與華昌，到了李府，門公見他回來，趕緊進去，回明主母吳夫人，聽見這話，忙叫人到書房內，將樂天喊了出來，到廳上迎接，彼此見面，先問了路上的風霜，然後駿夫叫人打掃一間房屋，與華昌居住。華昌與樂天見禮已畢，問了名號，彼此皆是少年公子，言談一會，甚是相得。此時陸子已先到上房，說了華昌的來歷。夫人聽說他是行鹽的富戶，也甚歡喜。晚上就備了一桌盛席，爲華昌接風。三人在廳上談論一番，那知華昌的祖父，與樂天的祖父，却是鄉會同年，彼此又敘了年誼，格外親熱起來，直至二鼓以後，方是吳夫人着人

出來催促，說：「華公子，在路上辛苦，夫人叫公子進上房，好讓華公子安歇。」這裏樂天才進去，一夜無話。次日一早，樂天先起來，到了駿夫房內，與他一同來至上房，就將到揚州訪問鹽務的情形，以及遇見巧雲在他家居住，華公子嘔氣出來的話說了一遍。吳夫人聽了道：「這華公子雖是有錢，照此情形，也不十分誠實，與他合夥，恐不妥當。」駿夫道：「夫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目下兩淮鹽務，誰人不知是好事，其中利弊百出，輕易人難知道，我看華昌雖是貴介子弟，於鹽務情形，却是熟悉非常，我在他家不到半月，見他那往來的賬目，十分清楚。不然他一個二十餘歲的公子，就能守住這家財麼？可見得有點作用，方能如此。我現將他約來，能夠我們合辦起來，揚州一切事件，大約總是我去，因他有不願住在揚州的意思，那時只要賬目利弊，全行清楚了，還怕怎樣？而且我們在此，也無甚世交，他雖是卸任鹽院的公子，究竟比我們公子大許多，彼此也可照應，我所以先與夫人說明，他還要進來，面見夫人請安，那時再當面問他，就知道了。」吳夫人因駿夫是誠實的人，聽他說了這話，也就相信起來。說道：「你就引他進來，看是如何？」駿夫答應着，與樂天兩人出來，到外面，華昌早已收拾完備，具了衣冠，向樂天說道：「伯母那裏，請說一聲，好進去請安。」樂天答應，當時就引他到上房，向夫人行禮已畢，彼此坐下。夫人見他氣概甚好，因初次見面，不便遽然就問正事，只得說道：「昨日聞小兒道及，公子的令祖父，却與先翁同年，說來也是世誼，只因相隔多年，以至不通音問，但不知公子青春幾何了？令堂會否在堂膝下幾位公子？」華昌連忙起身道：「自從先君在任去世，先母已相繼見背，妻室周氏，亦於前年生產亡故，只因家室無人，於去歲在此，收了側室。前聽胡老伯言，這小妾巧雲，即是尊府的女婢，失敬之處，仍求伯母恕罪。」夫人見他說出巧雲，也不便提他的壞處，乃道：「這婢子，本來乖巧，只因先君亡後，裁汰閑人，以致令他回去，現在爲公子侍妾，也算他得所的了。」彼此談了一會，吳夫人復又問道：「聞得公子在揚州行鹽，不知所行的是那一口岸？」華昌因駿夫說過，要想與他合夥，因道：「小姪行的是湘皖兩岸，自從承辦過來，每年還不虧本，惟其中利

弊甚大，稍不精明，就要爲那班商夥欺弄，却好小姪平時無事，來往賬目，以及開引裝運，過棧卸載，這些小事，皆要親自經手，不肯讓人舞弊的；至於那銷場，包捆的斤量，納課緝私，一切細情，更不假手於人了。現在還有一兩處口岸，可以興辦，只因無此鉅款，故爾未能率動。」吳夫人見他說得透切，再問問內裏各情，無不有條有理，心下甚是歡喜。隨卽又叫廚下備了酒席，請他飲酒。華昌見夫人問畢，也就告辭出來，午飯已畢，知道樂天不許出門，乃向駿夫說道：「此刻家中無事，何不出去閑玩一會。」駿夫本是個圓融的人，當時就與他一同出去。先在那元妙觀虎邱山一帶，兩處地方，去過回來，時間已到上燈時分。復向駿夫道：「前次在此，記得閭門東街上，狹巷裏面，有一台基，內中有一馮月仙，甚是美麗，現在相隔兩年，不知還在那裏，我意欲前去一訪，不知你可肯同行？」駿夫道：「逢場作戲，有何不可，只要不爲他所迷，何必拘拘的，不去。」說着信步過了大街，已離狹巷不遠。華昌前走一步，到了門口，見那房屋，如同從新起造過的一式，心下疑惑，莫非月仙已爲人辦去，房屋換出，不成。正在門口默望，忽然裏面出來婆子，見華昌在門外張望，復又將門一掩，跑向裏去。過了一會，出來問道：「你這人可是姓華麼？」華昌見他已問他的名姓，再細細把那人一看，登時笑道：「你還在此麼？我道是馮姑娘不住此處呢！」那人見他說話，連忙也笑道：「我說是熟人，什麼風吹得來的，把我們那一個，都想壞了，快點進來罷！」說着讓華昌與駿夫進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訪校書錯逢姐姐 爭狎客滑倒卿卿

却說那個婆子，將華昌與駿夫，請進裏面，將門關好，嘴裏說道：「你們在客廳裏坐着，我去叫他出來。」說着轉身向裏就跑，高聲喊道：「你們說我眼花了，不是他來，倒請出來看看，可是華公子不是？現在人已進來了，快些來罷！」華昌聞他說完，只聽裏面笑聲不絕，一人答道：「果是他麼？怪不得這兩天，喜鵲叫，燈花結呢！我以爲他

永不來的，那曉得還記得我們。」說着走進客廳，後面接着，又是三五個妓女。華昌仔細一看，却無月仙在內，再將說話那人一望，乃是陳皓月的相好吳麗卿，只得勉強笑道：「他還住在此麼？方才不是這婆子出去，幾乎不敢敲門，你這房屋，從新蓋造過麼？」麗卿道：「說來這話長呢！隨後再告訴你來。你先坐下歇息，吃一盃茶。」說着那幾個小女孩子，倒上兩盃茶，又說：「我且問你，此次是一人來的，還是與陳皓月同來？」華昌見他來問皓月，登時笑道：「皓月來是來了，只是不許他見你。自從去年在此，住了幾日，那知你身上的寶貨，全送了與他，回到揚州，幾乎送命，害了個楊梅結毒，七八個月，方能行走。此次雖然同來，還敢見你的面麼？」麗卿連忙罵道：「你活見鬼了，人問你的好話，偏嚼這樣舌頭，到底他來勿來？」華昌道：「你要我告訴你，不難，你把月仙交代我，我就說了他現在爲何不出來，難道已經跟人不成？」麗卿見他來問月仙，歎了一口氣道：「這人也是命苦，從你去後，來了一位北京客人，甚是有錢，因爲他妻子故世家，又不在此地，想代他脫籍，做個偏房，以便在此居住，月仙也甚情願，無奈他的媽，看見這人要他，就想在他身上發個大財，要了三千銀子身價，那人先不肯，隨後見月仙一定要跟他，倒也肯出此數。那知他媽媽，復又反齒，說身價之外，還要他的養老，那人定不肯行。却巧高瑞珠得着這信，請人說項，跟了他去了。月仙見此事不成，整整的哭了半個多月，得了個瘋病，他媽還說他裝假，不時的打罵他，他本是住在我家的，我媽見他這樣，也不能接客侍人，徒然在此吵鬧，只好同他媽說，帶了回去。可憐此刻，連人事都不知道，你如要找他，明日叫人送你去，你看着也是不忍的。或者你與他有緣，見着你病好了，也未可知。」華昌聽了這話，氣了半晌，說道：「他媽媽不是他親生的母親，不許他嫁人，難道就算了不成，他此刻雖有病，總因鬱悶所致，未有不會好的，我明日辦他回來，看他那老貨怎樣？」胡駿夫見他這樣生氣，深怕又鬧出事來，連忙攔道：「華兄也不必如此，此乃他們的慣事，我們今日本來行樂的，何用這樣生氣？」吳麗卿見胡駿夫如此說，也就改口道：「你有這樣好心，就是他的造化了，明日再說明日的話，我已預備下酒席，你在此吃

兩杯酒去。」說着攔住華昌的手，拖了過去。然後又請了駿夫大家問姓名，來到自己房內。華昌進去一看，乃兩間套房，外邊一間，鋪着一張方坑，上面墊枕俱全；對面一張大理石，金漆棹子，桌子兩邊，設了兩張藤椅；左邊一個斑竹的外罩，右邊一路坐頭，全是楠木製就。小方茶几，當中掛着一幅唐伯虎的美人左右八幅掛屏；下首設着一對書廚，裏面堆了些書籍，一切動用物件，皆陳設在那張半桌上。華昌看了一回，無不精美異常。那桌酒席，就設在套房裏面。麗卿安排他兩人坐下，隨後那五六妓女，皆圍環在一轉。華昌見裏面有一七八歲的妓女，生得嬌冶非常，身穿一件蝦青官紗褂子，雪白的一個鴨蛋臉，兩道淡淡的眉毛，一雙吊眉着的眼睛，頭上梳了一個盤龍髻，代着兩朵朱蘭，緊靠着右邊坐下。胡駿夫上首也坐着一個，穿元色油綢的妓女，粉紅色面皮，一雙杏眼，耳旁墜着碧玉耳環，手中拿着一柄線紗紈扇，向着麗卿說道：「姐姐只管站着，酒已倒了，還不倍老爺們吃兩杯。」駿夫見他言語爽快，問道：「你叫什麼芳名？」麗卿接着回道：「他就是我妹子，名字叫麗華。」駿夫笑道：「怪不得如此伶俐，原來有這位姐姐，妹子焉能得錯，既請我們吃酒，這啞酒是不來的，我除非不吃，一吃可就是三杯。」說着舉起杯來，一連吃了三杯。華昌見了笑道：「我還不知道，你有如此酒量，既然這樣興豪，我也先吃三杯。」說着也一氣吃了三杯。麗華開口說道：「我們這位酒祖宗，坐在華公子旁邊，爲什麼不動聲色，難道怕華公子吃醉了，同你鬧一夜不成？」麗卿道：「你不曉得他名字，叫做夜精嗎？到了夜裏，就要成精的，此刻還能吃酒。」華昌聽了笑道：「那有這樣名字，你們不是胡說？」那個穿蝦青褂子的，笑道：「華公子，莫要信他，我叫個玉卿，他們就順音，喊我夜精。」華昌贊道：「這個名字很確，在座諸人，沒有個同你這樣白的，這個玉字，下得的當，他們既叫你酒祖，又想必酒量是好的了。」說着舉起杯來，就叫他飲。玉卿啓口也吃了三杯，然後那幾個人，俱皆歡喜。駿夫又問了一回名姓，方知那穿湖色衫兒的，叫夢云，荷色褂子的，叫小蘭，下面兩個十二三歲的，一個叫桂珠，一個叫彩霞。華昌見駿夫問畢，向玉卿道：「胡老爺，方才說過啞酒吃不下去，你既有這酒

量，那音調想必是更妙的了。」說着起身，在壁上取了一張月琴遞在玉卿手內。玉卿就唱了一曲思凡。大家稱贊了一回。麗華就道：「你們專教他唱曲子，我看是沒有意味。你看他猜那個回環拳，才是他的絕技呢。」胡駿夫聽說這話，也就起身來與他猜拳。那知玉卿這手拳，是蘇州第一有名的，無論你是何手段，只要他動手，不上四五次，就知你的拳數，要想他輸一拳，是萬不能夠的。胡駿夫不知他的利害，一連輸了七八拳，加之他不要人代酒，只見一杯一杯倒了下去，吃得興起一時不服，他只管和玉卿喊叫。又猜了十三四拳，看着嘴裏有些不便。華昌怕他吃醉，連忙攔住了玉卿，這裏麗卿又唱一曲落極花，兩個小丫頭，各人串了一曲拷紅，已有二鼓時分，再看駿夫早已在坑上，鼾呼大睡。麗卿向華昌說道：「今日已不早了，這個生地方，諒你不認得路徑，我同你還有心談，你就住在此罷。」華昌望他笑道：「你可饒了我罷，我不能再像皓月來收你的寶貨。」麗卿不等說完，望着他一口啐道：「我偏要住在此，誰教你來的。」說着雙手揪着華昌的衣服，向裏走去。此事華昌也帶了幾分酒意，春興大動，向着他笑道：「我在此雖可，但是你一人不夠應酬，你叫玉卿一同去方行。」麗卿本是個老脚色，爲的是錢，見他愛上玉卿，格外的揪着他說：「你今日在我這裏，明日到他那裏去，你太會歪纏，像你這種人，從來沒有見過。」說着用手一推道：「你喜歡玉卿，你就到他那裏去。」華昌聽了這話，偏是不行，起身一手將玉卿抱住，說道：「你房間在那裏？」玉卿笑道：「只不是該應人家想，你不去，偏來同我纏，他豈不恨我個窟窿。」說着推他就走。華昌那裏容他，一手被麗卿纏住，一手來趕玉卿，三人打做一團，把那個麗華同小蘭連身都笑的灣了。他正鬧之際，胡駿夫在坑上，哇的一聲，張開口來，吐了滿坑滿椅子的酒，麗卿嚇了一跳，把手一鬆，不防着地下一滑，一個斛斗，正跌在吐的上面，滿臉的全是痰沫，衆人看見，格外笑個不止。好容易扒了半天，才扒起身來。不知駿夫醉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論美酒鑿鑿而談 避麗色非非入想

話說馮麗卿聽胡駿夫吐得滿坑的酒氣，把華昌一鬆，自己滑了個斛斗，滿臉俱是痰沫，衆人大笑不止。玉卿道：「可見得人不可惡，不准他到我房裏去，偏偏鬼使神差的，跌了這斛斗。這不是報應嗎？」麗卿扒了起來，向華昌說道：「爲你吃了這苦，你再走，我就同你拚命。」說着只見他用手，在臉上亂抹。華昌笑道：「這又黏又白的貨色，你臉上都有了，還未足性麼？」麗卿見他正在旁邊，順手向他臉上一抹，嘴裏笑道：「也把些你嘗！」不防着華昌早已看見，用手一擋，麗卿未曾站得穩，復又跌了下去，大家又笑個不止。麗卿扒起來，借勢把華昌抱住，說：「你看這種樣子，再走也傷心了。」華昌把他一看，果然後背全是痰沫，將那件油綢褂子，弄得盡是穢沫，旁邊女媽子看見，趕着打了一盆水來，讓他先洗了臉，將殘肴撤去，然後又用灰，將地下印乾，打掃潔淨。玉卿向麗華道：「我們在此不便，不如大家走，好讓你姐姐如意。」說着挽了麗華的手，走了出去。華昌道：「我住是住在此，但是他醉在這裏，如何辦法？」麗卿道：「你莫要牽搭，我自有個着落。」說着叫小蘭喊了一個男班子，將胡駿夫扶起，說道：「你將他攙到華姑娘房裏去。」又向小蘭說道：「你也去罷，恐怕胡老爺醒來，也好接杯茶水。」小蘭答應着，跟在後面出去，這裏麗卿叫彩霞取過一桶熱水，倒一半在面盆裏，打了兩個手巾，讓華昌揩過，麗卿自己在套房內，又重新收拾一陣，然後出來，只見華昌坐在一旁，手中拿着一物，就燈下細細評看。麗卿遠遠見着，不知他所看何物，即走到他面前，再一細看，原來拿着自己一雙睡鞋，翻來復去，在那裏細細評閱。麗卿一見，便在他手中奪過來，說道：「這樣東西，也是好要的，有什麼好看，我說你惹不得，將你留下來，你便翻箱倒籠，各處找尋，這樣一件齷齪東西，也要留意賞識，也不怕穢了手麼？」華昌道：「我是愛他製造精工，因此想到你那一雙蓮瓣了。」原來馮麗卿的一雙足，是不佳妙的，真個是前半賣生姜，後面賣鴨蛋，比那爛粽子，還要大了幾倍。華昌看見他那雙睡鞋，因想到他模樣兒，性情兒，都還可好，怎樣他這雙金蓮，就壞到這個樣兒，真是令人不堪入目，所以在那裏，名爲細看睡鞋，其實因此觸彼，暗地裏揣摩他那雙足。馮麗卿一聽他說道：「因此



想到你那一雙蓮瓣，不覺羞愧起來，只見臉一紅，當下說道：「我又不賣脚，我又不賣足，你又不買我的足，你管我什麼蓮瓣不蓮瓣呢？我們還是喫酒罷。」華昌道：「喫酒可是最樂的事，還可助興，但是須要好的，那味同白水，可就毫無意思。」馮麗卿道：「我這酒可是輕易不與人吃的，雖不能算玉液瓊漿，却好比那些京莊白玫瑰等，名色好的多了；我是自釀的葡萄酒佳釀，我先將這釀法告訴你，你就知道我這酒與衆不同了。先用原釀高糧一罇，約二三十斤，復用最新鮮的葡萄十斤，放入膏梁酒內，再用生豬油五斤，繫在罇口上面，用豆腐衣將罇口封固，上加黃泥縵頂，使罇口不透風，將這罇酒放在一旁，必待半年之後，等那五斤生豬油，被酒的火氣蒸化淨盡，然後才將罇口打開，將酒傾倒出來，用神絹瀝盡葡萄渣滓，然後再貯入磁瓶，將頂好的蘋果，切成白片，放入再浸，所以這酒掛入杯中，色香俱美，飲下去，清心肺腸的。」華昌道：「你雖如此，但恐說真方，賣假藥，你且倒一壺出來，給我嘗試，究竟是否精美。」馮麗卿便命彩霞拿了一把白磁淺刻梅花的酒壺，倒了一壺，放在桌上。又去取出四碟小菜：一碟是透味薰魚，一碟是淡洋蝦米，一碟筍豆，一碟肉鬆。又取出兩副杯筷，俱放在桌上。馮麗卿與華昌坐下來，彩霞先斟了一杯，放在華昌面前，然後又給麗卿斟了一杯。華昌便先飲了一口，真是色香俱妙，因贊道：「此酒真乃名不虛傳，小生何幸，而得此美人情重，感激不忘了。」馮麗卿道：「君何前踞而後恭耶？始則道我說真方，賣假藥，今又如此贊美，你這張嘴，真是個活嘴了。」二人於是暢飲了一會，將那磁壺內，滿滿一壺酒，全行飲盡。華昌道：「此酒力量甚足，我已將沉醉不醒了，我們收去杯盤，好同你去安睡。」馮麗卿即命彩霞搬去殘肴，又烹了一壺好茶，備了兩把手巾，給他二人擦了面，二人飲了茶，這才叫彩霞出去關了房門。三人乘着酒興，寬衣解帶，同赴溫柔鄉，尋那鴛鴦好夢去了。直至次日上午，方才醒來，早見彩霞站在床前，華昌睜眼笑道：「你還未曾睡麼？」彩霞道：「你們二人睡後，我就睡的起來時節，你們還未醒呢！」華昌道：「此刻有什麼時候了？胡老爺昨夜，曾否再吐？」彩霞道：「吐倒未吐，就是鬧了一夜，你起我落的，不知何故？今日天

才亮，華姑娘就出來，到玉姑娘房裏去了；現在兩人總還未起。」華昌聽說，向麗卿笑道：「我知道了，他豈能同我們一樣，昨日肯到此處，已是礙于情面，再叫他做這事件，自然絕不肯行。這也是你把苦你妹子吃的，使他一夜不得安穩。」說着兩人起來，華昌先穿了底衣，坐在床上，等他裹足裹足之後，方纔下了牀，將衣服穿好。彩霞又將面盆，送在華昌面前，讓他淨面漱口，接着端了一碗燕窩湯，請他吃下。麗卿道：「你吃什麼點心說明了，好叫他們買去。」華昌道：「我且等一等，看你梳過頭，同你一起吃。」說着就坐在麗卿旁邊，望他梳洗已畢，又等他將簪環取出來，讓他帶上，然後一同出了房門。玉卿看見笑道：「麗姐姐，是如意了，可知華姐姐昨夜出了一件大笑話，說來也真笑人。」華昌道：「究爲何事，就如此可笑？」玉卿道：「今早我還未醒，華姐姐就來敲我房門，我問他爲何如此早法？他說：『你開下來，自然曉得。』我只好扒起來，讓他進來，只見他滿臉通紅，以爲是吃了苦，故而出來；再又問他，那知胡老爺裝假馱子，到了三更時光，酒醒過來，華姐姐就叫他脫衣再睡，他聽見這句話，隨即望地下一倒，說道：『你害我，我就沒有了。』華姐姐也不知何故，只得下來問他，『爲什麼事？』他見來問，扒起來，又望牀上一睡，嘴裏仍是說：『沒有。』華姐姐見了這樣，疑惑他做惡夢，只好又上床來，那曉得他方上去，他下來，彼此鬧了十幾次，末了一次，他忽然向華姐姐喊道：『你既同我鬧，我就把命送你！』說着站起身，見桌上有把裁紙刀，取在手內，道：『我是個不染二色的男子，從來不喜歡到你們這種地方來，今天因爲礙於華公子的面子，偏又多吃了幾杯酒，弄得醉了，睡在你房內，我很對不起你，明天謝你倒可以，但是你不可同我瞎鬧，你如再纏不清，我就只樣一刀。』說着又作了一個勢子，像要自盡的樣子，嚇得華姐姐要死，所以天才一亮，就跑出來了。」說着衆人大笑起來。不知胡駿夫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馮麗華誤打佳人

湯愛鈴傷心薄命

話說玉卿將胡駿夫昨晚鬧的話，告知了麗卿。華昌聽見，笑個不止。麗卿道：「我不相信，胡老爺那有這說法，他兩人此刻還未起身，總是你這丫頭，造言生事的亂說。」華昌笑道：「這話倒像他做的事，我同你吃過點心，到他房裏去，看他同我說什麼？」三人坐下，就在客廳內，將點心吃畢，起身來到後面。玉卿道：「你們說我混說，先到我房裏去看，華姐姐可在裏面。」華昌久想到玉卿房裏，此刻見他說這話，隨即答道：「我就去，如不在裏面，再同你算賬。」說着，一手攔着玉卿的手，一手拖了麗卿，來到房內，果見麗華睡在他牀上，蓬着頭，滿面仍是通紅的。華昌見他已睡了，也不去驚動他，就在玉卿床邊坐下，細細的望麗華的睡品。見他歪着身子，臉向外，身上蓋了一床大紅紗被，一隻手放在被上裏面，一隻手緊靠在奶子下面兩隻腳，穿出了那邊的被頭。華昌看了一看，雖然他不比麗卿好看，那一種美人睡態，也甚可愛。不覺用手輕輕的，在她身上按撫一番，又將她蓬鬆的烏雲向上一掠，方欲再弄，只見玉卿上來，笑道：「你可丟手罷，他已經一夜未曾睡，此刻才睡不多時，何必將他鬧醒了？」麗卿也上來罵道：「你這種鬧法，防着你手上，要生毒疔。」華昌不睬他，仍自撫弄麗華的頭皮，不想手略爲一重，早將麗華驚醒，只見麗華將頭一縮，嘴裏打了個歡喜，睜眼一看，只見玉卿在面前，疑惑是他鬧的，肚內一肚子嘔氣，見他這樣，舉起手來，照定玉卿的肩背上，一個巴掌，嘴裏罵道：「你這死鬼，也同我鬧。」玉卿正與華昌說話，不防着他來打他，忽然一下，打跳起來，引得華昌笑個不止。此時麗華方知是華昌自己，也笑起來。玉卿被他打了這下，正是不白之冤，揪住麗華，笑道：「他與你鬧，爲什麼拿我出氣？好好讓我打兩下。」說着，就動手。麗華那裏肯行，兩人在床上，翻來復去，打着笑着，如同兩隻花貓一般，只是兩邊亂滾。華昌在旁邊看見，格外笑不住聲。正鬧之間，只見胡駿夫忽然進來，麗卿上前一把拖住道：「總是你這禍根，鬧出這些說話，不然沒有這事。」華昌見他進來，想着玉卿說的話，更是鼓掌大笑。胡駿夫見他們如此，諒昨夜的事情，他們總曉得了，不覺自己也是好笑。衆人鬧了一會，仍是華昌將玉卿拖了過來，麗華方才起來。玉卿向駿夫笑道：「你昨

日那個法度，怎麼想得出來？」駿夫只是笑着，竟絕不開口。停了一會，向華昌道：「我昨晚被你們灌得大醉，一夜未能回去，自從昨日早間出來，家中還不知我們住在何處呢？我是回去，免得他們着人尋找。」華昌雖想仍在這裏，與玉卿住一夜，見駿夫如此說法，不好再同他說，只得說道：「我也要走的，還有許多物件要買，同你一齊去罷。」說着在身邊取出一張五十兩銀票，交與麗卿道：「這銀子代我先收着，隨後來時，一并再算。」復又向玉卿道：「我明日定來，你可在家等我。」說着起身，同駿夫回去。麗華又叮囑再三，叫他明日一定要來。兩人答應，出了大門。華昌向駿夫道：「我爲月仙而來，那知他得了瘋病，不在此間，真是桃花人面了！我見此刻尙早，月仙家內，我是去過的，擬向前去一走了，却這番心願。」駿夫見他諄諄說着，也就不好勉強，只得允他同去。出了狹巷，來到大街，對面却巧遇見李府小廝陸子，見了駿夫，連忙說道：「老爺同華公子在那裏的，昨夜未曾回去，夫人今日一早，就着我出來尋找，請老爺趕速回去，現在買的那個丫頭，不知怎麼，說是騙來的，在上房鬧得很利害，夫人問了細情，不便發作，所以來找尋老爺。」胡駿夫聽見說道：「這不是胡說，我們府裏那有騙人之理，裏面總定有緣故，你先回去，就說我立刻就來。」陸子答應着，緊一步的先跑回去。這裏駿夫說道：「月仙那裏，明日去罷，府裏既有這事，你我先回去看一看，究竟是怎麼說。」華昌也只得一同回來。到了府內，早見樂天從裏面出來，見了駿夫，說道：「趙媒婆豈有此理，他將人家女子騙來，賣與我家做丫頭，現在本人知道，却在裏面要尋死拚命，母親叫你將媒婆喊來，身價倒是小事，我家門面，從沒有這項事件，設若逼出事來，那時怎麼說？」駿夫道：「這女孩子，是幾時買的，爲何至今日才知道，你去把這人叫出來，好讓我問他。」說着樂天進去，來喊愛鈴。駿夫這裏，又將管門老頭兒，喊至廳上，問：「這人是誰經手，幾時進門來的？」看門的就將喜鳳落水之後，吳夫人要買丫頭，以及趙媒婆引進，同愛鈴父女，並愛鈴的娘舅，前來的話，說了一遍。駿夫道：「既是這樣說，明明他父親娘舅兩人，來此畫押，還說是什麼騙的呢？」那人道：「我們也以爲是實情，誰知這愛鈴進了上房，

專代夫人做些針綫，別事一概不管。小丫頭同他拌嘴，因此才鬧起來的。『原來愛鈴自前日進府之後，每日只在夫人房內靜坐，見有針線，他纔起去做，所有外面的粗事，雖然看見，總不動手。吳夫人以爲他是初來的人，或者不知規矩，也不與他較量。惟有那班大腳丫頭，見了這樣，不甚情願，背地說道：『他與我們一樣，總是夫人買來使喚的，爲什麼他不做事，終日間在房內，誰受他這樣裝腔做勢的。』那個說道：『他不做事，倒也罷了，也要同我們和氣一點，你看他比千金小姐還貴重幾分，終日只與夫人說話，那裏有我們在眼內，不是因爲夫人我早經與他計較過了。』你一語，我一言，皆是愛鈴不好，却巧昨日駿夫出去，至晚間未曾回來，到了二鼓光景，吳夫人就同愛鈴說道：『你去叫他們，去問一聲，胡老爺與華公子，可曾回來，臨出門時節，曾丟信說往那裏去的。』愛鈴答應，到了下房門口，見那個大足丫頭，坐在裏面，乃說道：『夫人叫你們，到前面問信呢？』胡老爺可曾回來。』那個丫頭，本來有氣，見他沒名沒姓的，說了這幾句話，將他一望，冷笑道：『你同誰說話，拿夫人嚇誰，鬧排場在自己家裏鬧去！我看也不是個千金小姐，終日間在綉房內坐着，但拈一根針綫，隨你有甚事全不管，也不過同我們一樣，幾兩銀子買來的，在這裏做個討丫頭，自己也不想動，不動指派人，你難道沒有腳麼？不會去問，拿夫人來嚇誰。』愛鈴雖是個小家女子，從未與人拌嘴，聽見這番說話，那裏忍得下去，也就站下回道：『你去不去，不關我事，我何嘗指派你，夫人叫我來喊你的，你要說話，同夫人去說，誰耐煩聽你這話，也要問清看，那個是討丫頭，我只知道叫我來做針工，不知道別的事情，這可不好笑，莫要看反了，我要走就走的，也不是寫了賣身紙。』說着兩人在外吵鬧起來，吳夫人在房內聽見，才要查問，只聽那個丫頭說道：『你不要假要面孔，自己的娘舅，領的身價，親生的父親畫的押，還在此擺架子呢？』愛鈴以前以爲他說的氣話，還在那裏爭辨，現在聽他說，父親畫押的，知道湯老兒遭了人騙，不禁大哭起來。向丫頭問道：『你說誰畫押，將我賣來的，倒是說明白了，好讓我知道。』說着哭個不止。吳夫人聽見這話，曉得有着別的緣故，趕忙出來問他，不知愛鈴

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小丫頭不肯讓人 惡媒婆專行壞事

却說吳夫人，聽見愛鈴在外面哭說，曉得其中，另有別故。只得走出來，喊道：「順兒，你們吵什麼？他是新來的人，爲甚事如此哭鬧，難道沒有規矩。」順兒聽見夫人說他，也就哭起來，走出房門說道：「他才來就欺人，隨你什麼事，總不去做，叫我做事罷了，還沒名沒姓的，擺架子，我是夫人用的人，爲甚事他挾制人，他還說不是丫頭，要走就走呢？夫人聽聽這話可氣人？」吳夫人道：「他初到此，那知你的名姓，適纔是我叫他去的，你也不能怪他，但是愛鈴說不是府裏的丫頭，難道那日他父親畫押的那張身紙，他未看見麼？愛鈴你過來，我看你也不是糊塗孩子，怎麼說起這句話來，你倒是說明了，將後不許如此。」愛鈴見吳夫人也如此說，急得大哭起來，趕忙向吳夫人說道：「這不是趙媒婆行的壞事，騙我父親畫押的，我家只知道來做針線，那知道將我賣了。」說着只大哭不止。吳夫人本是個厚道人，若在別人家，總以爲愛鈴撒潑，斷不容他這樣。此時吳夫人不但不呼喝，反而好言問道：「你且莫哭，我細細問你，你既說來做針線的，爲什麼又寫那身紙？況且身價五百兩銀子，交與你娘舅那個姓周的手裏，你難道又不知道麼？」愛鈴道：「如此說來更奇了，我娘舅死了多年，那裏還有個娘舅？只有你家一個管田的姓周，那天同孫二爺到我家去，說府裏要尋個做針線的女人，故此我父親讓我進來，前日我來的時節，他不是先同趙媒婆一起進來的？」吳夫人這一聽，方知真是騙局。忙道：「那人正是姓周，媒婆說是你的娘舅。」愛鈴格外哭個不止，說道：「我家也不認得他，這個豈不冤枉！總是我的命苦，受了這班人的騙，可憐我那父母，還不知道呢，我也不想過了。」說着就睡地，在地下亂滾。吳夫人怕鬧出事來，趕緊又叫順兒，將他扶起，先安慰了一番，問了他的細情。愛鈴就把孫猴頭如何到他家去，如何周大爺要針線看，如何牽引出

趙媒婆來，前後的話，說了一遍。夫人方才明白說道：「既然如此，你且安心在此，等明早胡老爺回來，定然代你追問，我這銀子是小事，這個拐騙的罪大，你既不願在此，只要將話說明，也不免強你便了。」愛鈴見夫人這樣，方才住了哭，扒起來磕了個頭，然後又與大眾說了一聲，衆人方不怪他。只一夜已過，次日一早，夫人就叫陸子去找駿夫，樂天得着這信，也是氣。此時見了駿夫，就叫他辦這媒婆。駿夫先問了細情，然後叫他將愛鈴帶來，將他上下一望，却不是個奴婢的氣派，也就相信了八分。當時問了他的年歲，並他父親姓名，愛鈴一一回答。駿夫道：「照此看來，你父親本是個貧苦人，將你賣在此處，此事也常有的，爲什麼你不安分，反說人家騙你？你且將前後的細情，再說與我聽。」愛鈴只得又將孫猴頭，以及趙媒婆的話，說了一遍。駿夫還未開口，陸子在旁說道：「這事必是他了，老爺前日回來時節，我見他在趙媒婆家，見了我面，就向後躲去，後來我要解手，請了他代我押着行李，他又不肯，不是情虛，怕露出機關，照如此情形，現在沒有別法，叫人把趙媒婆喊來，着他交保，擠出那個姓周的來，就有處着落。一面到縣裏去，請他出差，捉着孫猴頭就可破案了。」胡駿夫聽得有理，隨即叫他取了李樂天的名片，到縣裏去。這裏又叫人去喊媒婆，說府裏來了一位華公子，要在蘇州買妾，着他趕速前來。兩人分頭前去，等了半天，趙媒婆聽見喊他，疑惑又是財氣，趕着一人進來。管門將他帶進到吳夫人面前，只見愛鈴淚汪汪的，坐在旁邊，媒婆一見，故意笑着喊道：「姑娘你家老兒，叫我帶信與你，叫你安心在此，好在夫人寬厚，一月半載，他就進來看你，你不要孩子氣，這樣淚汪汪的。」愛鈴聽他說話，恨不得揪着他拚了命，方忙着拭了眼淚，說道：「我不爲什麼事，因遭人騙，將我賣在這裏，焉得不哭？你既來好極，倒要問個真假，從前本說我來單做針線，爲何騙我父親，寫了身紙，幸而夫人寬厚，曉得我的委曲，不曾究罪，若是別人家，磨就磨煞了，還想活命麼？你做了這樣壞事，還來花言巧語呢！」說着又哭個不止。媒婆見他這樣話，諒想不得過去，只好仗着嘴會說，強與辨白一番道：「該死了，姑娘，你說這話，豈不冤枉煞人，也未隔三年四載，你道過橋折橋，得着好處。」

了，忘却來人了！你記不得你老子那天，向我說的，真個是苦得可憐，說：「從早到晚扎紙，扎見不到百十個錢，親丁三口，度日爲難，現在生意又淡薄，我兩老人，該應苦命罷！我這個女兒，好比一朵花才開，十幾歲的女孩子，也跟我受這苦惱，照這個樣子，終無個出頭日子，你們走千家門，百家戶的人，有那一家買妾，或買針線丫頭，代我這女兒聽着，能有相巧人家，得點身價，將他老人家去，他也投生，我兩老人也有個棺材本，豈不是兩全其美。」當時我不是回他的，現在寬厚人家少，若與人爲妾，設是正夫人妒忌，從早到晚，不打即罵，雖你們得幾個錢，這個孩子，就要苦死了。還是把人家爲丫頭好，就是主人磨拆，過幾年，嫁個男子家，也就出頭，聽自己做主。那時候，你也在旁邊聽見的。可是你父母，再三拜託我，所以我才做這件事，現在你在這裏，還不是到天堂一般，穿吃是不用說了，就是住的房屋，也要比你家多幾百倍，大幾千倍，還不安心在此，胡說一陣來，糟踏人，早知這樣不討好，不做這件事了。」接着說了一大編的話。吳夫人見他這樣，倒反猜疑不定，究不知誰是誰不是，坐在房門外椅子上，默望着他兩人，愛鈴見他進來，定有一番辨白，先前不開口，讓他說完，復行哭道：「你莫這樣信口開河，你說我父親拜託你，我父親現在又未死，求夫人的恩典，把他喊來問一問，就知道了，況且你在夫人面前，說那一個姓周的，是我娘舅，這句話可是賴不去的！我那裏有個娘舅，同我來的？我父親但知道十兩銀子，這裏却是五百兩身價，這個銀子，究竟是誰拿去了？你不把銀子退出來，諒想你不得出去，我拚着一條命，同你見閻王！我死在這裏，自有我父親出來伸冤。」說着，站起身來，又向夫人磕了個頭，說道：「不是我不知好歹，得罪夫人，實被他騙得急了！」轉身對着趙媒婆的胸口，一頭碰去。吳夫人要來呼喝不住，只得叫順兒出去，來請駿夫。駿夫聽說趙媒婆已來，隨即招呼門口，進來幾個粗人，站在房上外面，自己同樂天來到裏面，見愛鈴正與他揪拔，趕忙上前喝道：「你是女兒家，不應如此撒潑，且放下來，讓我問他。」愛鈴見是駿夫，趕着鬆了手，說道：「求老爺代我問他，雖是我的娘舅，」趙媒婆見他放手，也趕忙到駿夫面前，請了個安，說道：「胡老爺是個明白人，我在這



門裏跑了許多年，從未有什麼錯事。這愛鈴明是他父親請我賣的身紙，又是他親手所畫，現在他忽然反齒，硬說我們行騙，這個名聲，怎麼敢當？既是你老人家來，請你老人家詳這情，我可敢這樣麼？」一番說話說得駿夫大氣非凡，不知駿夫如何處治，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拷口供叫苦連天 繳身價感恩無地

話說胡駿夫聽趙媒婆這番辨白，不禁大怒道：「你說是愛鈴父親託你來此，我且不問你，但是那個孫猴頭代我交來，不關你事，如不將他交出，先將你這虔婆惡打一陣，然後送官究辦！這府裏向來沒有這樣事，你偏做出這拐騙事來，欺騙貧人，已不可恕，還要說府裏管田的人，可見你百般刁詐。」說着叫那幾個粗人，將他拖到外面，大廳旁邊，一間小院落內，先將他兩手捆到後面，後將他兩腳並捆起來，復又取一根極粗繩索，捆了個四馬攢蹄，院落當中橫了一根木棍，一人扒上牆頭，在棍上打了個活圈，將繩子垂了下來，離地約有一二尺高，下面兩三個人，將他吊了上去。此時媒婆已知道不好了，要想直說，又怕追出銀子，只得咬着牙子，懸在半空，嘴裏仍是說道：「胡老爺，你要詳情開恩，我們萬不敢做這件事，他如不託我賣這女兒，爲何在府裏畫押，府上許多管家，皆親目所睹的，現在聽這丫頭話，叫我吃這苦，豈不冤枉煞人！」嘴裏說着，身子懸着，在那裏亂喊亂叫。把個華昌與樂天兩人，反引得好笑起來。駿夫罵道：「你這虔婆，還要賴嘴，打量我不知道。前天孫猴頭，在你家中分錢，可是不是快代我說，孫猴頭現在那裏，把他交出，還可開恩饒你，若再遲延，我就要這樣相待了。」趙媒婆想道：「只要此刻挨一會，隨後有許多好處，不若仍是不招的爲是。」想能復又喚道：「胡老爺，你要開恩，我實在是實情，就是將我吊死，也沒有別樣說話。」駿夫一時性起，叫人代他將上身衫子撕去，露出皮肉，將馬鞭頭上，擊了一個銅錢，先將媒婆在空中一推，把他身上晃了一會，已是頭暈眼花，然後將鞭子，在那皮肉上打一

下，挨一下，就比是打強盜，還加上一倍。不怕趙媒婆不肯招。到了此刻，已是疼痛難忍，嘴裏亂說不已。或喊胡老爺，或叫胡老爺，親娘呀，沒命了，一起聲音，連上房內皆聽得清楚。打了有二三十下，只見背脊上皮開肉綻，血點子飛在滿地。漸漸的聲音減了下去。華昌在旁看見，趕緊上來說道：「胡兄先請住手，將他放了下來，看他招與不招。」駿夫仍是要打，早有兩三個粗人上來，解那繩子，那知被他這一氣亂動亂搖，早把個麻繩披了下來。此刻纔要來解，忽然繩索一斷，如同古牛一般，一聲撲咚，將他跌在地下，可憐兩隻腳，早已被捆得麻木，現在又加一跌，那個磕膝頭，早跌破半邊，也不知道疼痛。伏在下面，與死狗無異。好不容易過了一會，將他攙扶起來，已是走動不得。華昌在旁問道：「你可知道麼？快將孫猴頭交出，或可放你回去，不然就讓胡老爺再打，看你挨到幾時？」媒婆到了此刻，曉得抵賴不過，只得說道：「我招了，孫猴頭現在家內，雖是五百兩身價銀子，我只得了二百，其餘皆孫二爺同我兄弟王三拿去。」當時就把孫猴頭如何起意，如何騙去針線，如何叫王三冒充周大爺同他娘舅的事，說了一遍。駿夫聽畢，罵了幾聲，起身又要來打。裏面夫人聽他已經承認，總不肯做那惡事，趕着叫順兒出來，向駿夫求情，請他不必再打。教媒婆將身價退出是了。駿夫見吳夫人如此，也就說道：「現在放你回去，明日代我交銀。」媒婆惟恐再打，那裏再敢推辭，只得答應起來。可憐已走不出去。於是駿夫着人取了一張竹床，將身躺在上面，喊了兩個車夫，送他回去。這裏媒婆去後，陸子已經回來，說：「縣裏去過，差已出了，聽說孫猴頭已先逃走，故此回來稟明一聲，這銀子只好在媒婆身上追繳。」駿夫聽畢，復與樂天來到上房，向吳夫人說道：「事情已明白了，但是一件愛鈴的父親，雖是遭騙，也不得置身事外，他既能這畫押，身價如追不回來，也要在他身上着落，不然愛鈴終是這門內的丫頭。」吳夫人聽了這話，雖不開口，心裏已早有打算。等駿夫走了出去，向愛鈴道：「胡老爺如此說法，你可聽見？諒想你父親，既叫你出來，還有銀錢繳還麼？你倒是拿定主意，如一定要回家去，等這事完畢，仍把身子還你，讓你回家，若因家中貧窮，仍在這裏，除身價不計外，一月仍與你五

兩銀子，好讓你父母養老。這是我的意思，看你如何？」愛鈴聽了這話，趕着磕頭謝道：「夫人如此大德，真是感恩不盡，只要將身紙還我，除了這丫頭名目，就在此做牛做馬，也情願的，豈能就走呢！」說着眼內又滴下淚來。你道愛鈴爲何如此？只因他自幼存了一種志氣，說人生不幸，變做個女子，各事不能如願，已是抱恨無窮，再生於貧賤人家，則就格外受苦，如父母明白的，代他擇了少年佳婿，一夫一婦，偕老終年，無論做生意爲仕宦，還有後半世望想。若是父母不明白，因着自己貧苦，到了無法可想的時節，只要自己得幾百兩銀子，也不論爲娼爲妾，爲奴爲婢，就把女兒賣了出去，雖女兒百般靈利，百般正道，終身皆爲人議論，總說他出身微賤，豈不令人恨死。故此前日孫猴頭在他家一說出趙媒婆來，他就怕有騙賣的事情，那知道仍蹈在這牢籠裏面。自從順兒與他鬧後，久有了自盡的意見，此刻見夫人如此說法，不但將身紙還他，如肯在這裏，仍把銀子讓他父母養老，像這樣恩德，本是少有，所以他也不肯走。再說媒婆抬回家中，渾身已是疼痛，好容易扶了下來，他的丈夫趙五問了情節，方知吃了此苦，明知是自己罪惡，那裏還敢開口，只得將他扶上床去，先取水代他薰洗，然用藥輕輕的代他敷上，整整的哼了一夜。次日早間，方住些疼痛，進了點湯水，趕緊叫趙五去找孫猴頭。那知他早已逃走了。一會回來，告訴與他，媒婆一聽，只是叫苦。趙五見了說道：「此刻悔已遲了，我看吳夫人還好說話，只好今日先代你去，求求夫人，請他饒了這次，先把王三同我們這二百銀子還去，所有孫猴頭的銀兩，姑作我們認繳，只求他府裏寬限。照此說項，或者夫人心軟，看你打得這樣，不要那二百銀子，也未可知。」趙媒婆只得依着他辦。又將王三找來，叫他將銀子拿出，王三自然也不敢怠慢。到了午後，趙五來至李府，先在門首磕頭，請那班管家幫襯，然後將他帶進。胡駿夫面前，趙五就將孫猴頭逃走，情願自己認繳的話，說了一遍。隨即磕頭不止，只求府上開恩，不要到縣裏去究辦。駿夫見他這樣，不使自己轉口，乃道：「丫頭是夫人買的，在此求我不行，除非求夫人去。」那班家人，又將他帶進上房，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湯老兒出言夢夢 華公子用意殷殷

話說趙五走進上房，將銀子繳了上去，向夫人叩頭不止，情願將孫猴頭的二百銀子，自己認繳，只求夫人寬限，不到縣裏去究辦。吳夫人見他如此，當時說道：「你們這干人也太無心肝，湯老兒只有這個女兒，不得已而方叫他出來做活，你那妻子，就將他騙賣出來，幸是在這府裏，設若被你賣在遠處，一時音信不通，兩下不能見面，豈不斷送了性命？你想一想這件事，可做得太毒，只要得幾百銀兩，也不問人家生死，胡老爺同我們公子，定要送縣究辦，現在差已出了，你既把銀子繳來，那個二百兩姓孫的，雖已逃走，隨後總要回來。那時你們看見，送他到這裏來，再問他追還。此刻你老婆，既被胡老爺拷打，認了口供，縣裏自有我叫人去銷案。但是，是一件，身價既繳來，那張賣身紙，也要退還的。你此去將愛鈴的父親喊來，我有話與他面議。」趙五聽了這話，真是喜出望外，在地下磕了無數頭，說：「夫人如此積德，公子定要官居極品的。」說着退了出來。又到駿夫與樂天那裏，磕頭叩謝，然後回到家中，先告知了趙媒婆，隨即到了紙紮店內，不敢向湯老兒說這番細話，但說李府夫人見他女兒乖巧，甚為喜歡，恐他兩人在家不放心，故此喊他前去。湯老夫婦聽得這信，自是喜悅非常。反將趙五恭維了一陣，說明日定然前去。這裏趙五回來不提。次日一早，湯老兒就一人來到府中，見了那個門翁，滿臉的笑容，向他說道：「請你進去回一聲，夫人叫我來的，還是此刻上去，還是這裏等一等？」那個門公看見是湯老兒，說道：「你來了麼？可知你女兒賣在此處，現在要繳還身價！」老兒疑惑是與他說笑，乃道：「我女兒就賣在此，也不要緊，夫人公子固然好，又有你們這班朋友照應，還有什麼不放心？」那人道：「你還在夢中呢？受了人家騙，到此刻還不知道，你的女兒幾乎自盡，趙媒婆險些被馬鞭抽死了，還是這樣糊塗，同你這人沒有話說，好在你認得，一人上去罷。」湯老兒見門公說了這番話，心下甚是疑惑，只得進走上房，到了院落裏面，順兒見他進來，忙

喊愛鈴道：「愛姑娘你看是誰來了？」愛鈴出來一看，見是他的父親，想起昨日事來，不覺一陣的心酸，早已珠淚滾滾。湯老兒見了這樣，更是疑惑，停住脚在院落裏，只不開口。此時吳夫人已經出來，聽順兒喊愛兒出去，在窗眼內一看，見是湯老兒，也就出了房門。見他父女一裏一外，獸獸的站着，夫人開口問道：「湯老兒，你進來，可知你前日，遭了人騙麼？」老兒道：「我已這般大年紀，人皆看我貧賤，承人家情，皆照應我，那裏還有人來騙我。」夫人笑道：「你此時還不曉得，我且問你，你女兒來時，你得了多少銀子？」老兒道：「銀子是十兩，趙奶奶如數交代的，我回去一秤，準準的十兩，擺在床頭，望了兩三天，想來想去，沒有地方收盛。此地無壞人，我方敢說這句話，現在找了個小瓦罐子，將他擺在裏面，埋在牀腳底下，留着將來添買棺木，此刻那裏捨得用他。」吳夫人聽他說這話，甚是可憐，說道：「你還不知道？可知那天畫押的那張紙，是張賣身紙，將你女兒賣在此處了。」說着，就將前後的話，告訴他一番。湯老兒這纔曉得，連忙向吳夫人求道：「這總是我，不認得字的苦，受了他們騙，那裏有這許多銀子，來還夫人，總求夫人積德罷！」此時愛鈴又將吳夫人向他說的話，告知湯老兒，父女兩個，真是感激萬分的了。吳夫人又將身紙取了出來，交與愛鈴，他自己撕去，愛鈴當時又磕了個頭，接過來兩手撕去。這時候，不獨湯家父女，感激吳夫人，就連那班男女僕婦，也都佩服吳夫人大量。當下湯老兒拜謝過夫人，仍自回去。愛鈴就留在李府，却巧公子李樂天進來，吳夫人將留愛鈴的話，與他說了一遍。樂天以爲然，復向夫人說道：「我適纔在廳上，見華公子與胡老伯說，他已來許多天，此地又無湊巧房屋，總想明後兩日，再耽擱兩天，一准大後朝，要回揚州去，這兩天被這事，把我們家事，都耽誤了。母親看他這人，究竟如何？可能與他合辦場鹽？」夫人道：「胡老爺是怎麼說的？」樂天道：「他說今日晚上，來與母親商議，我看這件事，倒可行得，他既是內教，又有如此本錢，還怕他有怎樣？現在與胡老爺已出去了，等晚間回來，母親可再與他細問一番，以便就近定實。」吳夫人見樂天如此說項，心下亦不甚疑他。奈因無處生色，將錢丟在家內，終久不是善策。乃道：「且等他

們回來，再說如華昌肯住在蘇州揚州的事，與胡老爺辦，這事方可行得，不然心分兩地，彼此兼顧不到，那却不可做這懸事。」母子兩人商議畢，不提。却說華昌看愛鈴事已畢，一心要去訪問月仙，駿夫只得陪他同去，一連去了兩次，皆未尋到，那個原住的房屋，已別換房主，有的說死了，有的說搬往別處去。華昌無法可想，只得與駿夫在街上閒游了一回，以便尋找房屋。走了幾條街道，見旁邊有個八字大門，兩邊磨磚的牆壁，上面貼着個出賣的帖子。華昌進前一看，倒是好個氣派，隨即招呼駿夫兩人一同進去。裏面有位白鬚老人，一表非俗，見他兩人進來，趕緊起身問道：「二位兄台，還是來找人，抑是估勘房屋的？請道其詳，以便引帶。」駿夫道：「因這位朋友，乃是前任鹽院華大人之公子，向來居住在揚州，只因近日赴蘇有事，欲想在蘇買一所住屋，以便日後居住，不知裏面有多少房間，該價多少，請一一示明。」老者見他這樣說法，隨即着人開了閣門，由前到後，讓他兩人去看一回。却是前後五進，前面一進，是轎廳，第二進是正廳，後面三進朝南的住宅，旁邊一條明巷，穿了過去，却是六角的門，進了這重門，一個極大的花園，裏面夏蘭秋菊，無所不有。園子東邊，有一間書房，一轉栽了許多文竹，映得紗窗碧綠，也覺雅潔非常。兩人看畢出來，正是合意。華昌向那人道：「請問老爺，這房子，還是尊府自己的產業，抑是代人經管，該價多少？統請示知。」老者道：「此房是舍親所置，現因納粟入官，行將遠去，故此貶價兌售，統共五千兩紋銀。如足下可以就對，則彼此交兌，簡便非常。」說着叫了個小短童，倒了兩盞茶來，閑談了一會，然後起身出來。胡駿夫道：「你看房屋可合意否？其價又不高昂，何不就此定下，以爲後來之計。」且吳夫人辦鹽之意，已一定不移，能將家眷接來，豈不兩全其美？」華昌見他如此急急答道：「我又想這兩日過後，仍往揚州，只因吳夫人計議未定，因而逗留在此，但不知他能出幾許本錢，前往辦事，必得說明，即有不足，也好與人合辦。且小弟這兩個口岸，吃本已屬不費，縱然要入股分，也不過三萬金，即以小口岸而論，必要十二三萬，方能行。」駿夫見他如此說項，只得回來，再與樂天議論。兩人信步走來，已離家中不遠，只見樂天在門外盼望，見

他二人前來，趕着上前說道：『午前你們去後，我已將行鹽之事，問明家母，但不知華兄果居此處，此地離揚州甚遠，家母怕往來不便，因此猶豫未決。如華兄來此，則彼此消息，皆可靈通，家母末有不行了。』說着三人進了大門，吳夫人早招呼廚下，備出酒席來，專等三人飲酒。不知席中議論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買口岸矢志作鹽商 遇心知亂言說妒婦

話說吳夫人吩咐廚下擺了酒席，樂天等三人，在廳上坐定，酒過數巡，駿夫道：『今日所看之房屋，華兄似甚合宜，何不就此買下，免得復行又找。』樂天見他們談起房屋事來，就問道：『你們今日，在何處看的這所住房，果真買下，那辦鹽之事，家母末有不行的了。』駿夫就把所看的，那房屋地點說與他聽。樂天甚是得意，起身道：『如此豈不妙極，華兄果真定實，我即進去，稟知母親，也好辦那行鹽之事件。』駿夫見樂天如此豪興，深恐華昌主見不定，復又說道：『房屋倒有幾分可定，本來華昌兄不願居住揚州，方到此地遊玩，如不定見，又何必來此，你倒是進去，問問你母親，預備多少款本，與他合夥。有了數目，然後方可商議。』樂天應着，來到後面，將華昌看房屋的話，告知了吳氏夫人。夫人道：『雖是如此，須問個明白，究竟是那處的口岸，現在可辦？每岸須要多少本款，然後方能斟酌行事。你前去問胡老爺，那裏有地方未定，先問成本之理，行商與開店鋪不同。胡老爺這許大年紀，他又在府中多年，難道這點見識亦沒有的。你雖年幼，也該先沉着一會，再來告知於我。我雖是個女流，也曾聽見你祖父父親講過，現在還未舉動，胡老爺現出那種商伏氣派了。華公子縱然是個行家，這點界限也該分別得出來，你前去問他，究是那處口岸能行。』樂天被他母親這番教訓，想着也是冒失，只得出來，告知駿夫。駿夫甚為敬服，說道：『如此講來的，是我們荒唐，但此事我本外教，仍請華公子說明，或寫一個節略出來，以便量力行事罷。』華昌答應，彼此飲了一會，撤去殘肴，華昌起身出席，就去把那個鹽務情形，以及能行的口

岸直敘出來，先與胡駿夫看，駿夫取了過來，見上面先寫着，一切規矩利弊，及上下官吏的公文，下面開了口岸地方，每處新行多少，收價出價多少，從何處起運，何處掣驗，應繳官科若干，幾處分垣應用幾人，緝私查驗，某處爲最，無不條分縷晰，載在上面。駿夫見了一遍，見內有江西南昌一府，似尙可行，雖成本稍鉅，於載運一切，甚爲便當。由淮南起運上駛，即可直達江西，以下如鄂岸皖岸各府州縣，皆已有人承辦，況華昌現在卽有鹽在湘皖兩處，因此在這南昌府字上，加了個圈子，此時看完之後，已有三鼓時分。駿夫叫：「樂天先進去安歇，就明日早間，與華公子同見夫人，再將細情，當面說明。」樂天見天已不早，也就回了上房，一夜無話。次日一早，駿夫先起來，催足華昌起來，兩人梳洗已畢，來到上房裏面，駿夫先向吳夫人道：「華公子因來時未久，不知我處，曾否合夥，故一時未便提及，本想將房屋看定，然後再與夫人計議，昨因樂天道及，因此詢問成本，既然夫人要問細情，華公子已開明在此，特來面見夫人。」說着將那個節略，交與樂天叫他轉遞夫人。吳夫人從頭至尾，看畢，向華昌道：「公子家湘岸已經有鹽，怎麼又開江西的口岸？」華昌見他來問江西，知道是注意南昌，乃道：「小姪的口岸，雖在江西，却是外府，凡行鹽地方，各處不同，有一府吃兩省鹽的，有一省的鹽，雖在一府賣，分爲兩起的。如江西五岸，高漂句三岸之類，皆是一府，分作兩起；江西雖是外省地方，主部皆食淮鹽，現在南昌府的運商，聞說招人更辦，這個口岸，乃是江西省會，興辦之後，不會有虧本的道理，且成本雖是八十萬，還有虛耗在內，隨後更替時節，清查起來，大約六七十萬，卽可做事。」吳夫人道：「雖如此說，也要去訪一踏，方才可行。但不知商人，現在是誰，如欲興辦，可能見面？」華昌道：「這事要辦不難，本人就在揚州，小姪回去，就可做事的。」駿夫見他二人，總可舉行，心下甚是歡喜，隨向夫人說道：「既有這一處口岸，何不絕意去辦，所有的成本，華公子前日已說明七八萬，還可合夥，計算年來，有四五十萬銀子，也可成功做事，將來也是公子一分產業，免得另碎用去。」吳夫人此時，已是首肯，當卽說道：「這事雖是可行，但不知華公子果在蘇州居住，昨日看的房屋，究竟要與不要？」



如能住在此地，這事是定辦的了。」華昌見夫人如此，也就答應下來。到了午後，駿夫就代他將房價說定。次日兌過正價，彼此銀房兩交。一面派人在內打掃，一面擇定日期，同華昌復回揚州，以便將鹽務講定。把巧雲接來居住。話分兩頭，再說巧雲自華昌去後，滿心思想皓月。過了兩日，不見小王前來，一人坐得發悶，叫了一個丫頭去喊小王，等了兩日，又不見來，心下甚是疑惑。這日早間梳洗已畢，坐在涼榻上面，看那貓子撲蝶，忽然背後一人打了一個巴掌，不覺吃了一驚。回頭一看，那人笑道：「你好消閑，一點事情沒有，你前日喊我去，正與那個夜叉淘氣，故而到今日纔來。聽說這貨到蘇州去了，你可是想他來，給你消遣解悶麼？」巧雲見是小王，連忙罵道：「你這賤貨！幾乎被你嚇煞了，又爲甚事與他鬥嘴？」小王道：「說來也是氣人，前日晚間，他在房裏洗澡，深怕皓月回來，又到我那裏去，就把我喊進房去，代他擦背。他那個癆瘡，身子又胖，汗流夾背的，好容易洗了一回。方纔洗完，可巧皓月回來，見他在裏面洗澡，他可是安靜的麼？推開房門，更走了進來，見他赤條條的，坐在那藤椅子上，他就想不安分。此時夜叉也就恨不得我，立刻出去，免得在他面前礙事。我見如此，偏不就走，故意的問長問短，他見我在此延挨，就向我罵道：「誰要你在這嚼囉，你代我快滾出去！」我見他罵我，心下實是好笑，有意不得饒他，乃道：「你先前教我來的，此刻事情末了，不能就走，誰曉得他此刻進來。」他見我說了這話，一時轉不過臉來，起身就想打我，那知地板上一滑，赤條條一個肉身，跌在地板面上，跌了一身的污泥。此時他的無明火，真是高了三丈，扒起來就想打我，兩隻手撲了過來，被我一讓，他却撲了個空，又是一交，跌了個狗喫屎。滿臉的又沾了些污泥，我那時可不能再在那裏了，只得一溜煙跑出房來，算是他吃了我，一回小苦。」說得巧雲笑個不住，好容易住笑，復又問道：「難道你走出房門，他就沒有事了麼？」小王道：「他怎麼肯干休呢？却又不好趕出來，只得抓住皓月，亂打了一頓，皓月也不敢回他的手，後來還是老太太無意過來，他纔趕着穿了衣服，皓月纔走出來。那知就此一打，他因洗澡之後，受了涼，次日就生起病來，他便睡在牀上，整整的罵了我幾

天，今日纔得出來。但是你家這位，現在大約已到蘇州了，皓月昨日纔知道他走，你現在喊我何事？」巧雲道：「我與你有話說。」不知巧雲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潑辣婦索詐酒肴 小丫頭愛嘗滋味

話說小王將陳皓月的妻子，如何打罵，他因洗澡後伏風得病，今日尙未起來，巧雲笑個不住，當下說道：「算是他吃了你的苦了，我纔懂喜，這種人是要這般待他，不然還要放肆呢！」小王道：「我如此待他，叫他奈何不得，明日再去敷衍他一回，這喚作打一巴掌揉一揉，使他哭笑不得。」巧雲道：「你這賤貨，真太發鬆，他遇見你，可也真如遇見活猴了；惟有一件，他竟是從此不准皓月近你一步，你又如何設想呢？」小王道：「皓月不近我，難道我就死了不成？」巧雲道：「你這嘴雖如此，鐵錚錚的，恐怕你到那受不住的時候，又要急得沒法了。」小王道：「我總不像你，你家那一位，纔上蘇州去，未有許多時，你就耐煩不得，便教人傳書帶信，要喊皓月，你自己耐煩不得，却把我也當着你的行爲，你也把我太看小了。」巧雲笑道：「這正是我的亮處，推已及人，行的是恕道，我實不瞞你，我輩當此少年，正是及時行樂，若虛拋歲月，將那美夜良辰，忽忽拋去，豈不可惜！等到將來年歲大了，豪興也沒有了，再想這時會兒過，又從那裏得來？你也不要傲情，看我的話，可說得是也不是？」小王道：「話雖不錯，也不能如你這般耐煩不得，今日是一個陳皓月，可以暫且墊空，設若從前，認不得個陳皓月，你又如何呢？」巧雲道：「據你如此說，我認不得陳皓月，就沒有法想麼？俗言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只要用些心機，什麼法都可想得來，什麼事都可做得來，今日既有個現成的，放在這裏，我又何必再去嘔那心血，用那心機，我所以喊你，同你商量句話。」小王道：「你有什麼話，同我商量，你說罷。」巧雲道：「就是那日，我交付你那銀子，現在怎麼說了？」小王聽他問起銀子，這句話，本來他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要來告訴巧雲，現在既

他問起，正好傾倒出來，但是嚙嚙蘇蘇，有半會子，却因陳家走到華家，走了好一會，已是甚爲吃力，復又在華家與巧雲談了好一會閒話，覺得腹中饑餓不堪，因說道：「這銀子，我却想了一個好主意，可是話長呢，我現在腹中饑餓不堪，我到你家這一會子，你只顧你的事，看不問我一句，可要吃點心不吃，足見得你顧的是自己，把我老遠的喊來，連點心都不請我吃，不但不請我吃，連問一聲，做個假虛邀，都沒有這過節兒，你還說你是推己及人，慣行怨道，我看你這人，損人利己，一心想等陳皓月給你消煩解悶，做那賞心快意的樂事，我實告訴你，你好好的做兩件，極可口極新鮮的點心，再打一壺陳紹酒，與我吃飽了，我纔把真話全告訴你，不然銀子在我那裏，我便拿着這銀子使用，還怕你去告發我，不成你就便去告發我，我也有話講，不怕你翻出我的手掌心。」巧雲聽了這番話，因先啐了一口，又在小王背上打了一下，纔說道：「呸！你要點心吃，這也不算什麼事，你這一派尖嘴薄舌的話，怎麼不怕把舌頭嚼爛了。」小王道：「看你可是一點人情不會做，全靠著人做你的走狗。」正說之間，有一個小丫頭走進來，問道：「奶奶可要吃西瓜，現在外面有極好的西瓜，在那裏賣，奶奶如要吃，我叫他們買兩個進來，好解解煩渴，天又熱得狠，正是吃西瓜的時節。」小王在旁說道：「你這話甚是有理，你家奶奶正在這裏，熱的不耐煩，你就去叫他們買兩個來，給你奶奶吃了，好使你奶奶解解心火。」小丫頭聽說，笑而不言，兩隻眼睛，只望着巧雲，在那裏聽候分付。當下巧雲因小丫頭說西瓜好，便說道：「你既說西瓜好，你就去叫他們，揀那大的，買兩個來解解渴，你告訴他們，讓他們買，你就進來罷，我還有話同你說。」那小丫頭答應着，轉身而去。不到一刻，復又進來，說：「西瓜他們在那裏揀了，一會子就着大丫頭送進來，奶奶有什麼說，請分付罷。」巧雲道：「我現在肚餓了，這位王奶奶也餓了，你可到廚下，叫廚子趕快兒做幾件可口清新的菜，第一不要油膩，越清淡越好，油膩的喫不來，而且這樣天熱，宜清淡好，我不吃飯，王奶奶也不吃飯，再將那一天做的那個涼拌麵，做兩碗，可不要豬油，叫他熬些油汁，加些雞絲在上面就是了。再把那後房裏，雕花鑊子內的陳

紹酒，把我那一把淺箸，白瓷美人的酒壺，拿了去打一壺酒來，不要燙，就是涼的一壺酒，拿進房來吃。」小丫頭答應着，一面去廚房裏招呼，一面拿了酒壺，到後房裏，打開罈子，打了滿滿的一壺酒，拿進房來，擺在桌上。便向巧雲說道：「廚子招呼過了，現在已經趕辦酒在這裏，一點兒菜沒有，這寡酒怎麼飲呢？」巧雲道：「你可將那筍豆兒，與薰魚兒，先拿出來，給我們先飲酒。」小丫頭答應着，又到套房裏，先在磁餅子內，將筍豆兒取出，順手拿了一個小碟兒，盛了放在桌上。又把磁餅子，仍放在原處，又去端了一張方椀子，擺在桌子面前，小丫頭便站在方椀上，將上面掛的那個，篾絲蓋盒取下來，將盒蓋開了，將裏面薰魚取出，也用小碟兒盛好，擺在桌子上，仍將盒蓋蓋好，掛好，篾絲蓋盒，這纔由方椀子上下來，復將方椀放在原處，走近桌子，取了一碟薰魚，一碟筍豆，端出外間，放在桌上，又去端兩張藤椅來，放好兩付杯筷。巧雲與小王說道：「我們先吃酒罷。」小王道：「我肚裏可餓狠了，若再吃這餓酒，可不要醉倒了嗎？」巧雲道：「你這張嘴，真是太活，方纔要好陳紹酒，現在打得來，你又說餓酒難當，要醉倒了總之酒已打來，你敢不與我對飲，就便醉倒了，我這裏有床鋪你睡。」說着不由小王分說，便上前一把扯住他衣服，使他坐下來，復又說道：「你若不陪我飲，我喊二個丫頭來，將你綁在那籐榻上，叫他們把你口撬開來，我拿酒來灌你。」小王說：「你不要這般說，你既使我對飲，我便與你比一比量，難道我真個不能與你對飲，怕餓肚子吃醉了麼？」說着小丫頭就給他二人斟了酒，二人便對飲起來。不過三巡，却好廚房裏打雜的，已將小菜捧來，走到房門口，喊了一聲：「菜來了，你們端進去。」巧雲聞說，却叫小丫頭去接。小丫頭便走出房外，一件件端了進來，擺在桌上，巧雲將菜一看，看見是一盤涼拌雞，一盤鱸魚湯，一盤冷切鹽蹄，一個中碗清蒸南腿，另外有四個小碟，一碟鹽水蝦，一碟滷蛋，一碟黃瓜，一碟花香藕，共計大小八件，色色新鮮，清淡，並無油膩之物。巧雲甚喜，因向小王道：「今日這幾件菜，雖不豐滿，却甚新鮮如意，應該可口，你總真是有嘴運的了。」小王道：「你算了罷，這幾件菜，好不希罕，無非是雞魚肉而已，這也算什麼新鮮，你還在這裏誇獎。」

真個是癩蝦蟆跳在戩盤內，自稱呢！巧雲笑罵道：「你這好不知抬舉的東西！人家殷勤勤，弄來給你吃，你不說謝人家，還要說好不希罕，你只配那母老虎，吃剩下來的，賞你些兒去吃。」小王也笑罵道：「你不要嚼舌頭了，誰見我吃人家剩東西，你既是誇獎你家的菜好，我來嘗一嘗，看來如果是真好也罷，設使不然，我來撕你的嘴，就不算了。」小丫頭在旁邊笑說道：「二位奶奶，不要說了，只是吃菜罷，吃完了那些，剩的也好給婢子們嘗一嘗。不要此時我們家奶奶說好，王奶奶說不好，及至吃起來，風捲殘雲，說好的兩隻筷子如雨點，就是說不好的，兩隻眼睛也如打閃，吃得個仙人照鏡，把我伺候奶奶們的小丫頭，只看眼饞，咽喉內儘着嚙嚙的噎唾沫了，連一些兒總不能沾着點嘗嘗滋味。」巧雲小王二人聽了好不可笑，巧雲因罵道：「好賤貨！不要這般，饒等一會，定然剩些與你吃。」於是小王巧雲二人一會子將酒麵吃畢，小丫頭打面水，二個人擦了臉，梳洗了一回。巧雲復問道：「究竟那銀子，怎樣了？」畢竟那小王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說機謀偏能勝我

聽言語痛恨斯人

話說巧雲問小王的銀子，怎麼樣了。小王說道：「銀子五百兩，有若大的一包，我是沒有地方可以收藏，就遵你那天同華昌的吩咐，交與皓月了。」巧雲聽小王把前次那五百銀子，交付了皓月，詫異道：「你這人如此的糊塗，臨走的時節，還教你去，放在自己身邊，以爲日後用度，我要把皓月、華昌還的時候，不會讓他着人送去，因爲思不得到手，故而設法，叫你帶回去的，你此時又交付於他，再想取回來，是不能夠了。我看你這會子，倒是個靈利人，可以在一處做事，那曉得你心裏糊塗到這般地步，真是令人急煞！既是這樣，我同你做不起事來，你還是耐着性子，同那夜叉胡鬧罷，這點事都不能如法泡製，隨後比這難點，也不知許多，要在人臨時說話，婉轉回環，方能隨心所欲，若照你這樣，豈不將人累壞了。」小王見他如此急法，也不開口，等他說完了，乃笑道：「你的

「雖是不錯，我把銀子交與皓月的時節，你可看見我同他說話，你可聽見這樣尖嘴薄舌的，錯怪好人，我倒又遇見個母老虎了！」巧雲聽他這話，也是不錯，本來還未等他說完，就將他教訓了一頓，曉得出言鹵莽，乃道：「我不是怪你，我生成是這個性情，一言不合，就要說出纔沒事，你既說我未曾聽見，想必總有個說項，你且說與我聽。」小王道：「此時還有何說，你倒同我離開，不要這五百銀子了，就是告訴你也無益處，何必再說。」巧雲見他生氣，乃道：「你不要這樣說，我適纔說明我的性情，向來這樣，我若果真不與你做，事先前在你家，初見你的面，真情話倒不對你講了，你難道這點道理，看不出來，你再不說，我就對你磕頭，謝罪任過，看你可過意得去。」一番話，把小王反說笑起來，道：「你這個臊貨的嘴，實在會說，前番那樣情性，好像除了你，天下沒有靈巧人，把我看的，比獸子還獸，現在又這樣說，不獨教我，把話告訴你，反見得你是個直爽人，因看得起我，方與我如此說項，以此而論，可見得你是口是心非，我本不告訴你的，既這樣倒要把細情說出來，也見得我不是個獸子。」巧雲笑道：「你說罷，究竟是什麼原故？」小王道：「那天把銀子帶了回來，在夜叉面前，絕計未題等，到他有病之後，這日皓月到你住的那個房內去，我纔說你家，還了銀子，却是教我帶回了，但是一層巧雲自從這裏去，心下狠不舒服，說道：「你同他有交情，連點情意話都沒有，白白的送了他回去，這五百銀子，雖是華昌叫還他，同我說叫我帶回來，看你究竟收不收。」我說了這番話，他還未聽完，就急起來，抱怨我一陣，說：「我叫你同去，本因為打聽蹊徑，看他兩人有何話說，既然巧雲有這話，在你面前，莫說這五百銀子，我應該不要的，也值不了許多，就該與巧雲在身邊，買點心吃。」我見他怪我當時笑道：「你既有這個心，就作這個銀子，已經送他，他復反請你，兌回去存在店中，生息，那天華昌不在家中，我帶去再還他，豈不是兩全其美，你何必如此急法。」他見我這樣說，頗以為然，次日大早，就到我房裏來，頑笑了一會，就上街兌銀去了。你道我這個說項，是圖他幾個利錢麼？只因銀票是華昌與我的，既不知這銀號，在那條街上，又不好當面，自己去取，設若被人看出破綻，為何

一個女人家，來免這銀子，足見得是來頭不正，而且隨後華昌難保不會見皓月，彼此閑談起來，詢問這件事，皓月不知道，這便如何說。從此華昌再一深追，反把所有的舊案掀開來，這不是有累大事！我所以想了兩三天，思前想後，仍是交付皓月爲是；只要這樣一說，不獨華昌問起來，可以對答，就是他待你的心腸，也可看出來了。而況這銀子存在店內，又可生息，你要起來，仍是你的，豈不是面面俱到，你想想看我這意見，錯是不錯？巧雲聽畢，也就歡喜非凡，說道：「我以爲我的意見，就高明了，那知你的見識，格外周密，這才是天生的兩人，該在一處共事，照此看來，隨後做了老板，那怕再有許多客，總可酬應得下來，隨心所欲的了。你看這不是件快事！」說着小丫頭，端上茶來，兩人住了口，彼此吃了茶，此時天已將晚，小王道：「我來了一日，雖然代我出了火，無奈正經話，全未提及，現在天又晚了，只好先行回去，明日再來，同你議論罷。」巧雲見他要走，也是難捨的樣子，說道：「也留不住你，那個夜叉，管得太利害，如不回去，明日又不知怎樣了。但是一件，遇見了皓月，可告訴他，說我們這一位，已到蘇州去了，十日半月，就要回來的，教他趁此時，想個法說謊，到我這裏過幾天，我要有話向他說，難得有這機會，不在此刻，弄他的銀子，等到那天，我們這裏，也非安分之人，此次到蘇州，說在那裏買房子，預備來接我，到那裏去住，倘若果是這樣，就與皓月隔得遠了；他若在蘇州再辦一個人，我到那時，兩面不着，實在急了，也無人管我，你與我皆是過來人，諒你也曉苦衷的。我這裏若不是他正夫人死去，還不是你家，那個夜叉管得人，不肯放鬆的麼？我要想自己操權，不在人手下調度，除得同你說的那個計策，別無法想，你務必回去，叫皓月到這裏來，免得失了這機會。」小王答應曉得，彼此叮囑了一番，然後方纔回去。到了皓月家內，小王先到他大夫人房內，坐了一會，望皓月的妻子說道：「巧雲叫我帶信，請奶奶的安，承奶奶的關照，着我常去看他，心下甚是感激，說早晚要做兩件綉貨來，孝敬老太太，同奶奶呢！並教我問奶奶，連日可會好些，病後想吃什麼，他家廚子手段甚好，預備送兩件菜來，與奶奶開胃。」皓月的妻子聽他這話，冷笑道：「偏這種壞人，生成一張甜

言密語的嘴，說出來叫人可憐他，歡喜他，誰知他心裏，比砒霜還毒幾倍，不是他鬧這亂子，到我家來，叫你到他家去何事？你倒也跟他學學，背着我多做些好事，打量我也無法想，鬧出來總要倍了錢，安慰他送他回去，着人去看他的。這個賤貨，也不想自己是何等人，我要他送菜我吃，我倒是招呼你一句，從今以後，隨後再去時節，無論他有多少話同你說，你回來却不准提起，無論在我面前，在皓月面前，只要道一句，莫怪我手快，打過之後，還罰你永遠的，不許與皓月談心。」小王被他這一陣氣話，連自己氣都引出來了，乃道：「先前奶奶叫我去的，奶奶的話，我對巧雲說了，巧雲說的，我也不能吞下肚去，現在教訓我，這可不冤枉。」說着賭氣出了房門，來到自己臥房，一人想道：「他偏這樣吃醋，深怕又將巧雲引了回來，跟巧雲學，我等皓月來問我，方與他講說。」却巧此時皓月不在家中，小王等了一回，怕他被母老虎管住，不准他出來，只得借着吃藥的事，又到這邊房裏問道：「奶奶雖是動氣，此刻却不早了，今日先生看過之後，說什麼可會好些？小丫頭可煎過藥？」皓月的妻子，又見他殷殷來問，也不好再說什麼，乃道：「你倒是去看一看，煎了好半天，仍是說未曾煎開呢，怕他潑去，又在那裏添水了。」小王見皓月果未回來，當下放了心，答應出去，只見皓月匆匆的，由外面進來，對面被他看見，連忙將手一指，叫他不要進來，復指着自已，又指着他，然後又指着自已的嘴，皓月會意，曉得他說：「我與你有話說呢。」趕着轉過身，到他那邊去，這裏小王找了丫頭，將藥送進房去，方纔過去，與皓月談心，不知兩人所談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傳信息巧語多情 說戲言佳人共臥

話說小王將藥送進房去，然後到那邊住宅，見皓月早站在簷口等候，見了他面，忙上前問道：「今日你到巧雲那裏去，你說什麼？我帶他存的那銀子，你可告訴他？」小王道：「你們兩人的鬼話，纔教我傳書帶信，想你家



這個母老虎，又難說話，到了臨時，結毒在我身上罵我，我不知是那裏晦氣，遇見你這人，不知有什麼好處，被你們用來用去，還是不見好。巧雲有話回來的時節，無故受累，被人罵了一頓，幾乎氣死去，那裏還記在心，不是我看見你，你那裏還記得我，又到他房裏去，問長問短的了。」皓月聽他說這話兒，知道他妻子，又罵過他了，連忙笑道：「他罵你，我知道，你還是看我面子，不要與他嘔氣，我方纔疑惑，你還未回來，因此先到他房裏去，敷衍一回，然後再借話出來等你，並不是我離不開他，不把你記在心裏，究竟巧雲說了什麼話，你可告訴我。」小王笑道：「他沒有話，你去問，到那個夜叉房裏問去，用這些話來哄騙人，你果真疑惑，我未曾回來，不會在門口問一聲，就知道了；即不然，先到這裏來望一遭，也就曉得，爲什麼匆匆的進來，就到房裏去，總是我看錯了人，自拿好心待人，換不出人的心來！」說着，眼眶一紅，好像要哭的神情。皓月見他這樣，趕着上來，說道：「你可不要如此，總是我的不是，怪我是了，以後無論怎樣，先到你這裏來，然後再到他那邊去，你千萬莫傷心！」說着，將他抱到椅子上，坐在他旁邊，代他揩眼淚，過了一會，見他仍是不開口，急得沒法，又向他作了幾個揖，默默的望着他。小王見他如此神形，也是好笑，反將他一推，笑道：「你總是前後不饒人，你代我坐下來，慢慢的告訴你。」皓月見他肯說，也就笑了起來，坐在他身傍，等他慢慢的細說。小王道：「你那銀子，我已將你存在店內，生息的話，對他說過了，他聽見很是歡喜，說這樣還有點人心，但是華昌現在往蘇州，聽他說要在那裏買一所房屋，將家眷接了前去，大約十日二十日，就要回來，他問你是怎麼說項，難得他不在家，有此機會，你去住幾天，預備同你商議，除了此時，設若華昌回來，將他接往蘇州，那就沒有會面的日子了。這番話，皆是他千叮萬囑，叫我告訴你的，我看他有些獸，雖有這樣癡心，也要看看對面，是個什麼人，比如我就是個榜樣，吃了許多苦，耽了多少壞名，還是討人嫌，嘴裏說得如火花的一徑家來，跑到大奶奶房裏去了，依然把人家放在背後，何況他又不在眼前，那裏還能把他的話，放在心內，你想想他，可是獸麼？但不過他既拜託我，我明明無用，却不能不說，到了隨後，人做不到

方不怪我。」皓月聽畢，說道：「你倒不要這樣說，他與我不過是新交，還要着你常去打聽消息，你的事雖不能盡如你愿，但凡有相當的機會，以及要什麼物件，我總依你做的；他的皮氣，你還不知道，我不過假意敷衍他，免得他鬧的，我同你格外難得在一處，你此刻說冤枉，好像也是個薄情人，當面說好話，背後就改換的了！我不是這樣人，你既想我去，我總就要去的，但是他的病，現在還未好，就是說慌哄他，此刻也不好啓，你明日還到巧雲那裏去一踰，把我這苦衷，對他說，叫他安心，耐幾天總要想法，將他弄回來，此時要我這一個病好，我隨即到他那裏去就是了，所有那五百兩銀子，我明日代他換了金子，交你帶去；另外還有兩付金鐲，明日也可有了，這是我與你兩人的，一人一付，沒有輕重，你不要胡思亂想，一切的看着我的面子，此刻天已不早，我却要到那邊去了。」說着站起來，向那邊進去。到了裏面，只聽他妻子坐在床沿上，向那個丫頭問道：「你們知道大爺到那裏去了？此刻還未回來，莫非又與小王在那邊，他二人離了我，就做鬼事，偏生我這兩天病着，他們不知唱了多少戲了，你到代我那邊去看一看，不要驚動他，有什麼事，來告訴我。」皓月聽得清楚，心裏說道：「幸虧我來得快，不然這丫頭到了那邊，看我在那裏，他又不知輕重，回來一五一十，說與他聽，這一夜莫想安穩了。此刻故意不進房去，一人靜悄悄，躲在隔扇背後，等小丫頭出去，然後將門帘一掀，輕輕的灣着腰，走到床面前，過了一會功夫，丫頭來看他，說什麼話！此時他妻子，只顧睡在床上，仰面看着帳頂，等那個大丫頭回來，不料皓月已在床後，蹬在地下，不一時，小丫頭進來，回道：「小王那邊一個人沒有，大爺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皓月見他妻子沒有話說，不覺忍不住，一聲笑了起來，反把他妻子嚇了一跳，趕着低頭，兩隻腿早被皓月抱住，笑道：「我唱這一個怕老婆的戲，你可知道麼？」他妻子見是他，蹬在地下，曉道方才的話，他聽見了，不覺也好笑起來，說道：「你不要在此做鬼，若不是叫他去，你必定到那邊去了，不然何以偷進房，躲在這地方，明是你有意打聽，我如不找你，就出去了。」說着皓月站起身來，笑道：「我看你這個舌頭，怎樣的，就如此會說，翻來覆去，總是你有理，這樣

營我得緊緊的，還敢在外放肆？你也不知道，你是個什麼人！就讓我同小王要好，說說話，也沒什麼要緊。」他妻子笑道：「我想你歸這樣正纔好呢！不然，半夜三更的，又要來捉人放火了。」皓月道：「算了罷，只該你亂冤枉人家，人家說一兩句話，你仍要翻舊案，我如不怕你，就可發誓不談了，你今日吃下藥去，究竟是怎樣，不要爲這些閒事作氣，不顧自己的身體，我雖有時候不好，你身上的事，未有一天一刻，不放在心上，曉得你這人的性情，不但巧雲走後，未曾在外面頑笑過一次，就是家內小王也靠都未靠一下子，你那裏知道，我此刻如和尙受戒一式，只許這佛堂裏走動，別處全不敢出去的。」這番話說得他妻子也笑個不止。當時小丫頭送上茶來，向皓月問道：「大爺在外，可曾吃過晚飯？廚子來問過幾次，因與奶奶談笑，故此未敢驚動。」皓月道：「我把吃飯都忘却了，你此刻提起來，方纔覺得饑餓，就去招呼他罷，叫他趕緊送兩件菜來。」小丫頭答應出去，又向他妻子問道：「你今日吃些什麼？如未吃，也叫他們燒點稀飯，我與你吃了一起睡覺。」他妻子也甚願意，隨即叫小丫頭將稀飯燒好，彼此就在房內吃畢，兩人又談了些家中往來的帳目，以及銀號的事情，約有二鼓以後，皓月先伏侍他妻子睡下，然後自己上床。只一夜你恩我愛，可想而知。無奈他妻子適值病後，只能抱頸而眠，未能合身而臥。一宿無話。次日早間，皓月醒來，見日影已至窗下，向他妻子道：「你是病後，再睡一會起來，我因銀號有事，趕緊要去，要到晚飯後，方可回來，你今日仍將原方服一帖罷。」說着起身，穿好衣服，下床梳洗。他妻子以爲他是真有事，而且昨晚說了那許多的好話，夜間又纏綿悱惻，恩愛非常，因此只叫他早些回來，未曾疑惑他，另外有別事。那知皓月梳洗之後，口裏說要到銀號裏去，出了房門，到了廳上，就將小丫頭喊到面前，喝道：「你這狗頭！怪不得奶奶生了這病，原來是你搬鬼話，將他氣出來的，我將你打死，看你要命不要命！」說着在香几上，取了個藤帚，就要動手去打。那個丫頭看見這種情形，嚇得如鬼一般，跪在地下，只說：「不敢！」皓月道：「你如怕打，只要你依我句話，我就饒你這一次；不然今日不要想有這條狗命！」那丫頭聽見這話，早已答應下來，不知

皓月有什麼話說，且看下同分解。

## 第二十五回 假施威怒容可畏 真掩鼻臭味難堪

話說皓月叫那丫頭，依他的話，方可饒却這次。丫頭聽見，趕忙跪在地下哭道：「大爺有什麼話，只管交代下來，如敢違拗，情願下次大爺處治。」皓月道：「我沒有別話，惟有大奶奶，叫你每次到小王那裏找我，你無論何事，皆全行告訴於他，你是討好獻殷勤，把他就氣出個病來了。你想你這罪，是有多大！只因你年紀小，不肯時常打你，你就全無怕懼，今日本應打你，這一百籐鞭，看你還是初次，權且記在你身上，以後如大奶奶，叫你到那邊找我，無論我在那邊，不在那邊，皆說沒有回來，他如叫你打聽，我同小王說什麼，你皆說他們不在一處，到那裏聽他說話去，他問一回如此說，就是問十回也是如此說，你果記得，隨後不但不打你，還有銀錢與你，你可聽見麼？」小丫頭聽他一番話，知道是怕他，帶小王挑禍，他兩人不得順便，雖是十三四歲的孩子，倒也甚爲刁頑，連忙回道：「大爺的話，我都記得了，隨後小王同大爺做的事，我們看見，總不告知奶奶了，請大爺今日不要打罷。」皓月道：「只要你如此，我就沒有別事尋你。」說着將籐鞭放了下來，叫丫頭進去，復又騙了他幾句，只纔來到那邊，住宅裏面，見小王已梳洗完畢，皓月就將昨夜他妻子，叫丫頭打聽的話，以及適才嚇那丫頭的話，說了一遍。向小王笑道：「我今日是不出去了，他既不能自己出來，就是叫人來打聽，又不敢說，還怕怎麼？」說着就在他身邊坐下，問道：「你昨日到巧雲那裏去，看見他在家何事，我恨不得此刻飛了前去，想他一人在那裏，心裏不知怎樣，胡思亂想的了，你且說與我聽，究竟他昨日是什麼光景？」小王啐了一口道：「你專在這上頭用功，人家被你累得，天天想你去，你又不肯去，可憐他昨日，那種樣子，深怕華昌即時回來，就是生離死別一般，那知你全無一點心，想他的意思，全是嘴上春風，在老婆面前，說了許多鬼話，也不知是真是假，現在又來同我胡纏。」

皓月笑道：「你說我同你胡纏，我就鬧你下子。」說着就在梳桌面前，那張椅子上坐定，兩手一拉，將襪子脫去，說道：「我這隻腳，害了個肘眼疔，走一步痛一步，自己修也沒有這眼力，你現在無事，難得在一處的，你可帶我修一修，隨後將指甲剪去，免得外面修腳要用錢。」小王聽了，笑道：「看你這句話，說得好入聽，不說是有心磨人，反說爲省錢起見，照你這樣看來，那窮人連飯都不要吃了。」說着在桌抽屜內，取了一把剪刀，端了一張小圓椅子，對着他身子坐下。皓月也不顧人，能受不能受，先用手在脚凹內，一陣亂抓，見他才坐下來，就順勢望他膝頭一擺，小王見他已經伸來，預備拿剪子，代他大剪，纔把頭望下一低，忽然一陣氣味，直望鼻孔攢去，一連打了兩個噴嚏，隨即把他這隻腳，向地下一推，站起身來罵道：「沒有見過，你這下賤東西，終身的也不洗一洗，讓他在這襪子裏悶，偏偏我晦氣，來代你剪這雞眼，你看這臭味，可聞得下去了。」皓月先前見他打了兩個噴嚏，疑心他本要打的，現在見他把脚推下去，說了這話，方才曉得，是因爲他脚臭，才打這噴嚏，自己，不覺也好笑起来，說道：「你不要得福不覺，好容易到你這裏來，你又嫌好怪惡的，從前你怎麼不嫌的。」小王聽了這話，又是笑，又是氣，說道：「你這糊塗東西，全是信口胡言，平時你來的時節，自然不知道你脚上氣味，你此刻說這句話，我脚上是什麼樣子，想必你知道了，你可在我脚頭睡過麼？」皓月拍手笑道：「真是我糊塗了，我倒要試驗一回，究竟你是什麼樣子。」小王道：「你不要嚼舌根了，這裏現成的水，是我洗臉多下來的，你可就在我脚盆內，將這兩隻腳，洗一洗也覺清楚些。」說着就將盆拖了出來，將水倒了進去。皓月故意笑道：「我這腳還是上年，他代我洗的，並非我懶，實因我腰彎不下來，你雖把水倒下，仍然不好擦洗，不如算了罷。照這樣將雞眼剪去，也就沒事了。」小王說道：「你不要在此亂說，連這點事，總要來磨人，也只得我遇見你罷了，小祖宗伸出來罷。」說着自己又在小櫈上坐下，先將袖子捲起，然後一手拉住他隻脚，一手在盆內抄水，代他擦洗，約有半個時辰，才將兩隻腳洗完，復行用脚布揩乾，將水倒去。只才慢慢的將指甲，同雞眼剪去，已是正午的時候。小王道：「只半

天工夫，你就擱去了，你叫我今日送銀子與巧雲的；你這人還在家中，銀子又未取來，叫我常行空跑，今日究竟去與不去？」皓月笑道：「我今日在他面前說明了來的，不吃過晚飯，不得回來，此時再出去換銀子，設若有事絆住，那回來時節，豈不是又晚了麼？即使再到你這裏，已是匆匆忙忙的，做不出個事情來。我想來還可以，今日不去，老實與你作個永日功德，你看如何？」小王也是這樣心路，見他不去，當時說道：「你今日雖不出去，明日却不能再遲了。巧雲今日他在家裏，也不曉得怎麼望我呢？但有一件，他家房屋又多大門二門，皆有人把守，那班看門的，打雜的人又多，隨後你怎麼進去，若說彰明較着，到裏面去，從前雖是熟人，這幾年生疏下來，已是許久不去，而况巧雲的事，他家門房裏人沒有不知道，若是華昌在家，你去還有可說，他又到蘇州去了，說是前去，只能在廳上，對他家人問兩句話，怎樣能像你，這樣談心呢？」皓月道：「我也這般想法，教此想去，又不敢去，且等到明日，你還是前去問他，能夠他借別的事出來，那是我就可設法，無論在什麼地方，尋兩進房子，同他住幾天，約計華昌要回來了，須前兩日，再讓他回去，豈不比我到他家去順便免得見鬼是的？」小王道：「你好說得容易，他又不是窮戶人家，可以一人在街上行走的，有了頭，有家人，跟了出來，到那個地方，總要看見的他，又無娘家，在此地，不能一面不識的人，會去接他，若是見你同我，兩人在內，這一議論，可想而知了。那時再翻起舊案來，豈不有累大事，你倒是斟酌個主意再去，不是如此冒失的。」皓月道：「我先前看這事，甚為容易，此刻却被你這一說，倒反全無見識了，我們先將今日過去，好在你明日總要去的，再同他商議，或者他有條計策在那裏，我此時却腹內饑了，早間起來，匆匆的，要到你這裏來，只喫了一杯參湯，隨後一點飲食未曾喫過，我是不好出去，招呼他們，你到廚房，着他們送兩件新鮮菜來，先與你吃酒，然後你再將上次做的那個蓮子飯，做點與我喫。」小王道：「你看你這心術，人家同你說正經話，你莫有主見，也該兩人想想，他在家望得，如長鵝頸一般，你不但，不想主意，反又要喫起來，還要點兵點將，指名來歷的，可是你引不得吧？」皓月笑道：「不是沒人心，實在

我糊塗得利害，你想從前，到你這裏來的時節，我那老虎面前，我實不會說一句謊，還是你傳受，遙想巧雲更比你會想了。」小王還未聽完，啐了一口說道：「虧你這樣的糊塗，還擺嘴裏說，不是爲你想主見，那裏吃這許多虧，以後你再如此說，我就真不准你來了。」廚房裏現在，恐怕已開過飯，我昨日剩有，杭筍淮魚在此，熬碗湯出來喫罷，也比他們做得乾淨。」說着出了房門，前來動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懼愛妾甘心受罰 怕老婆援古證今

却說小王出了房門，在小竹廚內，取出個簍子，抓了許多杭筍，先用開水泡好，然後引起一個風爐，用銅鍋在上面頓好，先將豬油熬好，將淮魚倒了下去，炸了一會，然後見他進房，復在桌抽屜裏，取出一塊金華火腿，用快刀切成薄片，一併倒在銅鍋裏面，拿了一把小酒壺，約有一盃多酒，倒了下去，烹好之後，就將杭筍，同那蝦子等類，攏在一起，就將洗腳多下來的熱水，倒了半鍋，另有一個紫銅蓋子蓋好，加上許多炭火，安排完畢，向皓月道：「你們天天吃那些大葷油膩，諒想也吃厭了，這樣菜雖不出奇，也覺清楚有味，你知道這火腿，是那一天的，說來已是可憐，還是你上次在我這裏，忽然晚上就肚裏餓了，我事前不知你來，故爾未曾預備，那天你就沒有喫過點心，次日我疑惑你，還要來的，故叫人買了點存在此處，以便你來熬湯，誰知你被夜叉管得一刻不離，到前日他病了，你方才來我這裏，我以爲這火腿已經壞了，前兩日夜裏，未做點心你喫，此刻拿出看看，還是新鮮的呢？該應我存了這心，終久還是你喫，你想想，不是有兩三月了嗎？」皓月道：「我說你這裏，忽然有這樣好東西，原來有這個道理，真是你這人好心，只恨我那老婆，不知犯了什麼星宿，偏偏我娶了他來，一刻不放在我外面，而且我看見他，如屬員見上司一般，說一句是一句，不敢同他回嘴，連我回想那情景，也是好笑，背後也有立志，預備與他碰釘子，偏要拘他一回，那知見了面，仍然安下來，不然而然的，不敢有違，說句醜話，他叫我跪

一天，我不敢站一刻的，連我也不知什麼緣故？就被他挾制到這步天地，這不是前世的道理嗎？」小王笑道：「該死了，我聽着到醜壞了，虧你有這臉告訴人，你既這樣怕他，爲何全不怕我，我今日倒要威武威武，你不跪在我面前，也莫想吃這點湯水，快點代我在桌上，將那塊絨板子，頂在頭上，由房裏跪起，膝行到我面前，嘴裏喊了聲奶奶，就說不該聽老婆的話，受他的管束，不得到這邊來，叫奶奶一人在這裏，沒有人陪伴，這該是我的不是，今日求奶奶開恩，以後再不敢，再聽老婆的話，受老婆的管教了，求奶奶看我跪得可憐，讓我起來，賞我吃這口鮮湯罷！這番話，如少一句，以及跪慢一點，也看我今日的手段！」說着，端端正正，向當中的圈椅子上，一坐，叫皓月去取板子。皓月只是笑個不止，說：「你這種神氣，坐在中間，比官府坐堂，還利害些，我若不依，你又說我偏心了，你莫叫我跪一回，天天跪，夜夜跪，我更舒服了。」說着，就真的跪進房，依着小王的話，頂着板子，膝行出來，小王見他那樣鬼形，已是忍不住好笑，再聽他嘴裏說道：「奶奶，我做矮人了，我不該叫你洗腳，委屈你受了氣味，隨後天天洗，聽你的話，放我起來罷。」小王先前以爲真照他話說，心裏甚爲快活，現在聽他，更換過來，那裏還肯容他，走進一步，將他兩個肩膀，用力的納在地下，罵道：「你這壞良心的人，我受了你的糟蹋，還要拿我取笑，你今日若不依我的話，我就同你，在這裏跪一天，再不能你就拿出主人樣子，拚着打我一頓，將我開發出去。」皓月跪在地下，見他發急來，連忙笑道：「我說了，我不聽老婆話了，叫奶奶一人，在這裏了，求奶奶開恩，我跪得可憐，讓我起來罷，如奶奶再不出氣，現頂刑具在此，請奶奶責法，以後好記得，再不敢如此。」說着，兩手，把板子舉上來，請小王打他。小王本來是個賤貨，一會兒喜的，一會兒怒的，故意叫人憐愛他，現在見皓月依着他的話說來，復又笑道：「你說的雖不錯，我還要審你一番，以後可改換心腸了，嘴裏如此，心裏可恨我了？我也不打你，你代我自己打兩下頭，擰兩下耳朵，看你可記得。」皓月見他又笑起來，只求他心裏舒服，也不問主婢上下，說一句，應一句，等他說完，真個舉起板子，打了兩下頭，又擰了兩個耳朵，嘴裏還說道：「陳皓月，你可記得麼？」



奶招呼你的話，可代我記着。」說畢，向小王道：「你也坐過堂了，殺罪死罪，沒有餓罪，你聽我肚內這樣鬧法。」小王凝神一聽，果是他肚內，如轆轤的響個不了，當時笑道：「本應還要跪半會，餓空肚皮，才能吃得下去，因為我也要吃了，開恩賞你起來，陪我吃飯。」皓月猶如逢赦一般，趕着站了起來，說道：「我以為他就狠極頂了，那知你比他還加倍的狠，現在究竟怎樣，遙想這鍋子內，好酒在那裏，快點端出來罷，餓死人可不是耍的。」說着自己到風爐面前，先將紫銅蓋子開去，只見一股熱氣，從裏冒出，那個湯滾得如奪燭彷彿。皓月肚內本饑，加之見了好湯了，也不問有品無品，蹬在地下，取了勺了，在風爐面前吃喝。小王笑道：「慢慢點，莫要燙了嘴，你看這餓鬼樣子，等我來，還有物件放下去呢？」皓月見他喊，不知有什麼餚饌，趕着站起身來，只見到房內，攜了個提籃，裏面全是個白麵饅頭，取了若干，放在鍋內，先嘗了嘗湯，覺得味太厚，饅頭一浸足，水就不多了，起身又取了一碗水，倒在裏面，加了許多炭，說道：「這會子廚房內，那裏還有飯，單吃這件又不夠，這饅頭還是清江帶來的白麵，那天老太太蒸了出來，給我吃的，我未曾吃完，故放在這裏面，用這個好湯，泡來覺到還可以吃。」皓月道：「單是這一件菜，也太少了，廚房難道連一點沒有了，我看見這酒壺，蟲都扒了再來，你可跑一回，無論什麼，端兩件來，也讓我醫下饑勞。」小王見他如此着急，只得自己到廚房內，取了一盤涼拌鷄子，一碗荷葉蒸肉，端着進來，說道：「這鷄子正好下酒，那碗蒸肉，你如晚上在這裏，免得再向廚房裏去了。」當時兩人對面坐下，你一杯，我一盞，飲起酒來。皓月道：「不是我今日，把那丫頭嚇了一嚇，此刻斷沒有這樣安穩的。」小王笑道：「這總是一時三刻，不能常久這樣的，你果能狠了心腸，那一天反過臉來，與他大鬧一回，從此不與他說話，白日在這裏裏頑笑，我看他也無法想，又怕沒有這胆量，想起來也甚好笑，大約從古及今，沒有你這樣怕老婆的人。」皓月道：「你不要這樣嘔人，還不曉得怕老婆，是自古有的呢！」小王格外笑道：「世上不要臉的人，我看除了你，也沒有第二個，不說自己羞醜，還說自古有的，我倒不相信，偏要考你一考，那個古人是怕老婆的？如不說對了，

仍是照適才的刑法，罰跪下來。一說着起身，又要坐到那張椅子上去。皓月笑道：「你不要如此裝模作樣的，等我說來你聽，方知道這話不假。明朝有個大將軍，姓戚，名光，那時候邊關造反，朝中無人敢去打仗，他仗着自己一身本領，就討旨前去征戰，皇上見他如此兇勇，已是歡喜非常，還怕他有名無實，就在金鑾殿上，賜了一把，八百斤的大刀，叫他舞弄。旁邊文武諸臣，個個心驚胆怕，設若他舞不動，就有謊言欺君的罪名。誰曉得他毫不費力，應了一聲，遵旨，在殿上請了個安，用了個丹鳳朝陽的勢子，兩隻手一上一下，早把那把大刀，舞了起來。只見風聲響動，全不見這人影，好容易把刀法舞完，到金鑾殿上繳旨，皇上見他面不改色，龍心大悅，就封他做了征邊大將軍。」小王聽說，站起身來，笑道：「我說你是有影無形的，亂嚼舌根，我問的你怕老婆，那個叫你講書，什麼掛帥征邊，你莫想指東畫西的胡賴，快的把我那板子取來，跪了下來。」皓月道：「你不要着急，等我說完了，如果交代不出來，要打也逃不走。」小王只得又聽他，望下說去。不知皓月能免罰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小作烹調互相飲食 大為沐浴合抱陰陽

話說小王因皓月不說出那古人怕老婆的證據，要來打他，叫他跪。皓月道：「你莫要如此着急，我才說了上半截，下半截才到，這怕老婆上的事呢。戚繼光舞刀已畢，皇上見他面不改色，龍顏大悅，就封他做了元帥，來到邊關，不到一兩年，就把那些反叛，殺得個片甲不回，無論朝廷大臣，以及邊關的將士，見了他無不害怕。以為這個人是天下無敵了。那知他妻子十分嬌美，不扶就要倒下去的樣子，誰曉得這戚繼光怕他萬狀，每日上朝，總要在他面前告假，退朝又要到他面前請安，人家請他宴會，要把請帖與他看，准去方去，不准去，連哼都不敢哼，那脚步子更不能動了。他叫他跪在面前，不敢跪在旁邊，叫他自己打一百下，不敢打九十九，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小王聽他這般說項，又見他用手勢來，作那個樣子與他看，實是忍不住好笑，說道：「你不要胡亂說謊。」

了，越說越離奇了，你不要愁，總有一天，你家那夜叉，叫你這種樣子的。今日先在我面前，學習學習，隨後免得費事。」說着，又要叫他罰跪。皓月到了此刻，也是笑不住聲說道：「你總是作急，疑惑我說謊，等我說完，你就知道了。」小王道：「我不要你說了，說謊也不怕打嘴，不說他妻子，是個美貌佳人，就是個鄉村裏的大腳婆娘，見他這兇形，嚇就嚇死了，遂敢管束他。」皓月見他不信，一時作起急來，兩脚在地蹬道：「原是這個樣子，所以創爲奇談，你疑惑人是真騙你的，你且耐一會性子，讓我說畢了。戚繼光這天，被他妻子管教得太利害了，却巧出來操兵，大早起來，居心要嚇他的妻子，告假也不告假，穿好盔甲，耀武揚威，騎馬出去，心下想道：「此刻他未起來，等我操兵之後，約計他要梳洗頭面，我回來趁勢，嚇他一嚇，叫他從此不敢管我。」主意想定，來到操場，操演已畢，格死現出兇勇的樣子，回到家中，舉起大刀，直望上房裏跑去。衆人看見這樣，幾乎嚇死過去，以爲他是殺老婆去了。那知他老婆，却自在房內梳頭，從玻璃窗內，見他那種兇猛，趕緊迎了出去。高聲喊道：「你好大胆，今早出去，也不告假，此刻舉刀何事？」只見戚繼光吃了一驚，腿一軟，跪下去，嘴裏說道：「未將下次不敢，今日請夫人看操。」這就是古人怕老婆的憑據，你聽一聽，可見得不是我一人。」小王雖不相信，但見他指東畫西，鑿鑿而談，不禁也大笑起來。說道：「怪不得你如此怕他，原來你有師父的，跪是不要你跪了，代我快吃饅頭罷。」說着起身，將銅鍋端上桌來，倒在大碗裏面，兩人就在一處，用勺子吃了一會，方才完事。只因天氣太熱，饅頭又是從鍋內現倒出來的，吃雖吃下去，那身上的汗，如雨一般，直流下來。皓月道：「你可開點恩，我情願代你磕了頭，倒外面招呼個人來，取桶水讓我沐浴，你看我這汗，同雨淋一般了。」小王見他果是汗流不已，只得自己，又到廚房內，在火爐上，燒了一桶熱水，來到裏面，向皓月道：「我這裏，不比你老婆那邊分上下，洗衣服，是衣服盆，洗澡是洗澡盆，我統共只有一個，無論洗腳洗衣服，皆是這一個盆，你不嫌齷齪，就拿他洗，不然免得嫌不乾淨，還是到那邊去。」皓月已是熱得難過，作急道：「我的奶奶，你可爽快點罷，人家已是不得過身，你偏要如此，細微

末節的說話，誰嫌你不潔淨。」說着自己到了房內，把方才腳洗的那個盆，拖了過來，也不問有人來無人來，脫得精光，赤條條的，坐在盆內，叫他倒水。小王見他這樣壞形，實在忍不住，笑道：「也未看見過，有你這麼冒失，先坐在盆內，叫人倒水，恨起來就把點苦你受，向你身上倒去，看你可這般不怕人，上下無一根絲的了。」皓月一聽，果是自己大意，趕忙又站起來，笑道：「不怪我粗，只怪你腳盆太小了，坐下去，就不好倒水，倒了水，就不好坐下去。還是清你代我設個法。」小王道：「我曉得你的鬼計，鬧來鬧去，皆是纏我，先前腳洗過了，現在又想我代你洗澡，可是不是罷了，活祖宗，你坐在這裏！」說着，找了小櫬，放在腳盆中間，讓皓月坐定，先拿自己的臉盆倒了一些水，代他把臉洗過，然後倒了半腳盆水，代他渾身上下，細洗了一回。皓月好不舒服，見他要洗完，忽然望下一睡，兩隻腿盤在盆內，拿小王的腿，當着枕頭，閉着眼睛，向他身上一伏，睡起覺來。把個小王急得要死，罵道：「看你這種沒人心的廝貨，只顧你舒服，滿身水淋淋的，就在人身上纏，還不代我起來。」皓月那裏答應。小王見他有意取鬧，也就用了個毒主意，拿了條手巾，在水裏浸溼，對着皓月的耳門，用力一擰，熱水灌到他耳門裏去。皓月被他一燙，忙用手來護，不防着小王一起身，早一個面磕地，伏在地下，兩隻腳望起一豎，把一盆水潑在滿地。小王笑道：「我才喜歡，這是纏人的好處，你看可像個死老鼠，泡在油裏。」皓月爬了起來，身上早又弄了一身的泥水，才要找手巾來揩，被小王一把搶去，笑道：「人好好的代你洗，你不安分，此刻就讓你這樣，你是有本事，就這形像跑過去，我預備再被他罵一頓。」皓月見他把手巾搶去，一人赤條條，站在地下，兩隻手只在滿身的抹，想着適才形景，也是好笑。只得向小王說道：「你可再代我揩一揩，以後再不敢如此了。」小王道：「你的話不算數，我不相信，要我洗不難，先代我作三個揖，然後跪求，方代你揩。」皓月笑道：「你的刑法也太過了，這點事，也要跪求。」小王道：「你莫要嘴硬亂說，再不跪，隨後要想跪，也不得讓你跪了。」說着自己揩了臉，預備望外走去。皓月見他要走，趕忙笑道：「你莫走，你莫走，我跪了。」說着，只聽一聲，嘆，接着嘍呀一聲，小王

回頭轉來，只見他彎着腰，在地下摩膝頭。那小王笑道：「你以後才不如此呢，這總是你違背我的報應。」原來地下太滑，皓月要跪的時節，未曾站得穩，兩脚把不住滑，一起跪了上去，把磕膝蓋在地下，碰腫起來。小王見他吃了這苦，仍是在下跪着，不免心也痛起來，忙忙的過來，將他扶起，先指了身，然後代他將小衣穿好，向他說道：「我不過與你說頑話，你就認真的跪下了，快些到我牀上，去睡一會，讓我好帶你摩撫。」皓月見他說這話，當時就站起來，攙着他的手，到牀上睡下。小王先把腳盆水倒去，又將地下的水掃了一會，然後坐在牀上，代他摩撫了一會。皓月膝蓋，纔算好了許多。又與小王殷殷勤勤的，談了一會心事，無非是你恩我愛，說不盡許多衷腸。一個是見色即迷，不管那循環果報。一個是水性楊花，真個是恩愛難忘。甚至下午時分，方纔出去，不知小王明日，果到巧雲那裏去，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院中飲酒口口生香 月下尋思悠悠入夢

却說皓月與小王坐在牀上，歇了一回，已下晝時分。小王道：「不是我要催你，你停一會兒，到外面去一遭，將銀子兌回家來，若等你明日再去，還不知明日可能遇巧送來與我，設若你的老婆，病加重了，不然或又全好，能出房門，那可不能如此順便。而且我今日到此刻，還未到那邊去，現在也要去一趟，你拿回來，先在這邊等我，我見着他面，說兩句話，就回來的，把這個巧機會錯過，不但巧雲要急殺，我看你也對不起他。」說着，小王自己下了床邊，將皓月的褂褲，送了與他，催促他出去。皓月道：「務必你去就來，我這銀子，是現成的，回來見你，不在這裏，我可就不耐煩，一人悶坐，今天爽性，在你這裏吃了晚飯，方到那邊去呢？好在我早上，是說明過了。」小王見他有心在此，也甚情願，答應着看他出去，自己一人來到那邊，見皓月妻子，坐在房門外面，見小王前來，開口說道：「我道你又遇見什麼好人，絆住腿，從早至此刻，未見你的面。」小王見他又說醋話，心裏雖是恨他，猶恐

彼此拌嘴，鬧了起來，皓月回來，反不能過去，只得忍着性子說道：「不怪奶奶說，我今日却是來遲了，想是連日受了寒，昨日一天頭昏身熱，到天亮纔出了汗，上午時候，纔能起來，不是奶奶病着，怕沒有人照應，我今日是要請天假，歇一歇，到此刻頭還痛呢！」皓月妻子見他臉上，果是紅一塊白一塊，頭髮蓬鬆在面上，那種情形，倒像是有病的樣子，也就未曾開口。那知小王見了頭道：「奶奶說，今日不吃藥，因為天暖，叫我搓手巾，預備洗身子。」小王你搓這手巾，想必是過藥的了！」頭道：「奶奶說，今日不吃藥，因為天暖，叫我搓手巾，預備洗身子。」小王聽見，假意說道：「奶奶雖不歡喜我，我却是不能不說，前日這個病，由洗澡得來，吃下藥去，稍為輕點，現在又要洗澡，不是我要提從前的事，有意說奶奶，我們這些粗人，從早做到晚的事，不得已而洗一洗，免得骯髒，奶奶有人服侍，又沒有汗，那裏耐忍不得，在我看，可不必洗罷，免得大爺回來看見，又要發急。」皓月的妻子見他說了這番話，覺得也甚有理，不好再說他不是，乃道：「我是叫他洗好了，預備在這裏，本來今日是不洗的，你既不舒服，我此刻也沒有事件，你就去歇歇罷。」小王聽他這話，正中己意，嘴裏答應着，不便就去，只得又坐了一會，倒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只纔慢慢的走了出來，到了那邊，已有上燈時候，曉得皓月總要來的，預先叫人添了一壺酒來，買了些新鮮菓子，以及火腿蝦子豬肉等類，在廚房內取了些作料，回到裏面，用糯米煮成熟飯，把各付飲物裝在飯內，復用銅鍋在風爐上燜好，到了臨吃的時節，再將蓮子擺下，取那種清香，吃下去不獨不嫌油膩，而且可口非常。收拾纔完，要想把那小圓桌，搬在院落裏面，一人正搬不動，却喜皓月已走進來，就站在那桌子面前，笑道：「你那邊未曾去麼？何以這般快法，就回來了？」小王道：「你莫要問，今日偏生這樣，好說話起來，你且把衣服脫去，同我搬這桌子，裏面蚊子多，又不看見，到院落裏風涼許多。」皓月更加得意，連忙將衣服脫去，將桌子搬好，再看那爐子上蓮子飯，已經煮好，喜得手舞足蹈，問道：「我出去沒多一會工夫，怎麼就預備好了，我究竟不放心，他怎麼好說話？」小王把他妻子的話，說了一篇。皓月道：「必是他叫人來打聽過了，說我不在

這裏，你說有病，方纔相信。照此看來，那個小丫頭，明日倒要給他點東西，方肯代我們遮掩，却巧今日有月色，我們就吃酒罷。」小王道：「會鬧吃，銀子究竟拿來，也不交與我。」皓月道：「這本是現成的，怎麼說不拿來，連你們兩人鑄頭，總有了。」說着起身，到房裏取了出來。先把賬單送與他，說道：「這是五百銀子，改換了赤金二十三兩，計共二十五兩零幾錢金子，這是他自己的款項，另外金鑄兩副，每付五兩，兩共十兩，你明日一起帶去，同他揀一揀，若有大小，總可換的，這事就託你了，但是我如何去法？你倒是同他商議個妙計；不然兩人，雖是想念終久也無用的。」小王見他這樣說，反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你們二人，未能成事，用我代你們傳信，一徑成功之後，就把我撇在半邊了，隨後還不是你家這母夜叉，你看那一天，初來就不肯讓人，恨起來就將你哄了去，讓他們家中知道，先把你捆起來，吊打一頓，斷絕後望，然後告訴那老婆，叫他再同你拚命，好叫你裏外不得安身，方遂我的心願。」皓月見他嘆氣，又發恨，趕忙上來，說道：「你莫要如此胡想，我何嘗有心撇你，如不同你要好，我今日這一天，倒不在這裏了；總因他管得我太緊，你也該知我的苦楚，你放心，我總想那巧雲搬出來單住，然後你告假出去，讓你兩人住在一處，夜間雖不能常去，日間天天總可去的，我看巧雲那人，嘴裏壞，爲人却比我家這個好許多呢；此刻已不早了，你曉得過遲回去，又惹他說話，你可把酒取出來，你我吃個安樂酒。」小王見他這樣，也怕過遲回去，反爲不美，也就將酒取了過來，先前那件荷葉蒸肉，復行換了個銅鍋，在火爐上燉熟，端上桌來。皓月道：「我們今日，可不必兩個，盃子那樣文縷縷的，實在無趣，單取個大盃子來，我兩人一遞一口吃罷。」小王也甚願意，登時拿了一個大盃，斟滿了酒，便你一口，我一口，暢飲起來，直吃到盃盤狼籍，方纔罷休。兩人又將蓮子飯吃畢，打了一盆水，小王又帶他揩了身子，吃了盃茶，向皓月道：「今日這天，算成功圓滿了；以後要不知何時，方能如此，你家老婆的病，又好了，你上去規矩罷。」說着眼眶一紅，早滴幾點淚來。皓月道：「你莫要這樣苦楚，明日早點，到巧雲那裏去，同他斟酌個絕妙的計策，我總設法出去便了。」說着代小王眼淚揩去，匆

匆向那邊去了。這裏小王收拾了碗箸，將銅鍋洗畢，取了一盆熱水，將身上的汗氣洗去，坐在院落內乘涼。心下想道：『我看皓月這人，實是無長性子的，不是他妻子管得利害，這點家財，早已完了。他是見一個愛一個，我想終身靠着他，這是難上加難，倒是巧雲想得這個主意高明，趁此拿他點銀子，兩人到別處開個門兒，他又是熟手，有我兩人的像貌，有誰看不上眼，到臨時如有好的孩子，再買兩個，平常的客，就叫我們應酬，我們有合意的自己受用，倒不必一定愛他錢，只要人品年紀合式，就能白頭偕老，橫豎這兩家的財產，也夠我兩人一世用了。』一人在院落內，胡思亂想，不覺辛苦下來，兩眼閉着，朦朧間走到一個官衙裏面。見當中坐了一位黑面判官，下面站了兩邊皂吏，吆五喝六，在那裏坐堂。小王也不知何事，覺得熱鬧非常，也就在人叢內擠了進去。只見上面的判官取了一本冊子，翻了一回，望那書吏問道：『這人作孽太多，罰他家產盡絕，現已奏明上帝，削去他的財產。』那人答應一聲，舉起筆來，在那簿上一鈎。小王聽他說上帝兩字，方知是陰間地方，趕忙要退下來，那知已被看見，不知可逃得回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入陰曹分明報應 探親戚巧湊機謀

話說小王曉得在陰間裏，趕忙要退出來，已被一人看見，高聲喝道：『汝是何人，敢來偷看陰曹公事！』說着，走下來，將他提了上去，在判官面前跪下，判官將他一望，問道：『你是那裏人氏，陰陽相隔，豈可胡亂來得麼？你且將姓名說來，看你陽壽如何再為核奪。』只見旁邊又將花名簿子翻開，等他說出名姓，以便查閱。小王見了這樣，疑惑已死過去，嚇得戰戰兢兢，低聲回道：『小婦人姓王揚州人氏，只因家貧，現在陳大郎家為婢，不知因何來至此地，冒犯虎威，求尊神寬宥。』只見上面判官，不但不怒，反大笑起來，說道：『我道你改悔前過，轉到人間，不再為非作惡，那知你依然如故，造出一場淫孽，這也是陳華兩人的報應，雖你有如此大罪，也有一點微功，



世上那般貪花浪子，終日在勾欄院內，造出無邊的淫惡；見了你兩人的事故，也可作當頭一棒，猛省回頭。知道是萬惡淫爲首，天道報施，毫厘不爽的了！但你既有心造孽，便將他同你二人的事實，傳徧世間，俾人知道，你所做的事件，皆是敗名失節，破家亡身之事，萬不可因言之擊，當爲虛文，那就比你的淫孽更加重了。我看你陽壽未終，你宜自愛，若是任意胡亂，可知道你騙人，人能騙你，你淫人亦爲人淫，自身雖難看見，那妻女身上，終有報應的！今日這許多良言，你可牢記着心頭，改邪歸正，莫再如從前作爲。」小王聽見嚇得面如土色，只求放他出來，還未起身，見判官後面出來一位陰差，青面獠牙，手中取着個鐵錐，一派凶惡的形像，令人駭怕。走到公案面前，站下說道：「這人作惡多端，饒他不得，且用這鐵錐，將他打死。」說着，躍下階來，望着小王當頭就打。小王一嚇，起身逃走，轉過身來，那知落在院內。此時再一思想，不覺毛髮悚然出了一身冷汗，趕着進去，將房門閉好，一人坐在床上，想那夢中的事件，說道：「我明明在院落內，怎麼就到了陰間，如若不信他的話，句句是實，如若相信，既到了陰間，怎麼又會還魂，自己思前想後，辨不出真假是非，忽然嘆咤一聲，有個花貓跳在桌上，把自己的茶鍾，打得粉碎。小王又是一嚇，站起身來，去打貓子，早把夢中的言語，悉個乾淨，復又倚着枕頭睡去。你說小王何以如此忘却，只因世間貪色的人太多，如果小王記得夢中事情，猛醒過來，不與巧雲串通一計，華昌同皓月兩家，不得敗壞，就是他與巧雲兩人，隨後也不得遭孫猴頭惡害，那個循環報應的緣故，世上也不知道，故此陰譴，又教他忘却，方纔可以喚醒世人，閒言少敘。且說小王次早醒來，已是辰初以後，心下雖然不甚自在，但曉得昨日做夢，夢中的事，全然丟去，反而自己說道：「這總是我要到巧雲那裏去的緣故，日有所思，故夜有所夢。現在可起身了，若果再遲，真是錯了機會。」趕着爬坐起來，換了鞋襪，將頭臉梳洗已畢，先將換的金子，藏在身上，然後喫了點心，來到皓月這邊，見他還不起來，不便進去說話，只得站在房門外邊喊道：「奶奶可曾醒麼？」皓月妻子聽是小王，問道：「你爲甚這樣清早起來，有什麼話說？」小王笑道：「我昨日回去，就睡去了，直到今

日天亮，方纔醒，現在天已不早，我來看奶奶，今日病可好了。巧雲那裏，前日叫我再去一遭，我因此刻天還涼爽，來問奶奶一聲，還是去與不去？」皓月在床聽見，他說這話，不敢開口，聽他妻子回道：「他即叫你去，你就去一回，但是招呼你，他那種小殷勤，我是不受的，如有什麼針線物件，可不准你帶了回來，他也莫要放鬆，我也不讓他進門，我一夜未曾出汗，現在纔有點汗意，你去罷，不要在此嚕噓了。」小王聽着，答應出來，到了那邊，把金鐲包好，慢慢的走出大門，直望巧雲家來。到了門首，見許多担夫，站在那裏，心下急道：「就是昨日未來，錯了這個機會，必是華昌由蘇州回來了。到了此時，也不好回來，只得硬着頭，到門房裏面，向那門公問道：『可是公子回來麼？』現在可在上房，我家奶奶，叫我望姨奶奶的，如不便我就回去，明日再來。」那個看門的，知是陳皓月家的人，說道：「你進去，沒有事，這不是我家公子，是我家公子的內姪，姪子來到這裏探親的，却值公子不在家，只好權住在廳上，你要進去，走這明巷子去，過了大廳的山牆，後進就是姨奶奶的住宅了。」小王笑道：「原來不是公子，我就走明巷進去。」說着轉身，由廳旁狹巷裏，到了裏面，將腰門一推，小丫頭問了一聲，見是小王趕着喊道：「姨奶奶，正預備教我去喊你，你却巧來了。」巧雲見丫頭說話，趕着走了出來，小王道：「我曉你們要着急，故此早間就來，適纔到門口，見了許多担子，我還疑惑，你家公子回來，那曉得不是他。」巧雲笑道：「他家來倒也罷了，免得你兩頭跑，豈不討厭。」小王道：「你嫌我怎麼又叫他去喊我呢，你不要說反話，並非我昨日不來，只因有要緊的事，未曾到手，我不說，你也該明白了。」巧雲會意道：「我不相信，那裏有這樣巧事，大概你一路跑來，身上熱了，且到房裏去，揩一揩身子。」小王道是他怕丫頭聽見，也就說道：「我正熱得利害，就請他打點水，好把我揩一揩。」丫頭答應，拿盆出去。巧雲道：「你這人真可托不得，昨日不來，偏生今日他前妻的內姪來了，這事如何說，這小子要等他回來，方能走呢？前日還千叮萬囑，你只顧那夜又有病，看你兩人怎樣把這件要緊的事，全都忘却了。」小王道：「說來也是冤枉，他昨日在我那邊，鬧了一天，隨後還是我催他，方出去將那

銀子，取了回來，還有兩付錫，也與你我兩人的，不是催着他，今日還不來呢！說着將賬單同金子，先交付與他，接着在手上，把錫脫下來。巧雲道：「這些東西，既換來就罷了，但是想個法，趁他這兩日不在家，叫皓月來這裏方好，你爲什麼不加緊？」小王道：「我們昨日想了一天，皆是前後礙事，我告訴你，連你大約亦無法。」巧雲道：「你呢！倒好做事，你橫豎是他家的用人，只好與皓月說明，你拚着同夜，又大鬧一場，故意皓月將你趕出來，那時倒可以單住在外面，就是我也可以有處站腳，惟有此刻，他不能來，我也有許多要緊的話，同他說，豈不急煞人？」說着丫頭水已進來，兩人住了口，說些閑話。只見看門的老兒進來，說道：「于少爺的行李，已鋪排好了，他說公子不在家，要來面見姨奶奶，還有話說。」巧雲道：「這個怎麼便當？他又不是孩子家，如何輕自出入？」那人道：「我們已經說過，他說我們公子，是他姑丈，雖是姑母去世，現在姨奶奶，也是長輩，理應要進來請安。我看這是回不去的，家內又無第二個人，姨奶奶不見他，不能令他人悶坐。」這裏巧雲還要開口，小王聽了這話，十分歡喜，趕着道：「家裏親戚，姨奶奶自然請他進來，難道教他在這裏，連說話的人都沒有麼？我看是見他爲是。」巧雲聽他說這話，回轉身來，只得向那人道：「你再去，同于少爺說，我還未收拾完畢，等一會請他進來罷。」那人去後，小王上前笑道：「你前日說我糊塗，我看你真糊塗了，現在正想皓月來，還不借着這事，讓他進來，這個人又是你們親戚，華昌不在家，無人陪伴他遊玩，你見過之後，就與衆人如此，這般說法，我再在旁，插上兩句，你家門房裏看人，自然去請他，豈不是外面，不現痕迹，他就可以來了。」這一番話，說得巧雲歡喜非凡。不知皓月可能進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稱慷慨錦文受惠 假殷勤皓月留賓

話說小王對巧雲說道：「你讓于少爺進來見你，雖是華昌不在家，他既以你爲長輩，你樂得居之不移，所有

一切應酬，要比他在家時週到，一二日後，他見你如此，必說爲人長厚，看得起他，然後你就說，你姑丈不在家，無人陪你出去，由此引來，把他抬舉，豈不是個絕妙機會。」巧雲笑道：「果真這麼一說，四面好看，隨即叫丫頭出去，請于少爺進來。不多一會，只見門上老兒，引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後生，到了上房裏面。那門翁指道：「這便是公子的姨奶奶。」那人隨即走上一步，到了巧雲面前，行了半禮，站在下首。巧雲也還了個萬福，問道：「少爺是幾時由府上動身？我們初次見面，還不知道大名。」那人道：「小姪名喚雲章，號錦文，前月三十，由杭州來此，不知姑丈已往蘇州，若早得信，就便在蘇州，也可碰過了，但不知姑丈幾時可回來。」巧雲道：「他也是前月動身，約計行期，也可回來，既是少爺到此，親戚家裏，也無須客氣，住在廳前，稍等二日，當可會面的。不過一切簡慢一點，統望莫怪。」說着，着人招呼廚房，預備酒席，代他接風。于錦文坐談了一會，因無別人，只好告辭出來。這裏面巧雲將門翁，喊進裏面，問道：「我來將已有三年，雖然聽公子說過，有個內姪，不知他作何生業，他此時前來，想必總有事件，來找公子，你們總知他的爲人如何，可便中間他一聲，究爲何事，恐怕公子暫時不回來，將他留在家內，一則出入不便，二則他久等見無人，同他講話，疑惑我們，勢利怠慢於他。」門翁道：「姨奶奶不知道，我們這裏奶奶，本是同公子，親上加親，二人是姑表姊妹，上代姑太太，是嫁與于家的。說來這段話，很長，從前老太太，在鹽院上的時節，于姑老爺，做的浙江道台，那時姑太太還在，見公子品貌言語，無不出色，將小姐配與公子。會記得姑太太，送親來時，見我還在這裏，伺候公子，他歡喜得非凡，當着衆人，叫我個乳名。那知我們大人故後，姑大人也就在任上去世了。當時舅老爺，因虧欠官款，着長子償繳，就此一急，也就死去，可憐此刻，只留了這位公子，此次前來，大約要想捐官，例銀不足，前來與公子借貸的。」巧雲聽畢，笑道：「你不說，我一向也未問你，你究竟叫何名字，見了面，連姓都不知道，彼此含糊，終久不順便，你倒把姓名說出來，就是你這般大年紀，不喊你乳名，帶着姓喊的，也好啓口。」門翁笑道：「我本姓黎，叫黎敬，就是公子幼年，同我胡鬧，順着這黎敬，二個字音叫

白了，叫我皮精，因此喊得難聽，所以輕易，不將名字告訴人。」巧雲聽了，也是好笑，說道：「你既怕叫這二字，我已後單稱黎二爺是了，但這位于少爺，是二代親戚，雖然家道不比從前，也是官宦子弟，豈能怠慢他，而況他此來，又是爲功名的大事，焉能不週濟，問他此地，可有別的親戚朋友，如果還有親眷，不妨前去約了他來，在此閑談，免得一人寂寞。」黎敬道：「我曉得的，這揚州，只有我們一家，那裏有人陪他出去遊玩？」小王在旁答道：「我倒有個主見，不知你們如何？我家大郎，既在家中，終日無事，他又與你們公子，是至好的朋友，何不請他來陪伴？」黎敬還未開口，巧雲見他顏色不善，是不以爲然的神情，連忙說道：「他是我們家親戚，焉能請外人來陪他，再等二日，如公子還不家來，那時間他要借多少銀兩，量力資助他些，然後請你家大郎，陪他遊玩二日，代他送行，此刻還可不必。」說着黎敬出去，巧雲就叫小王回去，把這話告知皓月，一面就叫他回去，專與皓月的妻子作對，以便好趕出來，二人計議已定，小王回去不提。這裏巧雲見于錦文，生得氣度清華，雖心在皓月身上，却又分而爲二，又想牽他做個內應，即使皓月不來，也不至於落空，因此每日飲食，無不豐滿異常，無如于錦文雖輕年子弟，却也一事不苟，有時是巧雲與他談笑，總是正顏相對，他心下一人說道：「我姑丈現不在家，他雖是個姨娘，不過因姑媽面上的姪兒，所以如此照應，他只親熱我，怕是那邪路上的親熱，我不能不自己尊重，以防意外。」因此數日以來，雖是巧雲有心牽引，終不能夠上路。這日忽然接到蘇州來信，說華昌已於上月，由蘇動身，後因胡駿夫抱病，因此耽擱下來，現在須本月底，方可回來。巧雲接着這信，甚是如意，就將黎敬喊了進來，說道：「公子適纔的信，諒你總知道了，于少爺那裏，也告知他一聲，他還是再等一二月，還是怎麼說？」黎敬道：「公子因事，既不能回來，于少爺怕不能久等，昨日已同家人說過，想報捐個通判，仍然分發浙江，現在親戚故舊幫忙，已湊集三千五百銀子，連部費引見等事，還欠二千有餘，因此來與公子商議，我看這事還不爲難，姨奶奶就做主，招呼管賬的，與他二千銀子，隨後公子回來，也不至說話。我們現在的家財，似乎也不在這事上計較。」

「巧雲聽了這話，想那些鹽務中管賬的人，皆非己類，一經引進門來，就來許多不便，乃道：『既是如此，這二千銀子，家裏還有，不必再向那管賬的付去；但是于少爺既是初次來此，雖然幫他銀子，也要盡個地主之情，公子的朋友，又無多人，你明日可到陳家，將他家大郎請來，陪于少爺遊玩二天，好送他回去，別人既無這工夫，又比不得他豪興，就是公子回來問及，也這覺我在家，會做只情分。』黎敬見他肯送于錦文二千銀子，頗以爲然，而且于錦文就要走的，諒想皓月來此，也不致有別事，當時答應出來，先告知了錦文說：『華昌暫時不回揚州，現在姨奶奶做主，送給二千銀子。』錦文聽了這話，更是感激。次日一早，黎敬就來至陳家，拿了華昌的名帖，請他前去午飯。家人送上廳去。皓月久已知道，隨即穿了一身華服，來至華家，先與錦文禮畢，彼此坐談一會，裏面送出酒席，兩人入席。酒過數巡，皓月道：『于兄初來此地，此間烟花風月，想必未曾領略，今日午後，何不同去遊玩？』錦文道：『只因姑丈赴蘇，以至各處未去，既蒙見愛，理應奉陪。』巧雲在後面聽錦文肯同皓月出去，心下甚是歡喜，趕着將黎敬叫了進去，便開口說道：『我雖請大郎來，不過陪他游玩遊玩，惟恐他們過爲放蕩，或竟在外面宿娼等事，你是年老的家人，可同他一齊出去，即便有這事件，也可照應照應，免得出了亂子。黎敬以爲他是好意，說道：『我即出外，跟了他二人前去。』那知皓月同小王想定了主意，只要把錦文騙出門來，將他在妓院困住，然後一人再到他家，與巧雲會面，此刻見黎敬跟在後邊，也就明白，必是巧雲怕他礙事，叫他一路跟來，當時就將錦文帶到城外，名勝地方，遊玩了一會，約有上燈時分，方進城來，向他二人說道：『于兄初到敝地，小弟是個地主，理當杯酒小敘，前面酒樓，頗有佳釀，務必屈尊駕一枉。』錦文道：『尙未道府，焉能叨擾，明日再爲拜惠罷。』皓月見他推辭，那裏容他不去，到了酒樓門首，硬將他邀了進去，說道：『非是小弟年長，令姑丈與弟故交，彼此往來，歷有年所，難道他親戚在此，杯酒皆不能酬應麼？』錦文見他說了這話，也不知他的爲人，只得一齊上樓，二人當中坐定，黎敬另外一席，坐在旁邊，早有小二上來招呼，見是皓月在此，忙道：『大郎許久不來，我們

姑娘，正要請你，今日來此，還是請客，還是一人消遣？」皓月道：「我是請客，你將那上等酒肴，擺一桌來，叫他二人前來陪酒。」小二應聲下去，不多一會，上來二人，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于錦文醉倒酒樓 陳皓月暗臨內室

話說皓月將于錦文帶至酒樓上面，招呼小二，擺了上等的酒肴，後叫二人前來陪酒。你道酒樓上，那有陪酒的人來，蓋因這館子，是本地有名的妓女湯小林開的，因為他家本門的妓女，有八九十個，每天客人擺酒，皆是到人家館子去叫，屢屢的早遲不一。這小林怕客人生氣，不得順便，仗着自己本錢，開了這酒館。樓上專與人請客吃酒，下面却有兩個女兒，在底下住家。非是極闊的客人，也叫不動他上來。皓月是個本地的財主，在他們裙釵隊裏，素來有名，與這湯小林的女兒，又梳過頭的，因此小二一見，就認得他。此刻皓月叫小二去喊他上來陪酒，二人聽說，陳大郎在此，趕忙姊妹二人，一同上來，于錦文見了這樣，雖是少年公子，在杭州却未曾過目，到了此時，自己頗不自在，欲想回去，又不得走，只得低着頭，坐在那裏。皓月見他姊妹上來，連忙笑道：「你們想必另有人了，我許久不到此地，你們也不着人，去看我一看，可見得你們人心，但我今日請的這位公子，却是杭州來的，他眼法甚是高超，你們如中的意，留他在此，包管你一世發財。」二個妓女，聽了這話，諒想也是個財主，趕忙過來，向于錦文問道：「公子尊姓大名，幾時來此，這樓上如嫌偏僻，就請下去飲酒，下面是我們姊妹臥房。」于錦文仍是不敢開口。皓月笑道：「于兄也不必過爲拘執，人生在世，本是浮雲過眼，難得個玉人一曲，幾度魂消，你看古來風流名士，未有不在只煙花中出入的，而况你姑丈，也是這般豪興，若謂目不邪視，身無二色，惟有古聖賢有此道學，我輩中人，不但勉強不來，即便有心做作，那種迂腐氣象，令人不可嚮邇，倒不如隨時取樂。」于錦文被他這番話一說，本是年輕之人，無甚見識，看他嬉笑自若，也覺自己過爲拘執，也就勉強笑道：「不是小

姪固執，皆因長者在此，不敢放肆；既承台命，當即奉陪是了，但不知二位是何芳名？只見那個姐姐笑道：「公子問我們的賤名呀，我叫韻梅，他叫蘭蕙。」于錦文道：「原來以梅蘭命名，可見得二人的身價了。」皓月道：「我們今日在此，本爲行樂起見，那些之乎也者的字面，可以一概觸免，誰人量大，只管飲酒。」說着，又叫小二取了六個菱碟，一大壺美酒，端在黎敬面前，叫他一人自飲，復向韻梅道：「你那大地山河一支曲子，我久不領教了，今日可高唱一齣，好讓我們下酒。」韻梅也不推辭，叫小二取了一枝湘妃笛，令蘭蕙按着工商，先將這笛子吹起，自己就坐在錦文身旁拍板調腔，吹唱起來，霎時間抑揚高下，宛轉迴環，真是個青樓絕技。于錦文從未見過這境界，見了這天仙一般的二個女子，不由的也高興起來，問道：「我雖不是知音，但古來音律，各有不同，不知那鍾子期高山流水，這詞曲，二位可會麼？」韻梅還未開口，蘭蕙大笑起來，說道：「公子真是個多聞闕疑了，莫說現今無人知道，自唐宋以前，久經失傳，只因伯牙擗琴之後，謂天下無知音的人，從此他就不彈，世間也無第二人能會了；今日來問這個詞曲，豈不還是書生愚見。」錦文笑道：「你既能知道這源源本本的道理，想必也是高明了，那文君風求風，至今還在廣陵散，未必真個失傳，何不請教請教？」韻梅道：「廣陵散雖是揚詞曲，也是與流水高山同爲烟沒，若說風求風，只不是我姊妹大言，除却我二人，只若大的地方，未必有別人會唱，既是公子的臉，只好獻醜便了。」說着，又將這一曲唱畢，皓月道：「于兄何不也唱一曲，免得這丫頭誇口。」于錦文道：「小姪本不彈此調，那裏還會開唱，老叔酒量甚豪，我們但飲酒罷了。」說着，舉起杯來，斟滿了一杯，來敬皓月。皓月見他如此，也就斟了一杯，請他飲畢，從此猜拳行令，大鬧不休，加之韻梅姊妹，又是迎合皓月的意思，把個錦文灌得大醉。黎敬雖是個老年總管，奈他一生別無他好，惟有個酒字，比他的命還重幾分，平日在家，每日三頓，不醉不休，此刻在這樓上，又是佳肴美酒，加之皓月有心，灌他二人，大醉，故意叫小二，將頂上的好酒添來，與他約有二鼓時分，二人醉得連人事不知，皓月着人，先把錦文抬下樓去，在韻梅房內安歇，黎敬就在下面房



中鋪了床帳，讓他睡去。皓月復同韻梅說道：「只于公子是杭州有名的財主，花柳場中並未到過他。如醒來務必顯出手段，將他圍住，包管是個肥大的財爻。這老人家，明日早上定要去的，你能也將他纏住在此，我統共賞你銀子。此刻我還有別事，明日早間定來。」韻梅聽說如此，那有不應之理，隨即招呼錦文安排一切。這裏皓月到了華家，敲門進去，向那班家人說道：「你家于少爺同黎敬皆醉在酒樓上面，今晚不能回來，幸是熟識的，所到在將他二人安排睡了；但是你家公子不在家中，黎敬又醉在外面，現在賊案疊出，我雖與你家公子是朋友，因如于少爺是我約他出去的，設若今夜出了案件，你家公子回來，我怎麼對得起你，且進去回明一聲，就說我因黎敬不能回來，在此權住一夜，以防不測，好在于少爺現成床鋪在那廳上，也不必另外費事。」那些家人半是後添來的，全然不知道他爲人，反以爲他好意，趕着進去，告知了巧雲。巧雲聽了這話，心裏雖喜不自禁，外面反說道：「我叫黎敬跟他前去，本是怕有這事，叫他照應照應，他倒反大醉起來。陳大郎雖是公子朋友，住在廳上，也不便富，所幸只有一夜，只好隨他去了，你們明日起來，就到酒樓去接他二人。」那人答應幾個是出來伺候，皓月等他睡了下去，將燈吹滅，方纔出來，將格扇關好，這裏皓月見他去後，黑暗中，又將衣服穿好，坐在床上，專等到了三更時分，只聽屏門輕輕的一响，趕着下床，順着聲音，來到前面，只見隱約中有個人影，掩了進來，皓月低低問道：「可是巧雲麼？」那人不開口，將他手一拖，向後就走。皓月知是巧雲，也就跟他走去，過了屏門，來到院落，見裏面放出燈光，巧雲低聲道：「把我想壞了，今日才得進來，前面漆黑的一人，怎麼能坐，且到我房裏去，不要開口，小丫頭還未睡着呢。」說着攜着手，一步一步來至房內，二人先坐在床上，親熱了一回，約計小丫頭睡去，巧雲道：「我爲你這冤家，幾乎害了相思病，幾次叫小王帶信，你如耳邊風一般，只是不來，他二人今日可準不回來麼？」皓月道：「已吃的如死人彷彿，那裏就能回來。」巧雲笑道：「我這二千兩銀子，用得還值，不是這麼一來，你那裏能進來。」皓月道：「什麼事就如此貴重，却要二千銀子？」巧雲就把于錦文捐官的

話：告于他知道，黎敬叫我到管賬，那裏拿去，你想那班人一聽，說東家的內姪來，必定前來拜會，應酬來往，鬧個不斷，那樣一來，再想將你牽引出來，豈非難事，所以情願自己用這二千銀子，讓你前來，只要你曉得我的心就罷了；我不過告訴你，並非說與你聽，想你還這銀子。」皓月笑道：「這樣說，真是費你的心了，但是我今日好容易進來，你想什麼事件，趕緊向我說，免得虛費光陰。」巧雲道：「說出來，要你依我才好，不依豈不是白說的。」皓月道：「我的好人兒，只要你出口，我總依的。」不知巧雲說出什麼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說相思信以爲真 敘舊情言而不亂

却說陳皓月在巧雲房中，問巧雲有什麼事，只要說出來，他無不依從。當下巧雲將他一推，說道：「我日前在你家中，受了你的騙，害我合你做只事，滿想個天長地久，永不分離，那知你全無心肝，復行將我送了回來，反被你老婆痛罵一頓，今日好容易來到此地，不將日後的說明，就沒有機會了！因爲華昌一經家來，就要搬往蘇州去的，你心雖不在我身上，可知他到蘇州之後，再想如此恩愛，也就難了！他此次前去，皆因那個無賴，帖了黃紙帖兒，說他不知羞恥，我與你通姦，他還將我接了回來，却好那一天，被他看見回來，就同我未曾言語，看他那種神情，必然知道這件事兒，他不過怕人恥笑，不肯說出，所以次日就同胡駿夫到蘇州去了。外面雖說出去游玩，其實是躲避這事，你想他那個人，可肯隱忍下去，自必在那裏買屋討人，再不到此地來，即便將我接去，還不是打在冷宮裏嗎？總是你害我，到這地步，此時全不顧我了，我還有什麼望想！」說着就伏在皓月身上，哭個不止。皓月見他如此，趕着說道：「你莫要煩惱，他不過仗着有錢，另行買人，可知果能這樣，倒是你我二人的好事。」巧雲格外哭道：「你總是用這話騙人，你果捨不得我，爲何不趁此時，想個主意，將我帶了出去，我看華昌回來，同你也無什麼話講，況且總不是他，親眼見的，到臨時總可置辦，你倒把話講明白了，如能照這樣做，我拚領個

逃走的罪名，就一勞永逸，同你做個不散冤家；若不能只樣，與其隨後再到蘇州受罪，不如就在你面前，尋個自盡，到陰地府告你一狀，也不得讓你過去！今日我不是真急，絕不同你說這話，你把主意想定了，究竟是如何？」皓月到了此刻，欲想不答應他，設若他真個自盡，自己跑不出去，招了這人命案件，也是帶累不了，不如還是依他，即便華昌回來，也不能奈我怎樣。當時說道：「你不過恐華昌撇你到了蘇州，二人皆靠不住，既是如此，我准帶你出去便了，但是這二日間，萬來不及，只昨日聽小王說，及預備同他一齊居住，這事雖然可行，總要等他到那時候，趕他出來，方不現出痕跡，你此時不必怨苦，你要如何，總照着你行便了。」巧雲見他答應，還怕他再有翻悔，說道：「你雖這樣說，項到了明日，就不肯行了，你倒把個憑據與我，叫我也好放心。」皓月道：「這不是有意難人，說道這樣，還不相信，叫我把什麼與你！」說着跪了下來，發了個毒誓。巧雲方才笑道：「但願你心口如一，遇難呈祥，就是我也有了靠了。」說着站起身來，出了房門，又在丫頭那裏靜聽了一會，實是睡熟過去，也就放心大胆，回轉房來，見皓月上床，當下說道：「今日不是這二千銀子，你那裏得進門來，可知錢能通神，這句話是不假了。」皓月道：「你雖則是好心，因為我用的這銀兩，我雖不能如華昌家產，這二千銀子，也不為難，隨後我再還你便了。」巧雲笑道：「你到此時，還是有心騙我，這銀子我既用去，不過想你帶我出去，就是還我，仍是存在你身邊，何必假意說這騙話，你果實心還我，就將這銀子買處住房，讓我同小王居住，纔是真心待我。」皓月道：「說來總是你有理，我若有心騙你，這話倒不說了，只要等小王出來，房屋倒不要緊，好在有錢，還怕什麼？」巧雲道：「我看小王也是同我一樣，虛有其名，終日在那夜叉面前，做小服低，落不到個好字，你既然聽我們主意，從此不能更改的，現在已四更了，只事總非一時可成，除了今夜，又不得與你見面，想來真令人急煞！」說着兩隻眼睛，直望着皓月，過了一會，問道：「你終日在色中掏融，兩隻腿走路，可有些不便麼？」皓月見他問得離奇，笑道：「你的話總令人不解，現在同你睡在這裏，忽然問我走路，這不奇怪事情，我實對你講，大凡酒色

財氣這四字，皆是天生的自然之性，無論酒有別腸，財有定數，就是這個色字，也是免強不得的，我是生成這樣的筋骨，雖則酒色無度，然而精神滿足，雖日行百里，也不覺筋骨酸痛。巧雲笑道：「你能這樣，就是我一人的緣分了，我怕這腿不能上高，所以前來問你，我只住房後旁，是條明巷，明巷頂頭，就是後園，平時到晚間，到八點鐘以後，就無人行走，園子外邊，就是街道，我看那園子圍牆，也不甚高，你明日出去，晚間再不能來此，我想等到人靜之後，只好大着胆子，到後園內去，將平時用的那張小短梯，在圍牆上擺好，只要你在外面，得上牆頭，我在裏面接你，那就可以進來了。就是你買房屋，以及小王在家的蹊徑，也可通消息，而况我一人在這房裏，不見你來，如上望鄉台一般，說來也是傷心吓，你看我這主見，可用得麼？」皓月道：「我道你爲什麼事，這樣爲難，早說有這機會，也不到今日了，莫說我是個極粗蠢的人，你該曉得西廂上，那個張生，還會跳牆呢，他是文解元，還有此本領，我倒不如他麼？從此可不要發愁。總之華昌不在家，我天天能來，但不過有一件，要說明在先，我那母老虎的老婆，你也知道，到你這裏來，但雖交四更，我却總要回去。不然被他訪出來，那一鬧，爲害不淺。」巧雲本非專心在他身上，見他答應肯來，也就笑道：「只要你這樣能通消息，也就罷了，雖不能通宵達旦，總比這裏外不通的好多呢。」當時談了一會，彼此神倦起來，二人就合枕同床，安心睡去。不到一個更次，忽然雞唱一聲，驚回好夢，已到五更時候。所幸天還未明，巧雲趕着催他起來，穿好衣服，仍由院落內，將他送至廳上，又叮囑一番，方回轉房內。焉知次日皓月未醒，酒樓上已鬧出事來，敲門報信。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于錦文怒掌韻梅 陳巧雲痛斥黎敬

却說巧雲回轉房去，將屏門倒關好了，皓月在廳上朦朧睡去，才至天亮，忽聽前面有人叫喊，那班家人，趕着問道：「你是那裏來的，爲何清早敲人門戶？」外面那人應道：「我們是城北酒樓，湯小林家的，爲陳大郎同這

裏的總管還有杭州那個子公子在我們樓上吃酒，後來他二人醉了，大郎招呼我家韻梅服侍那子公子安睡。那知他酒醒過來，大鬧不止，說我們通同串騙，現在將韻梅額角都打破了，適纔到陳家去找大郎，那裏說他一夜未回，故此到這裏送信，請你們趕緊着人前去，那黎二爺也是同他一般的冲打呢！」家人聽見這話，趕着說道：「你在這裏等一會，大郎現在我家，進去告知他，看是怎樣。」說着開了二門，來至廳上，皓月此時久經聽見，故意哥呼大睡，裝成未醒的樣子，喊了二聲，方纔醒轉過來，他問何事，家人就將方才的話說了一遍。皓月忙起身道：「你且叫那人前去，說我立刻就來，不要驚動了子公子。」說着就穿好衣服，也不梳洗，趕着來至門前，復向那家人說道：「你家子公子也不能吃酒，偏是他鬧這亂子，我此刻就前去了，裏面你們回一聲罷。」隨即匆匆的進到酒樓，果見于錦文在韻梅房中，高聲叫罵，所有那些陳設的物件，俱皆打得滿地。皓月走了進去，還未開口，錦文向他罵道：「你這畜生，昨晚那裏去的，打聽你的鬼計，我公子全不知道，用了這毒計，將我二人灌醉，好讓你前去幹事，我回去，且將這賤貨打死，然後與你算帳，等我姑丈回家，再動公牘。」皓月聽了這話，心下雖是驚恐，知他曉得底細，外面不好變臉，復行笑道：「于兄真醉言了，昨晚因你二人醉得太甚，怕一路回去，不免傾跌，故此安排睡在此處，他們照應不週，有觸盛怒，且請看小弟面上，寬恕這次，我來着他服禮便了。」錦文還未開口，黎敬進來，先將韻梅一個嘴巴，打得滿口鮮血，高聲大罵：「你們這班龜奴，只顧用他幾兩銀子，聽他的指使，將我二人灌得這樣，一夜未能回去，可知他這人迴非人類，你們瞎了眼睛，難道耳朵也不聽見，鬧龍舟的事，誰不知道，現在我們公子都往蘇州去了，你還受他的調度！」說着轉過身來，揪着皓月盡力的厮打，說道：「你既請我們飲酒，爲何一人到我家去，你倒將這個緣故，說與我聽，日前事因礙着公子的面皮，不便同你爲難，你太欺人極了，打量我奈何你不得。」說着二手，就在皓月臉上亂抓起來。皓月到了此時，也是無可置辨，只道：「你們不必如此，等你公子回來，總有個水落石出，這樣信口胡言，難道就算了不成。」此時韻梅就聽他們各

人的話，總有別項緣故，不敢牽連在內，只好將他媽喊來，分解過去。你道于錦文怎麼知道巧雲的事件，只因連日在家無事，黎敬與他閑談，早將這話告訴過他，雖是心中不服，無如華昌不在家中，想巧雲給他的銀子，所以未曾發作，昨日聽說肯幫助他捐官，一時喜出望外，把黎敬的話，早又置之度外，而且他是個暫客，只求自己事完畢了，離却此地，隨後也就不問的。故皓月約他出來，不肯十分推辭，那知酒醒後，見皓月一人回去，心中已不悅，再加黎敬醒來，閑言閑語說：「皓月必是到我家去了，你那姑丈的名聲，被這陳家喪盡，你如不出這氣，被人知道，反說你爲這銀子，含羞忍辱的呢。」錦文是個有志的公子，一時興起，不問青紅皂白，就要回去。韻梅不知道緣故，他只知道皓月諄屬過他，叫他將這二人困住，見他要走，格外的百般纏擾，不讓他回去，因此沖打起來，將韻梅額角跌破，那些男孩子，不知輕重，跑到華家去後，回來又說皓月住在他家，他二人這一聽，更是火上加油，與皓月揪扭斯打，此時湯小林來，先將皓月勸解過去，只裏錦文還是大罵不止。黎敬道：「我們在此，也不是善策，還是回去問個緣故。再與他到官訊斷，問他盜佔人家妻女，律例上是何罪名？」錦文聽了這話，也覺有理，只得出了酒樓，望華家而來。且說巧雲雖在後面居住，忽聽敲門報信來，喊皓月心下喫了一驚，就想奔了出去，問個明白，忽然想道：「此刻不便前去，須等他們來回我，隨後即便有什麼事件，方可故作不知，與他們抵賴。」仍然睡在床上，過了一會，外面早有人來喊叫了，那個丫頭還未醒呢，被他吵鬧起來，只得將門開下，問道：「你這人爲何清早，到此上房裏面亂叫，姨奶奶尚未醒來，有什麼急事，如此冒失？」那人被他搶白一頓，也就氣道：「你還作夢呢，我們好意，這清早起來，昨日于少爺未曾回來，你知道麼？現在酒樓裏，與人家爭鬪，說什麼湯韻梅，陳大郎通同一氣，還有我們這裏的黎二爺，也在那裏，此刻有人將陳大郎喊去，設或鬧出事來，我們也不是個啞子，不先進來回一聲，我看說過了，你如作煩，就將門再關起來，復睡覺罷，以後有什麼，我可不問。」說着轉身走去，小丫頭究竟年輕，認真關起門來，復行又睡。巧雲聽得清楚，必是他二人疑惑皓月前來，不是好事，因此在酒

館爭鬧，難得小丫頭，將門關好，除了痕跡，此時他二人，即便回來，這要這樣一說，也就阻住他們的話了。主意想定，反坐起身來，將外衣脫去，用被將身子蓋好，現出那未曾睡醒的樣子，靜聽外面的消息。那知黎敬與錦文早已到了家內，先在門房細問了一會，那班人皆說：「皓月來此，却是好意，因你們二人俱睡倒在樓上，一時難以醒來，故此他來防備一夜，而且窗門等等，皆是我們自己關閉，那裏有這意外之事。」黎敬雖然不肯相信，無如衆人如此說項，也就懊悔起來，不該與他彰明較着的痛罵一頓，只來不是同他爲難，倒反壞了公子的名聲了。于錦文更是抱怨他不止，二人不敢開口，只在廳上坐着。巧雲到了辰牌以後，見外面仍無動靜，心下反懼怕起來。莫非他二人與皓月爲難，又出了什麼事件，只得起身，喊那丫頭問道：「你聽說黎敬會否回來，昨日陳大郎在此一夜，究竟是何時走的？公子臨動身時，還以年老家人叮囑，各事招呼他照應，誰知倒醉泥了，你去看一看，如他已經回來了，叫他上來見我。」丫頭領命，到了廳上，早見他與于錦文二人坐在那裏，隨即笑道：「你二人醉成仙了，吃了有幾十斤酒，醉到這個地步，一夜均不回來，現在姨奶奶問你，叫你進去呢！」黎敬被這二句話一說，必定巧雲有什麼話說，欲想不去，又不能夠，只得同那丫頭來到後面。巧雲見了問道：「于少爺可回來麼？他是個年輕的公子，外面世情，全不知道，因他初到此地，公子又不在家，我不過盡親戚的道理，請陳大郎來，陪伴他出去，又怕他那人太爲豪興，酒樓妓館，約他同去，因此叫你隨了他去，那知你這樣年紀，還是個不醉不休，同他一夜未曾回來，陳大郎雖是好心，來到這裏，你知道裏面全無官客在家，他又不比于少爺是親戚，住在廳上，成何禮面，自從那日鬧龍舟之事，至今你公子疑團，終未釋去，你難道不知道這事？隨後公子回來，再聽了外人閑話，那時我固分別不清，就是你多年在這裏的人，何以對得起他，而且于少爺又是爲功名來的，設若他貪戀酒色，誤了正事，豈不皆是你的過失！你今代我去寫書信到蘇州去，務必請公子早早回來，免得許多不便。況且這于少爺在此，我雖可作主，給他二千銀子，還不知他意下如何。」這一派言語，說得黎敬啞口無言，那裏還敢置辨。只

得答應了幾個是，退了出來，以便寫信。不知巧雲又想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毀器皿大鬧中堂 買房屋別開門戶

却說黎敬爲、巧雲教訓了一番，無言可對，只得退了出來，以便寫信寄往蘇州，請華昌回來，料理家事。此時于錦文聽了這話，明知這二千銀子，又有更動，滿心焦燥，只是抱怨黎敬。黎敬道：「你且不要作急，我等公子回來，總有一番話說，那時只要你言語靈便，說皓月有意，將你醉倒，他趁此來家行事，那時我再幫着你說上中聽話幾句，他是直性人，聽不得旁人閑話的，到了彼時，總要把這陳皓月擠了出來，分個明白；今日他說的正派言語，不過怕人議論，預先下的，想我們不要告知公子，我偏在這信中，就將他的事寫明上面，好讓公子在先知，你看這意思如何？」于錦文連忙攔道：「這事斷不可行，我是個暫來親戚，又未親眼看見，怎樣能說這話，現在酒樓上鬧了這事，隨後還可抵賴，說是醉後無知，若是寫在信上，姑丈一怒之下，回來與皓月爲難，我難道在此做見證麼？我勸你也不必如此，不日公子也就回來，那時搬往蘇州，離了此地，也無事了。」黎敬究竟是個家人，不敢一人專主，仍聽了錦文的話，只得照着巧雲的意思，寫信前去。且說皓月在湯小林家走後，跑回自己家內，將門敲下，直至正宅裏面，正是他妻子，因他一夜未曾回來，在那裏向小王喊罵，總說小王的計策，叫他不必要回來的，此時見皓月進來，還望着小王罵道：「你這賤貨，還在這裏抵賴，他不是躲在你那裏，何以這清早就回來，我不將你這輕骨頭的妹子打死，還要被你氣死！」過去便把那桌上的茶鍾，順手摔來，打在小王額骨上面，登時血流不止。小王本是有心，與他大鬧，現在又遭了他打，那裏還能忍耐，就不顧傷痕，奔上來就撞個滿懷。皓月的妻子，呵呀一聲，放聲大哭，二人的臉上，皆是鮮血直流，分不出五官步位。皓月見了這樣，明知小王受屈，却不敢說他妻子不是，只得向小王喝道：「你這賤貨，太發辣！」到了面前，將他提了過去，伸手就在臉上，打了一個嘴



巴。小王只一哭，真是不顧性命，扒起身來，就奔皓月，那知他早將他妻子，攙進房去，高聲喝道：「你莫要會錯意，以爲我不常在家，不知道你們事件，可知奶奶是家中的正室，不能因你這人，我就不來問他，你這樣無理，我就能趕你出去，也不能容你這樣。」小王聽了這話，知道皓月的用意，也就道：「誰人賴在此地，你不將我趕走，也不是個男子，記不得求我的時節，同我說的話了，你這喪心的死鬼，見了老婆，忘了我的情分，你既趕我走，我也不得饒你。」說着舉起手來，將屋內的一切物件，乒乒乓乓，打了個乾淨。皓月還要出來揪他，斯打他，妻子見了這樣，趕着向他攔道：「你今日纔知道呢，平時個個中意，恨不得天下的女子，皆讓你一人受用，把結髮的妻子，如同路旁人一般，將他讓得這樣境界，連家皆沖起來了，你不顧我，我倒不能見你招險，設若出去打破了頭臉，他是不知羞恥的人，你還要體面不要？」此時皓月的母親，已走過來，見小王睡在地下，也知是他受屈，只得勸喝了一會，叫小丫頭送他過去，然後向皓月罵道：「你這畜生，爲何昨日一夜，不會回來，你老婆等你一夜，自然放心不下，二人爲你拌嘴，我這樣若大年紀，不能常管你閑事，勸張說李的，我看小王趕緊將他退去，拚着身軀不要，讓他自己嫁人，家中方纔得安，你看你這妻子，時常有病，這樣個體面老婆，還不甘心滿意，仍是偷雞摸狗的，將我氣死，看你也無益處。」皓月見他母親，也叫趕小王，正中自己的意思，順着說道：「雖是兒子糊塗，做了這懈怠事件，也不知他如此潑惡，他既這樣，定然退他出去便了。」此時他妻子，聽見這話，心內雖自得意，恐怕皓月是一時氣分，過後仍就無事，向着皓月哭道：「你不要如此做作，只求他不叫我受氣，我就是十分造化了，那裏還敢趕他，此時這樣說法，轉身到了那裏，又是打恭作揖，拿我發誓，把那個毒氣，全結在我身上，你們總是一個人，我何必就這惡名被人恨罵。」當時坐在房內，嗚嗚咽咽的，就哭個不止。皓月急道：「我說了這許多話，你是全不相信，難道我懼他不成，既這般說，我也不同你爭辨，且到臨時再說。」隨即起身出門，心下想道：「今日這機會，雖是遇巧，但是這房屋，一時難找，我看銀號左近有住房，不知是誰人產業，我且到小王家內，向他媽媽說

明了這話，叫他代我尋找，先將這住處看定，然後着他去領小王。原來小王的娘家就在本地，因小王與皓月有染，纔將他買了回來，他媽雖不准來往，皓月却是常去的。此時來到他家，老王見是皓月，趕着問道：「大郎許久不來，我女兒近來可好？聽說他也時常出門，爲何不叫他家來讓我看看？」皓月道：「我今日正爲此事，方纔來此，因他在家，各事不便，他的性情，你知道的，偏生碰見我家那一位，二人不相上下，動輒吵鬧，這事如何行得，因此要找所房屋，讓他出來居住，這左近可有人家閑屋？」老王聽了這話，說道：「我早有此心，因你未曾說出，所以不敢開口，俗語說得好，一手壓住不兩太陽，無論你不分彼此，我看總不得均勻，照這樣子，二人皆好，我家間壁，就有一所房屋，價錢又甚相巧，不過五六百銀子，就可買的，何不此時去看一看？」當時就引了皓月來到間壁屋內，却是個合面兩進，正宅朝南，對照朝北的向位，那些廚房下房，均是在外，雖不十分高大，倒也寬廠潔淨。皓月看畢，就叫老王去問房主，復又交了三十兩銀子，去作定銀，等將這房子買定之後，明日叫人來喊你前去。老王一應畢，皓月回至家中，在門房問了一聲，說奶奶現在睡午覺呢。皓月正是遇巧，就先到小王那邊，見他扎了塊綠布包，裹在太陽面上，滿臉的淚痕，坐在那裏癡望。皓月走到面前，先作一揖，笑道：「我陪禮了，恭喜恭喜。」小王見他這樣子，不覺的淚流下來，說道：「你也不必如此，你的意思，我雖知道，但是心太毒了，你看這嘴上，還是紅腫，雖是買來的人，也要有點愛惜。」皓月道：「你既曉得我的用意，不這樣做作，他怎樣能相信呢？特來告訴你一聲，外面事已安排好了。」小王一聽，也甚歡喜，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 論刑具嬉笑怒罵

#### 跳院牆戰懼恐慌

却說皓月向小王道：「我特來告知你一聲，外面的事，已安排妥了；房屋就在你媽家間壁，定銀已交付與他，所有你的物件，到臨時我自會說項，你也要說得動聽，方好依你的行事。你這額骨上，流出許多血來，現在究竟

怎樣？他的鼻樑上面，挨你一下，也是不輕，總是我這人，累得你們如此。你用這綠布包裹，實在令人難看，除了那樣活的，誰見有個綠頭？」小王聽了，笑道：「你莫要講究了，好者在我頭上，若是在你頭上，也等不到今日再趕我了。」皓月笑道：「我倒情愿在我頭上，足見你是個出衆的品貌，人才愛你，只恐不能如此。」說着兩隻手，在他頭上，輕輕的摸了一摸，覺得傷痕，還不過重，無如哭了一會，眼睛浮腫起來，自己在袖內，取出一塊手巾，在嘴內浸了浸熱氣，在他眼睛上揩了一會，復行坐在他身旁，將昨晚晚上巧雲的情景，告知小王。小王道：「看你真是害人，不淺，我是在你家中，落在這個網內，逃不走的，他在華家，甚是安分，你偏要想出主意，牽引上他，叫他終日的亂想心思，還不知你走之後，黎敬回去，是怎樣說項，你的話我總知道了，有話明日出去再說，現在你過去罷，設若再爲他曉得，我被了這番惡打，仍然無用。」皓月見他催促他去，也就到了這邊，走進房門，見他妻子還未睡醒，雖然叫罵了一會，並未動作真氣，睡在床上，甚是輕便。皓月到了面前，先代他把血跡揩去，復行取了藥末，在鼻樑上敷好，自己一夜未睡，到了此時，已是困倦非常，就在他妻子對面睡下。兩人橫在牀上，鼾呼起來，到了午牌過後，彼此方才睡醒。皓月笑道：「昨日一夜未曾奉陪，早間就如此動怒，現在也算得補足了。」他妻子笑道：「我說你是心口不應，先前他這樣嘴硬，驚天動地的，要趕這賤貨，還未有半會工夫，現在又要反齒了，不好直對我說，用這閑話前來牽引，我對你說罷，除非將他做個備卷，留在家中，抵我的閑空，只還用得，若想終夜你住在那裏，我拚着不要這命，也不能受他挾制，自今日爲始，你也莫想過去，橫豎有這家產，你不出門，也餓不死的，只許在我這房內起坐，銀號內有事，着管事的來家說話，偏不讓這賤貨受用。」皓月見他說這醋話，只是忍不住的好笑，說道：「你這樣說來，比官府押犯人，還加倍了，而且你有隨手的刑具，我還敢同你遠拗。」他妻子聽了這話，知是有意取笑，也就笑道：「你既知道有刑具，就不必在外鬧事，我看這刑具，盡人有的，要看怎樣用法，用得在理上，就是個好官，用得不在理，就是壞官，你昨日已經犯法，我這刑具還未上你的身呢，今晚你想逃，

也不容你逃了！皓月笑道：「我恨不得你管得我十分純妥才好，不然離了你，我就放蕩起來。」二人坐起身來，穿好衣服梳頭，洗了臉，丫頭端上午飯，彼此對面喫畢，他妻子問道：「你竟怎麼說，不是信口胡言的，並非我容他不得，今日是你親眼見的，再不將他退出，你就狠些心腸，比如世上，也沒有我這人，讓我回娘家過去。」皓月道：「我已說明在先那裏還有更改，適才出去，已招呼過媒婆，叫他明日前來，只因他雖是買的，現在趕出他，也要他媽來領回，方可除得後患，趁此時我同你說明，今日銀號是盤月賬，上月我未在那裏，到了結總的時節，統共歇去三千幾百銀兩，今日若再不去，那裏更可怕了，先在你面前申明，今晚逃一天，明日領你刑具便了。」他妻子笑道：「既是這樣小心，我倒反不能管你，但是明日早間，就要回來，不許在那裏貪睡，一則怕受了寒冷，二則我一人在家，也是盼望，不如早些回來，還可睡一睡，起來做事。至於小玉，只是既一定趕他出去，我也不是那刻薄的人，他不過同我作對，待你並無什麼錯事，他的身價，固然不要，就是那些衣服首飾，我也一齊與他。」皓月見他兩件事，俱皆許可，真是意料不到，乃道：「你既如此，我還有什麼不可，一切你辦是了，今日我起得太早，夜間又不能睡，此刻我還想困一困。」說着進了房，又在牀上睡去。且說巧雲將黎敬教訓了一頓，着他寄信蘇州，外面雖如此說項，不過遮人耳目，見得自己歸正。黎敬去後，一人胡思亂想，不知皓月可否回去，又怕華昌回來，他兩人信口而言，說出這件事來，那時更不得了，想了一會，恨不得立刻天晚，好讓皓月前來，好容易到日落事，掌上燈來，巧雲叫小了頭將黎敬，喊來說道：「昨日你兩人鬧了一夜，外面難保不知，今日你們可早些睡覺，晚間有什麼响動，也可易於驚覺；于少爺那個二千銀子，我既允給他，這款總不得少，但是他這樣糊塗，倒把我一番好意，埋沒得了，只好等公子的信來，再商議罷。」當即又說了幾句閑話，黎敬退了出去。吃畢晚飯，真個早的，將各處的門閉好，大家安心睡覺。這裏巧雲預先備了個火爐，烹了一壺好茶，頓在上面，另外將自己飯盃，洗乾淨了，叫人取了一大片生薑，並好許紅糖，放在裏面，又將芸香盒子，取了出來，印好一爐香，點着了，擺在

牀上，摩娑了一會，約有二鼓時分，裏外人睡熟，自己大着胆子，點起諸葛燈，照將門帘放好。出了房門，慢慢的將腰門開了，借着燈光，穿過明巷，到了後園裏面，雖是家內地方，究竟半夜時分，一人在此，不無有些懼怕。先用燈在園內一照，見無什麼物件，放下心來，去取梯子，正要動步，只聽咕略一聲，半空中下來個石子，巧雲正是疑惑，接着又是一個打了進來，再仔細一看，分明牆外有人在此，用的只石子，是問訊的，趕着在後園取了梯子，靠那園牆放下，先在下面試了一試，覺得甚爲穩便，然後一步一步，扒上園牆，早見一個黑影，站在外面。巧雲恐怕有人，趕將燈光對着園，向下面低低問道：「你可是陳大郎麼？」只見那影子，站起身來，先向兩頭一望，方向牆上，說道：「我只麼沒有手脚，牆上不好着力，你可將梯子，順到這邊，我就可上牆來。」巧雲聽是皓月，格外放心，大胆來做這事，無如梯子，只有一張，送到那邊，自己也無處站脚，只得下來，復到廚房，却巧有扇短格，擺在裏面，巧雲又取來，扒上短梯，望外摔下，聽得撲咚一聲，接着東邊，有些亮光射來，巧雲趕着將身伏下，心內甚是懼怕。想恐爲人看見，只聽外面有二三個人，說着閑話，走了過去，才想起身來看。皓月早又一個石子，摔了進來，巧雲曉得他着急，趕着扒上短梯，見皓月已站在短格上面，兩手扶着牆脊，欲想人來接應。不知巧雲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蟲鳴院北立待陳郎

獅吼河東退歸嬌妾

却說皓月站在短格上面，扶着牆脊，想裏邊人來接應。巧雲見他已經上來，忙着將他手，用力抓住。想他借勁過來。皓月連忙說道：「不行不行，這窗格太短，我身子尙未碰着園牆，怎到得裏面，還是你鬆手，讓我自來罷。」巧雲此刻也是無法，只得將手鬆下，直朝外望，看見皓月將兩手，揀定了牆磚，脚尖望上一點，巧勁，上半段身子，已過了牆頭，兩人碰着，先叫巧雲下來，自己將腿跨過，慢慢的由梯上，進了後園。皓月道：「我不是你昨日

千訂萬囑的，只樣事萬不敢做，設若正扒的時節，有人經過，將我當作竊賊，私下一頓亂打，那纔有口難分別呢！裏面俱睡熟了，身上冷不可當，趕緊帶我進去罷。」巧雲也不開口，擁着手捏着脚步，由原路來到住宅裏面，巧雲叫他先進房，自己復將腰門關好，來到裏面說道：「你既怕做這險事，我難道不怕麼？你看那黑漆的天色，雖有個諸葛燈，一人出去，心下也是戰戰的，遙想你等了一會，怕你喊冷，現在姜湯預備好了，你趕快吃些，驅驅寒罷。」說着在爐上，將開水倒在碗內，又用箸兒和開，送與皓月吃下。皓月道：「不是我急，身上衣服太多，我們談心，到牀上談心，也好歇一歇罷，昨日一夜未睡，今日還想睡麼？沒有這許多精神。」巧雲只得依他，彼此脫去衣服，共枕而談，皓月雖說身冷，到了身入其境，也是個情不自由，一對野鴛鴦，早又鵲橋高跨矣。天河一渡，散去浮雲，兩人方細談衷曲。巧雲問道：「今日早間，你匆匆到酒樓上去，黎敬這老狗，怎樣鬧法？」皓月道：「他回來曾與你講什麼，我幾乎被那小子，打個半死，不是湯小林解開，還不知到何時，才得脫身呢，這才是你家黎敬的撮弄，不然他初來的人，怎麼知道這事？」當時就把酒樓的話，說了一遍。巧雲道：「照此看來，這老狗回來，已懊悔了，見了我面，何以那樣的純妥，我怕你們出了這事，故想了這主見，預備同他講話。」遂即又將教訓黎敬的言語，告訴了皓月。皓月道：「既是這樣行爲，你到蘇州，却是不妥，但只逃走的罪名甚大，我房雖看定，特恐華昌來家，不肯甘休，可疑的人，只有我一人，那時再驚官動府的，究問起來，破了案，這事如何是好？」巧雲道：「你既這樣怯怕，前後總是禍，不如此刻喊了出來，叫他們將你捉住，就說你越屋爲盜，強污事主，我倒洗個乾淨名聲。」說着坐起身來，預備出去。皓月只一嚇，非同小可，忙着將他兩腿抱住，連忙說道：「不可不可，有話我們好商量，何必如此性急？」巧雲道：「不是我着急，你這人太不顧人了，爲你耽了這許多壞名，不是你來兜搭，他與我本恩愛的，此刻知道這事，搬到蘇州，我還有好日子麼？我不跟你出去，跟誰？你倒將房屋的事件，說與我聽。」皓月爲他逼住，知道反悔不來，只得將小王如何吵鬧，如何說要趕他，以及如何買房子的話，說了一遍。巧雲道：「既

這樣說地方是有了這裏已寫信到蘇州去不日他就要回來那時我還走得嗎你明早回去先將小王的事了畢叫他到我這裏來我還有許多話同他計議不過三四日我也要走的。」皓月到此時也只得滿口應允彼此兩人如膠如漆一夢驚來又是五更雞唱趕着穿好衣服將皓月送了出去約今晚再來然後將短梯送還原處回轉房中且說皓月到了家內他妻子還是未睡同那小丫頭在燈下做活見皓月回來笑道「我料你也該來了，我同他等了一夜，好容易聽見雞唱，本月的眼目還是虧是盈呀？」皓月故意恨道：「這管事的人靠不住了，上月歇去三四千銀子，滿想本月可以彌補，那知放了一筆壞賬，又壞去五千幾百餘兩，照這樣看來，這銀號還要歇去呢？」他妻子見他發急，說道：「你一夜下來，也該睡了，現在銀子已經歇去，再急也無用，只好平時加緊一點，也可得回來的，你再也不睡，我却睡來。」皓月只得同他睡下，一覺醒來，已是正午時候。皓月道：「昨日小王的事，你既將他的首飾物件賞他帶去，今日就打發他出去，免得在此纏擾不斷的。」他妻子道：「我雖是這個意思，但不知你可捨得他，莫要隨後背着，我，倒拔蛇，用那回頭的貨色。」皓月道：「我已說到這地步，而且出自我口，你還有什麼疑惑？」當即出了房門，叫人喊媒婆，並老王前來。此時小王見了這樣，故意揪着皓月哭鬧不休，無非說他薄情的話。皓月也故意喊罵了一頓，然後他妻子拿出辣手，說了一派光明正大的話，老王方才情願領回。所有小王房內一切的物件，隨即搬了出去，小王臨時還不肯走，皓月又與他五百銀兩，方同他媽一齊回去。此時他妻子，如拔去眼中的肉釘一般，好不舒服，又向皓月勸說一番，說：「世上三妻四妾的人很少，即便買妾，也須擇小戶人家閨女，以便後來生育，我今才二十餘歲的人，未必終久無子，何必如此急切就要置妾？」皓月樂得聲口相應，一概允從。看官可知就此一來，華昌所失還少，皓月這家財，雖不盡絕，也要耗去大半，皆是他貪戀女色的果報。此時滿允他妻子所說的話，到了午後，借着出外算賬，早到了老王家內，見那房屋已經買好，隨即同房主，兌了正價，向小王說道：「今日滿你的願了，就是房屋太小，只好隨後買着好些，再行搬移，你今

晚祇好同你媽暫住一宵，先將傢伙物件，陳設好了，明日再行進宅。」小王道：「雖是如此，但你心腸不能相信，既已現在出來，你家那道門，他還讓我進去嗎？一兩月後，你改換心術，將我拋撇在這裏，難道我餓死不成？雖有只五百銀子，不上一年，也就完了，你倒要想個長久的方法，將我安置好了，就是巧雲來，也好慢慢的過日子。叫我每日望空作雪，叫你今日買柴，明日叫你買菜，這樣境界，萬不能處。」皓月笑道：「我又不到天邊，一時不能來的，這樣講說，不過要的銀子，難道我拿不出來麼？你要多少，好說明了，撥來與你，也讓你我知道，我這人的心意。」小王道：「你的家產，不下有四五十萬，這三五萬銀子，不叫你爲難，好在我終久是你的人，你既不肯撇我，存在我這裏，同擺在你身邊一般，你撥五萬銀子與我，讓我自己置些產業，防後手。」此時皓月也是劫財照命，以爲他真心在此，只想他安心居住，那裏還防他別事，鬼使神差的，滿口應道：「只也難不到我，我此刻就兌來交付與你。」隨即轉身，到了銀號，不敢說這事，假意說：「朋友借貸，不到數月，就來還的。」管事的因他自己來撥，也不好過於詳問，如數的交付已畢。皓月取了回來，遞與小王笑道：「這乃是一張紙片，你一身的衣食，全在上面，如若遺失去了，可是誤了大事。」小王也就笑道：「我不希罕，這銀子誰不見過，但有一件，這銀票整疊在上面，臨用時節，怎麼說項。」皓月道：「你不要故作艱難，爲人斷沒有，上萬的銀兩，盤元寶的道理，你果須用，無論那家，皆可以用的。」小王聽了這話，方纔放心，也不同他媽說知此事，就同皓月到新屋裏面，分派衆人打掃，自己揀了一間，下首房屋，預備明日安牀。裏面那動用的物件，叫皓月開了單賬，着人買來，居然的是一家門戶。小王好不歡喜，就同皓月在裏面歇息了一會，他媽那裏送來的酒肴，彼此飲酒畢，小王笑道：「今日你不能在此，明日可算我們進屋，你却要在此住的，自己也須要個順遂。」皓月道：「這個自然，我現在回去，巧雲那裏，今日是不能了，你明日午後，安排完畢，也到那裏，給他個信息，他還有話，向你說呢！」說着別了小王，轉回家去。不知小王明日可曾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卜新居初番進宅 返故里二次還家

話說皓月回轉家去，小王將銀票收好，他媽宿了一夜，次日早間，先叫人將房屋，復又掃了一遍，點齊香燭，他才走了過來，放炮敬神，鬧了一會，將儀注作畢，已是辰牌時分，所有那些幫忙的人，見他如此排場，也不分什麼高下，都稱呼他奶奶。小王見了這樣，好不舒服，橫豎儻來之財，落得多做些人情，討這班小人歡喜，當時給了犒賞，分別去後，又留了一個五十餘歲的老媽子，姓李，又一個四十餘歲的廚子，爲打掃做飯等事，到了正午，先將午飯吃畢，取了兩吊大錢，着廚子在街上，置備酒肴一席，預備皓月前來飲酒。分付已畢，叫他們看守門，自己仍是一人，到了巧雲家內。黎敬雖討厭他，無如前日的事情，已是冒昧，此刻又不敢再攔，只得讓他進去。那知巧雲昨日，自皓月走後，心恨這黎敬非凡，又因華昌未曾家來，罵他如過於決裂，怕他在華昌面前，添鹽加醬的胡說，左思右想，十分害怕，滿望皓月晚上再來，預備商議停當，約期而逃。那知到後園內，去了五六次，皆不見人來。直至天明，始回房內，一人在牀上，那能安睡，到了辰牌時候，方才朦朧睡去，此時起身，尙未一會，只見小王進來，真是喜出望外，連忙問道：「你爲何此刻纔來，難道忘記我了？」小王見他，還未梳洗，笑道：「我倒未將你忘却，看你這神情，好像打我偏手，現在這種睡美的樣子。」巧雲見無人，趕着說道：「你還提昨天的話，他同我約定，說晚上定來，我整整跑了一夜，等了一夜，連影子都未見面，你事怎樣說了？可曾出來，房子看在那條街上，聽說就住在你媽家間壁，你快進來，說與我聽。」小王見他這樣，知道皓月昨晚，是未來此，就將如何鬧起，以及如何出來居住，並昨日同皓月要銀子的話，前後細情說了一遍。巧雲方才放心，說道：「能夠這樣，就沒事了，我這裏就被他前日，在酒樓上一來，那道姓子的小畜生，合我們的黎敬，皆鬧明了，幸虧我說得切當，將他們的話頭封住，故至今日，尙未發作，不然連一刻，也不能在這裏的，你來得好極，先將前日，那金鑲金子，先爲我帶去，遙想他今晚，

總要到你那裏去的，務必叫他前來一踫，我想來甚是可怕，總要這兩日走方好。」小王說道：「你主見雖是，但是我連日常來常往，他又與于錦文在這裏會面，你走之後，華昌家來，明明知這事，是他做的。本城能有多少地方，設或驚起官來，各家搜查，你我兩人也無處躲避，我看還要再想方法才好。」巧雲道：「我也是這樣設想，所以早走爲妙，到了外面，纔可輾轉得來。」兩人議論一會，巧雲就將金鐲等物，取了出來，交付小王，叫他趁早回去，恐怕皓月到你那裏，見你不在家中，他又坐不定，到別處去了。小王此時，也要回去，見他如此說，當時就回轉家去，果見皓月已坐在屋內，小王笑道：「你今日是個家主，爲何午前不來進宅，見了面也不恭喜一聲？」皓月聽了，笑道：「恭喜自然恭喜，但是沒有酒吃，叫我悶在這裏，令人難受，我來了這半日，不見你回來，真是等得心焦，他曾問你，說我昨日未去麼？」小王道：「你這人也太狠心，昨晚明知不能去，前日應該不約定他，叫他跑了一夜，幾乎爲鬼迷着，我去時節，才睡起來，我昨日就叫你，今日在此，因爲是頭一天進宅，總要團團圓圓的，才能興旺。」說着，叫廚子預備酒肴，李媽掌上燈來，兩人對面痛飲了一會，以便夜間到巧雲那裏去。且說華昌與胡駿夫在李樂天家內，議定了行鹽的口岸，次日就雇了一隻大船，將行李物件，發上船去，預備回揚州來接巧雲。一面向那商家承買鹽票，到岸承引，那知一夜過來，胡駿夫因連日各事匆忙，不無飲食不一，受了些寒冷，夜間就火燒大熱，得起病來，一連五六日，仍不見好。華昌又因離家日期太多，怕巧雲再被壞人引誘，只得先寫一信，寄到揚州，說某日動身，某日即可抵岸，雖是作客的常事，他却叫巧雲聞而知畏的意思。這信去後，約有十日光景，胡駿夫方才病好，吳夫人還令他靜養幾日，再行動身。駿夫一定不肯，次日與樂天拜別，兩人開船，一路而來，沿途又無耽擱的，這日午後，早抵揚州，先叫家人回去送信，將家中的轎子來接。這人來至家中，却巧小王才走，黎敬見主人回來，又驚又喜，趕着進了上房，回明巧雲。巧雲聽是華昌回來，如同冷水一般，渾身亂抖，外面又不好現像，只得問道：「那人送信來的，叫他先來見我，要的轎子，你就去接罷。」黎敬應聲出來，就將那人喊了

進去。巧雲先問了些路上的話，然後問道：「前日黎敬有信寄與公子，公子曾接到廢蘇州房屋，可曾看定？公子可另外買姨奶奶？」那人聽畢笑道：「我們是在先動身，黎二爺的信還未接着呢；房屋却買了一處，計是五千銀子。這回回來，專爲接姨奶奶而來的，在蘇州實未買什麼姨奶奶，小人不敢說謊，這到馮麗卿家去過二次，住了一宿，次日就回來的。」巧雲笑道：「我不過問你一句，即便有什麼事，諒你也不肯說，只馮麗卿我是曉得的，你出去罷，一會行李挑來，要人招呼。」那人退了出去。巧雲雖是心裏着急，奈因事到臨時，只得分撥一切，裝出那歡喜的神情，預備華昌回來。不到一會，只聽外面噯噯噯噯的聲音，到了廳上，知是人已回來，趕着出了院落，在廳後站着，見黎敬招呼人，將行李搬到上房，那裏脚夫，皆一一搬好，接着兩頂大轎，進了二門。巧雲搶先一步到了廳口，見華昌由轎內出來，向他笑道：「你怎麼至今纔回來，前日接你的來信，說胡老爺又病了，我正在這裏記念你，却巧你們來了。」說着跟在華昌後面，進了上房，隨即叫小丫頭敬烟奉茶，鬧個不了。華昌又叫黎敬點了一會物件，開出脚力，方纔大家坐下。巧雲又將胡駿夫請了進去，問了李樂天，同吳夫人的安，然後談到房屋的事情，華昌將買屋的話，以及李府行鹽等事，說了一遍。巧雲道：「你今日回來，甚是遇巧，不然還要得罪親戚呢？」華昌道：「我已曉得，適纔聽黎敬說起是錦文在我家裏，倒也甚好，我不在家，正好他來照應，此時爲何不來見我？」巧雲聽他說錦文來得正好，心下早有些含恨，必是黎敬討好，先在船上將家裏的事說過了，難得錦文不在面前，冷笑道：「我先見他那樣，也把他當作個習正的孩子，見他來此，甚爲規矩，那知他全是些做作，同我們是借貸來的，銀子還未到手，就大張旗鼓的嫖起來了；你此刻才到家中，也不便同你細談，隨後再說便了。」當時就招呼廚子，備了酒席，以便代他兩人接風。又叫黎敬在廳上，設了牀鋪，對着錦文的牀鋪，一切情事招呼已畢，已是上燈時候。錦文由外面進來，聽說姑丈回家，趕着同黎敬來到裏面，先代華昌見禮已畢，又與胡駿夫作了個長揖，彼此問過姓名，華昌見他雖是十八九歲的孩子，却也一表非俗，心下也甚是歡喜，當即問了

來意，方知爲納資起見。華昌還未開口，巧雲在旁說道：「我已同你講過，你如再不回來，我就自己作主，給他二千銀子，得個功名，隨後也有望，但是要習正才好，不能有始無終，不分上下的，與那班下流一類。」錦文見他說這話，明知是因酒樓的事件，在姑丈面前說他的壞話。正要想說回他，酒席已送了進來，三人只得入席。不知酒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赴前約消息難通 奔他鄉喬遷已定

話說巧雲在華昌面前，說錦文一番壞話，錦文才欲開口，酒席已送了進來，三人只得入席。酒過數巡，華昌又把李天官家行鹽的事說了一遍。錦文也說在蘇州居住甚好。華昌道：「此地雖有產業，却不是那田畝房屋，更改不來的，我這銀錢，全是行蹤無定，只要春秋兩綱，引數無缺，卸載之後，方曉得本年的盈虧，所以搬往別處，於這事仍然無礙，而且此地，又無親戚，緩急的時節，誰也兼顧不到。況青皮流氓，全無忌憚，所以立志搬往蘇州。此時回去，也要由蘇州經過，不如在此再等兩日，俟我們鹽岸的事辦畢，隨我家眷，一同回去，彼時就可給款與你，就是船上，也多一人照應。」錦文見姑丈如此說項，自是歡喜，當時就答應下來。那知巧雲聽見，心中更是着急，只恨皓月昨晚未來，錯了這個機會，又記念他今日必來，我又不能前去接他，這一夜更比我，昨晚吃苦了。不說他一人思想，且說皓月在小王那裏飲酒已畢，見他房內，如同新嫁娘一般，諸般新製，陳設齊全，笑道：「此刻我不知在何處了，看了這樣，疑惑又做新郎。」小王道：「從前皆是個備位，今日到我這裏，我也要自尊自大了，你不來便罷，你既來，再把我當從前看待，我也不答應了。」皓月只是嬉笑，彼此又談了許多閒話，皓月就在床上略靠一靠，聽見魚更兩下，即行起來，用了些茶水，別了小王，來到華昌家後園外面，依着舊法，將石子拋了過去，聽了半晌，全不見有動靜，疑惑時候還早，巧雲還未前來，只得耐心，在狹巷裏走來走去，所幸來往無人，聽他

一人散步等了一個更次，心中甚是急燥，復又取了個石子，拋進園內，但聽那一聲响亮，依舊靜悄悄的，無人理會。皓月情知有異，只得走出巷口，暗暗的繞到大門，側耳一聽，只聽裏面猜拳飲酒，樂不可支。內有一人說道：「我們在坐的人，總還有些酒量，惟有胡老爺在蘇州，那一天同公子在馮麗卿家，醉得可怕，連那個麗華身上，皆吐滿了。夜裏還鬧了大笑話。」就將駭夫用刀嚇麗華的話，說與衆人知道。大衆一聽，也是大笑不止。內有一人說道：「你們在蘇州這樣，可知揚州也鬧了笑話。黎二爺醉得一夜，未曾回來。」那人問：「是何緣故？」也就將于錦文同皓月的事情，說了一遍。那人低低說道：「此地無人，我方說這句話，我看我家這一位，與小陳總不妙，那天鬧龍舟之後，看他那種神情，不但全無懼怕，而且喜笑自若，即便陳家好意，用錢贖他回去，就被那個無賴的一搶，也就要嚇壞了。我們這家中，雖無人陪這于少爺，外面鹽垣內管事等人，皆可請了回來，又爲什麼獨請小陳，讓他又來住了一夜，豈不顯而易見！我看公子回來，也要疑惑的，此地也沒有多時居住，一經將李府鹽事說定，就要搬的，看他兩人分離開來，再有什麼鬼做。」皓月在外聽見，明知華昌回來，心下不無害怕起來，悔恨昨日未來，誤了這事，還恐裏面有人出來，站立在門口不便，料想今日，巧雲不能到後園去了，不如仍往小王那裏，隨即回頭，走到門首，敲門進去。小王問道：「你何以此刻就來？想是華昌回來了。」皓月道：「我昨日未曾前去，這事誤得不淺，此事惟有從速趕辦，方可沒事，你明日務必再去一回，約個一定的日期，內外相應，將他帶了出來。」小王也是着急，一夜無話。次日午後，小王就到了華昌門口，見門房內，添了許多家人，知皓月說得不差，因他是個熟人，也無人攔阻他，自己一人，進了上房，見巧雲端着個茶鍾，在那裏發默。小王怕華昌在家，反而高聲喊道：「姨奶奶可好呀？我們奶奶不知怎樣記着，我幾天不來，今日一逼二逼，叫我來看你，你家公子可回來麼？」巧雲被他一說，掉頭見是他來，趕着丟下茶鍾，笑道：「你來得巧，公子方才出去，你進房裏坐罷。」小王就跟着他，到了房內，巧雲道：「天下有這樣巧事，前日皓月不來，昨日他回來了，聽說蘇州已買了房屋，因爲李天官

家的鹽事，故在此還有幾天耽擱，一經辦畢，就要搬的，家中的事，九分他曉得了，從前我說的話，他總依允，昨日回來，雖外面仍是一樣，却同他內姪，好不可言，說他來得很好，叫他在這照應。這話不是有意見麼？我現在想個主意在此，此時萬不得走，即便可走，你們那裏也無人來接，你可常在門口打聽。等到這裏搬家，臨上船時，或叫皓月買出人來搶，或在碼頭邊等我，那時方得脫身，隨後裏面也不必進來，免得令他疑惑。你那裏也就有這五萬銀子，也要趁早兌回來，寄頓一個地方，我一經到你那裏，華昌總不肯罷休，必要同皓月說話，他又經不得事，說或再將我送出來，豈不是白費這心，有這銀子，還怕別處不好安身，在你那裏，不能久住，還要往別處去，方能脫離這事呢？看官，你道這巧雲毒也不毒？自己背夫逃走，已是罪不可道，反引出小王在陳家鬧了出來，將他家的家產，得了數萬，復又與小王計議，另換碼頭。到別處居住，將這禍事，貽害在皓月身上，弄得人財兩空，只不是最毒淫婦，心麼？雖是皓月貪淫的果報，誰知後來，他被孫猴頭騙個乾淨，結果死無葬身之地。足見人不可貪色，不能存毒心，雖頑笑場中，尚且如此，那平時交朋友，家庭中更不可了。非是作書的瑣屑，不說明這個緣故，看官以爲這部書，是誨淫的書呢？閑言少敘。小王聽了巧雲這番話，也是頗以爲然，約定他照此行事。巧雲恐怕華昌就要回來，當時就催他回去不提。但說華昌昨晚飲酒之後，也覺困乏異常，不到二鼓時分，就進房息歇，次日先帶了于錦文同胡駿，夫到了那個替鹽票的人家，問了詳細的章程，共計額引多少，承運承買的地方，共有多少，總棧何處，分棧何處，以及內裏帳目，一切細情，直至晚間，方才回來。又與胡駿夫計議了半夜，次日又將家中管帳的請來，大家比較了一天，覺得這口岸，如有人實心承辦，難不能算上等的口岸，一年三兩萬金，也還可得這樣利息，有何不行。當下胡駿夫寫了書信，專人到蘇州投遞。吳夫人那裏，接到來信，又與樂天計議了一番，看見這樣可靠的商務，也就回復駿夫，着他立議簽押，先在華昌那裏，付二萬定銀，隨後先付一半，俟交割清楚，再行匯兌正銀。華昌就三面約定，請他先到蘇州。一同帶領匯票，到岸兩交，彼此應允。這日華昌進來，向巧雲

說道：「這裏人色之壞，你盡知道，蘇州又是你舊遊之地，現在李家的事件，已經完畢，你可收拾一切，我准後日就要行的。」巧雲聽了這話，知道不可挽回，乃道：「我久經備好了，不過零碎物件，未曾齊全，那些皆是臨時料理的，你既要搬去，這裏也要有人招呼，有許多帳目，家產在此，不能聽人家胡鬧。」華昌道：「這個自然，我雖是到蘇州居住，一年也要來此兩三次的，平時胡駿夫也常走此地經過，他到南昌，由鎮江經過，此只一江之隔，他也可以兼顧。」兩人說完之後，華昌出來，就着黎敬顧了五隻大船，以四隻停放物件，末了一隻，爲人的坐船，分派已定，只等後日搬發。不知巧雲如何逃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浪佳人乘機逃脫

老管總細說情由

却說華昌雇了船隻，次日先將應前的木器物件，發上船去，隨後即叫胡駿夫與黎敬在船上驗收，自己同于錦文在家起發，從早至晚，已將前半搬發清楚，第三日方才搬巧雲房內的箱籠，此時巧雲如同沒有魂靈一般，外面雖與他們照應一切，心裏只念及皓月，不知小王回去，怎麼說項，可曾預備純妥，所有那些首飾金銀，雖聚在一處，想自隨身代去，無如是初秋天氣，身上穿的夾衣，即便收藏，也是無多，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到了下午時分，看看物件漸漸稀少，華昌進來問道：「你的箱籠，將近搬完，還是你先上船去，還是同我一齊前去，今日雖到三更，總要上船，明早方好開船呢？」巧雲聽他這話，心中只是亂跳，說道：「既是如此，我還是先去的爲是，所有那些金銀貨色，已搬走了，無人在那裏照應，總是不妥。」嘴裏答應着只話，心內暗暗說道：「難得他叫我單去這一盒首飾，也值二三千金，還不趁此高飛，若是他一齊同去，除非再如那天光景，方可逃脫，現在還不知皓月可否曉得。」自己正想之間，轎夫早已預備停當，來請「姨奶奶上轎。」巧雲向華昌說道：「我就此去了，這一盒子的首飾，也讓我隨身帶去，你在家收拾清了再去，可不要着急趕我。」華昌也不在意，分付兩句閑話，令他

上轎而去。且說那日小王回轉家中，次日皓月來時，就將巧雲的話說了一遍，叫他預備迎接巧雲。皓月此時也就心虛想道：『前日那件事，是湊巧遇見，此時又是在城內，不比碼頭上，人烟稠密，做出事來，誰也分不清楚，這事如何辦法，不如隨他去罷，而且華昌也不是善類，設向我爭鬧，總有個水落石出，那時縣裏，也不能再向從前，心內雖如此想，口中却不肯說出，恐小王說他負心，格外不好調處，反而假意說道：『這事有何難處？訪定他那天動身，布置幾個好手，半路上搶回是了，我的身分，你也知道，還怕人同我怎樣。』小王也就相信，不日的着李媽在華昌門口探聽，這日李媽却巧有事出去，由華家經過，看裏面挑抬木器，知道是搬發上船的物件，趕着回來，向小王說知。小王這一急，真是非凡，只因皓月數日不來，一時不知他在何處，遂即叫那廚子，到銀號去問，適值皓月進來。小王道：『你這人實在沒有良心，這事我不該着急，他來只有分我的肥，但不過他也與我一樣的心體。被你牽搭上路，割斷心腸，不是個千叮萬囑，教你辦事，現在人家已搬發家伙，連你這人影兒都不見了，你這人還有良心，你如不將他接回，我也寒心，他就是我的小照，你待他如此，隨後待我，也是這樣了。』皓月見他說得淋漓盡致的，想了想巧雲的人品溫存，也捨不得，不接回來，念頭一轉，早將前日怯怕的心思，化爲烏有，向小王道：『你道我連日不來，是不問這事麼？我正是預備人前去，特來問你，究竟他幾時上船，既是已經搬發，只可不能再遲。』說着轉身出去，來至銀號，帶了一百兩銀子，走了一會，離華昌家不遠，左面有座酒樓，皓月走至樓上，揀了個避靜的坐頭坐下。小二見是皓月，走到面前笑道：『大郎今日，怎樣照顧我們只小店，想是走路行困了，來至這裏歇一歇，還是另有別事？』皓月道：『我在這裏歇一歇，你先打一角酒來，讓我先飲，還叫你帶我有事去呢？』小二一見是皓月，知道他出手不俗，趕忙下樓，先泡了一壺好茶，然後將酒送上。皓月道：『你這地段的埠頭，現是何人充當，代我將他喚來，我有話同他講說。』小二道：『現在這人在樓下，大郎問他何事？』皓月道：『既在此，你就叫他上來罷。』只聽小二喊道：『郭泰呀！你上樓來，陳大郎在此，同你有話講。』這一聲方才喊



畢。下面早有人答應，上了樓來，皓月將他一望，是個三十多歲的少年，雖年紀不大，却是一臉的兇相，刻了皓月面前，先請了個安道：『大郎呼喚，有何分付？』皓月見小二在此，道：『你去添二角酒來，讓我同郭太再飲。』小二見這樣，猜不出個何事，只得走下樓來。皓月在身邊，就將那銀票取出，向郭太道：『只裏有些茶敬，先請你收用，我有事同你商議。』郭太忙起身讓道：『大郎有何事件，用只許多賞賜，小人萬不敢領。』皓月道：『你不必過謙，你收下方好，同你商議，這點微物，聊當茶敬。』郭太本是個破落戶，沒錢時節，還向人訛索，此刻見這一百銀子，豈有不收之理？當時就接了過來。皓月道：『這事非請你辦，不能成功，只因前面華公子，也與我本是朋友，前年在蘇州遊玩，我置了一位美妾，爲他搶先佔去了，直至今日，未能回來，聽他後日搬家，臨時必喊你們前去抬轎，務必請你，將他那姨奶奶，在半路停住，等見了我的面，跟我抬到個地方，再給你三百銀子，我因你胆量頗大，所以同你商議，至於隨後的事件，無論他怎樣，總有我一面承當，不得臨你身上。』郭太聽了這話，久知道鬧龍舟之後，雖然搶的那人被枷了一月，却是用了五百銀子，看來也是上算，當時滿口應承道：『這事小人久知道了，數月之前，聽說大郎，曾用去五百銀子，這事小人報效大郎，事成之後，聽大郎犒賞是了，但是大郎預備，在什麼地方，設或遇不見大郎，也可徑自抬去。』皓月見他這樣切當，也就將小王的住處，說的明白，給了酒錢，兩人下樓而去。郭太得了只件財爻，恐怕別人浸潤，回到家中，同兄弟郭四說定，預備弟兄二人前去抬轎。次日一早，就在華昌門首伺候，到了午後，果真喊人抬轎上船，他兩人歡喜非凡，見巧雲夾着個拜盒，坐進轎內，一聲招呼，上了肩頭，如飛一般，抬出門去。後面雖有家人，名叫何用的跟着，那裏像他走得飛快，轉了幾個街道，早已不知到何處去了。心下雖然着急，總以爲自家門前埠頭，不會出了別事，只得急急的跑上船去，問了一問，又不見來，疑惑又是走岔路了，復又回頭迎去，仍是不見個轎子。船上家中，走了有五六次來往，全不遇見，情知不好，只得回來告知華昌說：『姨奶奶不見了。』華昌聽見這一驚不小，將何用罵了一頓，說他爲何，不緊緊跟着，一面

華昌那裏肯聽，急跳了一會罵道：「你們這般狗頭，既知道這情節，為何不早說明，我就在蘇州不回来了，此刻當着眼前，吃了陳家的虧，這事如何行得，我拚着這家財不要，也要與他計較計較，不把這人取回，也不知我公子的手段，你此刻就代我到陳家打聽，看小王可在家內，快來報信。」黎敬知道攔不下來，只得恨恨出門前去，不知訪信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爲女色互訟破產 明報應後悔已遲

却說黎敬來至陳家，見門首全無動靜，心下疑道：「莫非果是埠頭作弊，幹出這件事來，且到裏面問他一問，也可知道。」進了大門，故意向那門翁笑道：「請了請了！」那門翁見是黎敬，素來也認識的，趕着起身說道：「黎敬兄今日何以前來，一向疎闊久了，現在若何得意？」黎敬道：「無事不登貴府，只因我們公子搬家蘇州，姨奶奶因你們奶奶代他甚好，本想前來辭行，因匆匆的，就要上船，故此叫我來稟知一聲，請你家小王奶奶過去，有要話與他說呢？」那人聽了笑道：「你這話兩月前來，可以奉命，現在你還不知我家大郎，不知怎樣忽然與小王變臉，將他在前月，就趕出門去了，你來可是不巧。」黎敬聽了這話，更是半信半疑，冷笑道：「你我的交情，也非一日

雖是各爲其主，也要看什麼事件，現在說人走了，爲何半月前，他還到我們家裏，說你奶奶叫他的呢？此刻我們家人爲你家大郎拐去，這事也不可兒戲，到了水落石出的時節，要再同上次掩耳盜鈴，敷衍過去，我家公子未必答應。」那人聽了詫異道：「老黎你不是有意栽害人嗎？誰人拐你家的人，你如不信，不妨到裏面去找，沒有小王如何說項。」當時許多人一口同聲，皆如此言語，黎敬見了這樣，實是疑猜不定，只得自己轉話道：「你們不必如此，好在無關我事件，就是你們隱藏起來，諒想你家也逃不走，我不同你要人，自有人向你追要。」說着氣匆匆的回去，見了華昌，將這番話說了一遍。華昌道：「必是他那小王串通這事，買囑了埠頭幹出來的，且將埠頭家屬送官究辦，就供出來了。」隨即叫人將衆脚夫拘住，叫他們一同交人。那知衆人只是不知說：「郭太沒有家小，只有兄弟兩人，這轎子就是他兩人抬去，公子將我們送官，即便上了刑具，拷死也是不知這情節。」許多人皆是這樣說項。華昌現在情急，也不問是真是假，取了個馬鞭，向着衆夫亂打。正鬧之際，胡駿夫得信回來，向華昌道：「這事顯見巧雲的主謀，不然皓月同小王，萬不敢如此，這人即便回來，也是不可嚮邇，何必自尋煩惱，不如另辦一房，或可能安於室，而且這班小人，何敢通同作弊，豈不冤及無辜，此刻雖急，也是無用，我見李樂天那裏那個愛鈴，甚是正道，候我回去，與他爹娘說合，未有不成的道理，那人品貌，你也見過，何必崑在這巧雲身上嘔氣。」華昌被他一番勸解，氣已平了一半，說道：「這事到蘇州再說，此刻的物件，既已上船，也不能再搬回來，但皓月這人，我終不與他甘休，今日先到縣裏存案，請他捉了，我到蘇州之後，將家安排定了，定來追尋這事。」說着起身，向縣裏而去。胡駿夫趕着，又將零碎的物件，搬發船上，將脚力開發已畢，封鎖了門戶，也不讓華昌再行回來，就自己迎到縣署門口，等他一齊上船，開往蘇州。再說巧雲上轎之後，風馳電掣，出了大門，轉了幾門灣道，巧雲輕將轎帘掀開，探望皓月前來，那知行了一會，全不見他個影子，心內如小鹿撞乳一般，突突的亂跳。準備到船上，再想別法，誰知過了幾條街巷，忽然轎夫停着不行，只聽前面那人問道：「這裏可是姓王陳

大郎在裏面麼？快些開門。」裏面聽了說話，趕着應聲出來，將門開下，說道：「今日你也來了，我曉得你要着急，正要叫他出來迎你。」巧雲嚇了一跳，再細一看，乃是小王這一喜懽，自不必說。趕着將拜盒遞了過去，下轎來至裏面，說道：「他既想了這主意，也不早些迎我，讓我看見也放心，一路來我都急煞了，既是這樣，轎夫是怎講的，給他多少銀子，他們小人得些好處，方肯做這件事，他此時又不來了，實在躁人。」小王道：「你快坐在裏面，不必高聲喊叫的，他早已說過了，轎夫也留在我媽那邊躲避兩天，等華昌開船之後，方將銀子給他，讓他出去。」巧雲聽了這話，方才放心。小王又將轎夫安排已畢，問了些搬家的話，然後笑道：「古人言語說的却當，文官動咀，武官跑腿，你出了這個主意，做是做到了，但我代你，當差跑腿不算，單看你這個洞房，辦差得如何？」說着帶他到上首房間坐下，笑道：「論理我不能再分高下，皆是一路上的人，只因主謀是你，故此將這上首的房間相讓，隨後暗地下，你讓我一着就是了。」巧雲四面一看，只見各式精緻，比在華家的陳設，還講究幾倍，笑道：「好是好，你不想我，暗地下讓你，你也未必這樣用心，隨後我倒不好有占哪，不過一件並非你辦了，這許多物件，我不承情，你應該曉得，不是常久的所在，隨後也帶不走，何必如此耗費，我只恨我不通消息，一人隨帶得有限，今晚皓月回來，也要與他細細講一番，才夠你我的數目。」兩人在房內正談衷曲，外面又急急敲門，小王終是心虛，趕緊將巧雲房門閉上，着李媽問明白了，方准開門。李媽出了院落，早聽外面喊道：「爲何還不開門，是我回轉來了。」李媽將門開下，忙道：「是大郎來了，你們出來談罷。」巧雲聽見，趕着跑出房來，見了皓月奔上去，一把揪住，哭道：「你害得我好苦，華家這門戶，全被你斷決了，今日不顧性命，做了這事，總爲你這個寶貝，你究竟怎樣說項，你這人的心腸，時常改換，前日說定了，叫你前來，你比着耳邊的大風，全沒記在心上，叫我担驚受嚇，吃了許多苦，我匆忙之際，一無所帶，隨後你變了心腸，叫我怎樣過這時光，你倒是說明白了，我此時也未必開船，不然還是讓我前去，就說你半路攔搶，准備他不相信，我拚着這命，也叫你受了這罪名，按律懲辦，我又

不是嚇你，我望後思想，實在你靠不住的。」說着揪住皓月哭鬧不休。小王道：「你也不必如此，橫豎同我住在一處，他要來，我也不能饒他。現在倒是將門戶關好了，設若有人來探，那時真個不了。」說着將巧雲勸解下來，叫皓月開發了轎夫銀兩。到了晚間，皓月這夜自不回去，那次日，縣裏的差人已訪明這事，前來提人，幸虧皓月彌補得快，用錢將眼前的公事，渾了過去。郭太把了五百銀子，還是嫌少。皓月不得已，又給了一千銀子，方纔完事。巧雲又向皓月要了五萬銀子，好得皓月又不能天天來，他二人就從容不迫的，逃回蕪湖去了。及至皓月曉得，又不能明找，只好乾着急，那知華昌心不甘，又回揚州向縣裏追人，縣裏先把郭太捉住，當堂供出皓月指使，弄得皓月沒法，只好拿錢晦氣，偏偏銀號又虧本關閉，等官司了結，只落得人財兩空，一貧如洗。再說華昌這次訟事，也花錢不少，後來由駁夫勸他回去，娶了愛鈴，夫婦甚好，不過不多時，聽人傳說：「孫猴頭在蕪湖，因姦騙財物，傷了兩個婦人性命，被捕正法，那兩個婦人一個姓陳，一個姓王，都沒有親人。」這不是巧雲、小王是誰呢？照此看來，「天道有知，報應循環」，是不錯的。讀吾書者，請三復之，庶不負作者之心。

